目录

[榴窗隨判 1](#_Toc73970702)

[一、判名 1](#_Toc73970703)

[二、判淨土七問 2](#_Toc73970704)

[三、判禪密簡繁 4](#_Toc73970705)

[四、判唯識言有、中觀說空 5](#_Toc73970706)

[五、判一悟頓超三大阿僧祇劫 6](#_Toc73970707)

[六、判三十二相及悟後起修等 7](#_Toc73970708)

[七、判三關 8](#_Toc73970709)

[八、判五家宗旨臨濟三玄等 9](#_Toc73970710)

[九、判行棒行喝 10](#_Toc73970711)

[十、判悟後起修化報 11](#_Toc73970712)

[十一、關於禪宗支分具否 12](#_Toc73970713)

[十二、判止觀話頭爲同爲異 14](#_Toc73970714)

[十三、判上根下劣 14](#_Toc73970715)

[十四、判定慧雙修及教外別傳 15](#_Toc73970716)

[十五、判禪宗階位 16](#_Toc73970717)

[十六、判授受 17](#_Toc73970718)

[十七、判丹道 17](#_Toc73970719)

[黃葉閒談 19](#_Toc73970720)

[第一講 緣起 19](#_Toc73970721)

[第二講 權開一門 20](#_Toc73970722)

[第三講 假說五法 21](#_Toc73970723)

[中庸勝唱 34](#_Toc73970724)

[第一編 總說分 36](#_Toc73970725)

[第二編 正說分 42](#_Toc73970726)

[第三編 結說分 77](#_Toc73970727)

[靈巖語屑 79](#_Toc73970728)

# 榴窗隨判

---維摩精舍叢書

　　　　袁煥仙　南懷瑾

目錄：

一、 判名

二、 判淨宗七問

三、 判禪密簡繁

四、 判唯識言有中觀言說空

五、 判一悟頓超三大阿僧祇劫

六、 判三十二相及悟後起修等

七、 判三關

八、 判五家宗旨臨濟三玄等

九、 判行棒行喝

十、 判悟後起修化報

十一、 關於禪宗支分具否

十二、 判止觀話頭爲同爲異

十三、 判上根下劣

十四、 判定慧雙修及教外別傳

十五、 判禪宗階位

十六、 判授受

十七、 判丹道

## 一、判名

問曰「梵語禪那，此雲靜慮，是禪宗者同此禪邪?異此禪邪?若言同，則此禪者義僅六度之一，而是禪宗妙該萬有之全；若言異，諸名實多，何獨襲此而不他名?」

判曰：「如此昧心亂統，成何矩範?」

進雲：「理以究而明，何得厚誣中人亂統?事以激而大，不合深斥吾儕逾行。」

曰：「獅子撲人，韓盧趁塊。轉解而縛轉堅，轉辯而義轉淵。禪宗之禪與六度中位當第五之禪是同是異且擱不論，無容深研。即今問話者與未問話者是同是異，試道一句看！若道得，許汝拈頭作尾，以實爲虛，把逆作順，以佛爲魔，踏毗盧頂上行，從綠蔭叢裏過；若道不得，烏得不雲亂統?云何不是逾行?」

進雲：「昔圭峯雲：『欣上厭下而修者，外道禪；正信因果不捨欣厭而修者， 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具理而修者，大乘禪；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原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心，亦名一行三昧，一名具如三昧，達摩門下展轉相傳者，此心也。』又判雲：『達摩未到此土，古來所解皆前四心，諸高僧修之都得功用，即南嶽天台依三諦之理，立三止三觀教義，雖極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前之諸禪行相。惟達摩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云云。又檢曰：『宗習者得則成聖，疾證菩提；失則成邪，速入塗炭。先祖革昧防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 爰任千燈千照』等如是說。彼且云云，何得厚誣學人亂統，深斥吾儕逾行?」

先生曰：「咄!如此惡口，何有吾宗!」於是凝然據座，進無語。久之，曰：「會麼?」進雲： 「不會。」

乃曰：「於此會去，尚雲落二落三，矧此不薦，敢雲勝行?既非勝行，即是亂統。既是亂統，何行不逾?」進語阻氣抑，禮求朗示。

先生曰：「此事人人具足，一切圓成，然未證據者，才涉思維，遂爾白雲萬裏，矧乃逐末迷本，妄計黑白，橫生異同耶。如此行心，何年乃徹?詎知諸名無常，皆依假立，必究名相?圭峯既以剖析。胡勞嗜癡?且一切唯心，何緣去取?極其至，法爾如幻，心亦強名。明知幻法，橫課長短，妄立自他，云乎不礙證此?不但圭峯所謂之五種禪爲無疾而呻，而臨濟三玄、曹洞五位、潙仰九十六圓相、法眼六相、雲門三關、天龍一指，何一而非門庭設施、一期方便?寧有實法歟?不僅此也，三藏十二部、三世諸佛教、一切賢聖言，悉是應病與藥，黃葉止啼。當人當下明心，一切現成，理事皆足，所謂嘗鼎一臠，餘旨可知。若不爾者，任汝多聞，達古今，總是癡狂外邊走也。

「至雲『得則成聖，疾證菩提；失則成邪，速入塗炭』，尤爲權語。何也?得本無聖，何有菩提可證?一物也無，失從何失?既無有失，云何成邪?既無有邪，入何塗炭?若曰人傳一人是有法可授也，至於千燈千照亦屬法爾如然。當人不檢己闕，惟求他珍，說雲趁塊，不其然乎?撲人獅子，固不爾矣。明此，開一禪門爲八萬四千禪門，塵塵爾、剎剎爾、法法爾，滴滴顯慈仁之沛；以八萬四千禪門入一禪門，圓圓透法爾之全。若以理求，若以事得，若以聲音相貌判，白雲萬裏。」

進雲：「餘即不問。如何是白雲萬裏?」

先生曰「日暮數峯青欲染，舟人說是汝州山。」

## 二、判淨土七問

問曰：「禪宗、淨土是一是二?學人進業，何去何從?永明壽四料揀曰：『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現世爲人師，來生作佛祖。』次曰：『有禪無淨土，十人九錯路，陰境忽現前，瞥爾隨他去。』三曰：『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四曰：『無禪無淨土，鐵牀並銅柱，百劫與千生，沒個人依怙。』云云。四偈出已，一時淨宗風尚，禪席衰落。彼永明者方便言耶?如實談耶?願垂明示。」

判曰：「獅子撲人，韓盧趁塊，轉解而縛轉堅， 轉辯而義轉淵。當人但自明心，何土非淨?』何淨非禪?何禪非心?何心非自?自心既徹，何事不照?何義不通?爲二爲一，何去何從，不着問人，洞如觀火。若不爾者，總爲趁塊韓盧，決非撲人獅子。所謂劍過已遠而猶刻舟也，詎不悲乎?彼四料揀者，一期方便，捏怪空拳，原無實法，寧有是處？

「必曰『有禪有淨土，猶如帶角虎，現世爲人師，來生作佛祖』。然則禪淨二也，不然云何雙舉?詎知非禪不淨，非淨不禪?禪即淨，淨即禪，名固不一，體寧有二?若體二者，則二法也，豈聖人之道歟?故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惟不二也，能淨即禪，以治淨宗，言花開見佛，佛即禪，禪即佛也。惟非一也，能禪即淨，以治禪宗，說見性成佛，佛即淨，淨即佛也。寧舍禪淨外而別有他佛他祖耶?今曰有禪有淨土，當下即已作佛作祖，何必來生?既作佛已，何用不京?詎以虎而戴角能喻其銳哉?今既如是諍論，如是馳求，何曾夢見有禪有淨土來?故曰：趁塊韓盧，決非撲人獅子。至於有禪無淨土，無禪有淨土，無禪無淨土，皆如上判，以例而悉，固非一隅反三，今不贅。蓋先聖爲初機開一方便入德之門耳。」

又問曰：「治淨宗者，口持佛號，得佛加被。如是履行，不但專工己有，力且借他，自他共掖，舉必易擎。彼禪宗者，呵佛罵祖，力專在自，縱饒有人，其力難充。當否，祈示。」

判曰：「皮不存，毛安附?自不立，他何爲?俗諦猶然，況踏毗盧頂上行耶?須知 才起借他之念，便落怠倚之行。大大夫兒一聞便信，一信便行，一行便深，一深便橫超直出，魔來斬魔，佛來殺佛，覓自已無，何有於他?況借力耶?力必待借而充，其充也因他而充，何充於自?自既不充，何貴此充?若然，他生於自，非自無他，自他兩忘，力在何處?道來!道來！必曰唸佛則佛加被，不念則佛不加被，是等佛如貪吏，饗則福淫。不供而禍善也，寧有是處！況佛喻如鏡，胡來照胡，漢來照漢，理無去取，寧有是非!若禮則照，不禮則不照，是鏡也，異也!妖矣！佛云乎哉?咄!真小兒女語，非大大夫言。」又問曰：「淨宗九品三階，如實而行，事非立異，學子 易超。禪宗一物也無，遍含空有，行人難即。」判曰：「咄!一翳在目，空花亂飛。汝既異也，而猶異人。異哉!異哉!咄也!咄也!九品三階，因機而立，且在彼土，汝尚在此，而未到彼，從何曰確?若必曰確，實因他確，倘不因他，汝從何確?確因於他，自且不知，亦云異也，寧曰異人?況彼土當此土西，遠隔十億萬佛土，汝以肉眼云何能見?未見雲見，不亦異乎?又彼佛報身白毫婉轉五須彌，紺目澄清四大海，當人不但身未親臨，目未親睹，饒汝親臨親睹，畢汝百年壽命尚不能遊遍一目，況其餘耶?此不自異而獨異人，不更異乎?吾宗一物也無，遍含空有，塵塵剎剎，無不畢 現。他不遠言，即以汝例，汝此身者爲有爲無?若是有者，除卻四大，身從何身?若曰四大即身，四大本四，云何是身?若是身者，何雲四大?故不可言有也。若實無者，則此色身，明明是有，何得滅有言空?析有爲空，故不可言無也。然立有時，有非實有，因無而有，故曰一物也無；立無時，無非實無，固有而無，故曰遍含諸有。物物塵塵，無不煥然等現，一派圓成。汝猶異之，真趁塊韓盧，而非撲人獅子也。孰易孰難，當人自檢，自檢。」

又問曰：「淨宗持一佛號，臨命終時，乘彼佛號，即得往生。彼禪宗者一無所繫，不待命終，即今現在，何所執持?既無執持，主人何在?既無主人，生死何了?祈示。」

判曰：「乘一佛號而往生固也。汝亦知乎？吾宗者不往即生耶。不然『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謬也。無邊剎境，自他既不隔於毫端，然則往往何往?十世古今，始終既不離於當念，然則生生何生?古有尊宿於此拈雲：『生則決定生，往則實不往。』又一尊宿曰『往則決定往，生則實不生。』不快漆桶，何曾夢見?妄毀上乘，業墮無間，悲乎悲乎!向汝道一物也無，汝雲執持，執持何物?苟有執持，豈無爲法哉?一大藏教，演繹則萬流競秀，歸納則人法無我。既無人法，誰受執持?既無有受，誰爲執持?若曰主人，誰爲客子?誰生誰死?誰了誰不了?不快漆桶，試道一句看?」 又問曰「一持佛號，一參話頭，爲一爲二若雲一者，多此一法；若雲二者，佛法有二。即有此法，何法爲優?若等優者，究以何從?祈示。」

判曰：「衆生捨本逐末，背覺合塵，虛榮死生，輪迴六趣。先聖哀之，爲設疑信二門，但臻於至，一也不有，云何曰二?若不爾者，萬別千差，詎曰一乎?疑者疑此一事實，信者信此一事實。疑極而信實，信則一物也無，信豈能寓?信生而疑正，疑則纖毫不立，疑詎能居?疑信煥然，法爾如幻，故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 持佛號者貴乎信，參話頭者重在疑，當人明此，自合開口大笑也，寧問人乎?」

又問曰：「比來行人僉曰『千穩萬穩，不如一句佛號爲穩；說禪說道，總無把握。』故昔在宗下參究數十年者，毫無入處，今改入淨，似尚有力。若曰禪宗爲優，或等優者，此雲如何?乞示。」

判曰：「咄!如此自欺欺人，成何矩範?何爲淨土，何爲禪宗，上已具言。非禪不淨，非淨不禪。彼在宗下無有入處，而於淨土爲有力得，是大誑語，是大偷心，是大自欺，何也?如飢人食飯。食此飯飽、必知食彼飯亦飽，蓋等一飯也。如不知彼飯能飽，決未飽食此飯。不待智者而知，雖愚夫亦顯。故曰：作是說者，是大誑語，大偷心，大自欺，窮劫不能生淨土也，經曰『不可以少福德因緣而生彼土』者，蓋爲此輩痛下一拶矣。又『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亂，定獲往生。』經垂朗示，試問漆桶。汝能一日或一時一心不亂否?如能，以七日較之，爲程尚遠，況不能耶?詎知吾宗一念明心便同本得，本得者明心也。心即佛，佛即心，是當人當下即已成佛，穩歟?非歟?說淨說穢，說生說不生，皆權語也。詩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不快漆桶，又何曾夢見東風一面耶?咄!趁塊韓盧，遠非撲人獅子。

進雲：「然則淨宗劣而禪宗優也。」

曰：「否！否！華嚴海衆，猶歸淨土；文殊大智，不捨極樂；龍樹妙闡入德之程，遠公創結蓮社之雅，雲胡不令?若曰劣則總劣，若曰優則總優。何也?流水不曾懷昨日，桃花依舊到春時。」

## 三、判禪密簡繁

問曰，「密乘建立生起、圓滿二種次第，生起屬外，圓滿屬內。外成就已，乃及於內。灌頂、加持三業相應，事理交徹，允稱希有。治其道者，頗議禪宗過於簡易，攝機不廣，又自詡言於彼宗者即身成佛。宗門下客亦自況曰；『何須即身，當下明心，立地成佛。』二者交詡，孰優孰劣?」

判曰：「獅子撲人，韓盧趁塊，轉解而縛轉堅，轉辯而義轉淵。當人當下把自己腳跟下一段風流大事了徹，三藏十二部成廢話，曰顯曰密。真可笑也。如不爾者，稱鄭稱揚。悉屬外求；說凡說聖，總是內覓，謂餘不信。臘月三十到來，任汝說顯說密，說聖說凡，閻王老子都不放你過的。所以說讀破四韋馱而不免生死。拙哉！你看他鐵練鎖虛空的朋友，是何等光昌』何等氣象！彼丈夫兮我丈夫，不於此痛下一錐，空號鬚眉，枉稱漢子！

「本無內外，何法詮爲生起屬外，圓滿屬內?本目具足，一切圓成，成成何事?就就何法?若有成就，即有增減。既有增減，即非無爲。既非無爲，雲胡說雲『靈光獨曜，迥脫根塵』?至雲灌頂加持，亦是依他，三業相應，悉爲幻影。當人果能於此一覷覷破，無事不通，無理不徹，所謂頭頭上顯，物物上明，至哉，撲人獅子！詎曰趁塊韓盧?說雲允稱稀有，固不在彼而在此。所謂『猿抱子歸青峯裏。鳥銜花落碧巖前』。不着問人，當人如觀掌果，如察指紋也。

「若曰禪宗簡易，攝機不廣。且自詡雲即生成佛，尤爲戲論。詎知是法平等，衆無短長。何有繁簡?必詡自繁，既曰自繁。何曾夢見實際理地不存一物?彼必又曰本來無物，故修多羅曰：『實無所得』,然此無得，至玄至幽、學人機淺，如何湊泊?必預有而後及無，必先繁而後涉簡。若不爾者，三藏十二虛構也。誠然，誠然，虛 構，虛構。三藏十二句句徹，語語明、都教汝不他求，不立異，不炫奇，直上歸家道路。歸家道路者，諸行無常一切空也，既雲衆常，既曰一切空，誰教汝把三藏十二蘊在胸中，荷在肩上，如龜負殼，寧有超世?聖人指令窮子還家、而令其肩荷逆旅心蘊路程乎?況簡莫簡於禪宗，繁莫管於禪宗，是禪宗者恰恰又不在你簡裏繁裏，不簡不繁亦簡亦繁裏，何也?一喝而該萬有之全，彼生圓二次第一切諸種法，不離萬有，云何不該？非僅此也，彼宗只該生園二次第一切諸種法，而不該無生圓二次第一切諸種法。禪宗一喝，有無不馭，無法不該。若曰攝機，何廣何不廣？昧者且明，何容贅說?此言繁也。若以簡言，臨濟三頓棒，天龍一指禪，踏翻溺器。蹴破腳頭，所謂一物也無，而無亦無。遑論乎溪深每長於杓柄耶？ 「至雲即生成佛，實爲一期方便語，黃葉止兒啼。衆生本來即佛，佛即衆生，無欠無餘，不二不一，如何以佛更成於佛?若以佛成佛，是頭上加頭也，可乎?可乎?惟衆生本來即佛，衆生不薦，達者能仁指令見耳。若曰有佛可成，且不論乎即生不即生，許汝窮劫不能成佛，何也?邪見也。頭上安頭，南轅而北轍矣!若禪宗者，佛之一字，雅不欲聞。成與不成，悉爲 戲論；當下明心，亦權語也，況餘乎。」

進雲：「然則禪宗密乘爲二，優劣丕顯也。」

曰：「否!否!禪者密之禪，密者禪之密。苟至於極，何密非禪?不馭乎道，何禪非密?所謂到家皆親，於途總別也。昔一尊宿問一尊宿曰：『如何是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宿曰『汝會則迦葉不覆藏，不會則世尊有密語。』何爲禪?何爲密?何爲一?何爲二?何爲優?何爲劣?道來道來！分明一片閒田地，過去過來問主人。咄！蠢哉。」

## 四、判唯識言有、中觀說空

問曰：「中觀唯識，兩學巍然。治中觀者，謂唯識家立勝義爲有，外境爲無，是遮境存心，猶羈法執；治唯識家，謂中觀學者立勝義爲無，破斥種子有，壞緣生。 空有互爭，議論千載，今以此判，何去何從?」

判曰：「獅子撲人，韓盧趁塊，轉解而縛轉堅，轉辯而義轉淵。當下明心，萬事了畢，說有說無。一行總愆。詎知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非是無，因有故無?有無不馭，去取何居?若曰立有時纖忽不寓，立無時遍界不藏，所謂不有而有，不無而無，有即是無，無即是有，都是虛聲，悉爲謗論。何也?二法也，不明心矣，明心之士決不如然。卓焉撲人獅子，迥非趁塊韓盧。當下識得自心，一切皆爲剩語，何暇與人說無說有，說去說從耶?必曰遮境存心爲羈法執，是詮執爲劣法也。然則一諾而終身不逾，一行而萬邦足式，乃至釋迦四十九年惟說此一事實，執乎?非乎?

又戒、定、慧三學，今昔豔稱人口，初機入德要途，戒則守而不逾，定曰心一境性，慧則寂 而常照。若以執爲劣法，是戒不守，定不一，而慧則照而不常寂也，可乎?可乎?詎知非心不問境，非境不名心?此心即境，何境可遮?此境即心，既雲境無，何心可有?既無有心，何法爲執?此無論也，心境雙忘，復是何物?道來，道來。

「必曰勝義爲無，破斥種子有，壞緣生。此亦諍語，非是，何也?既雲無也，而言此勝義爲無者，爲有耶?爲無耶?不待筮龜，不着問人，當人自悉也。詎知種子緣 生，當體即無?若實有者，種從何生?緣從何會?種既不生，云何說雲種子?緣既不會，何法設爲緣生?昧者執而不察，是不待他破而自己預破也。詎不冤乎?此法既明，法爾如幻，安立因果，井然爲章，乃知無始至今，生則幻生，滅則幻滅，惟當人腳根下一段無陰陽土，豆古至今不曾移異一絲忽頭。修多羅頌曰：法身遍滿於法界，普現一切衆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恆處此菩提座。』

「總如是說，唯識詳有，中觀言空，皆一期方便語，接引初機談，都無實義，寧有輊軒?須知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治唯識者必曰勝義有，治中觀者必曰勝義無，有無互攻，遂爲道病，詎曰法執且亦見邪?」

進雲「無着、天親義闡妙有之全，龍樹、提婆法顯真空之勝，今曰執法，又曰見邪，無乃毀滅先聖，自是非他歟?」

先生曰：「咄！如我說者爲正說，非我說者爲魔說，誰管自是或不是，他非或不非；甚麼先聖、後聖、無着、天親、龍樹、提婆等一切冗詞廢語，即使彌勒到來，亦須痛摒異域，文殊臨此，自合遠貶殊方。爲何如此?」先生以目顧視大衆、良久乃曰：「古德雲：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進雲：「畢竟一句。作如何判?」

先生曰「兩個駝子相逢說，世上而今無直人。」

## 五、判一悟頓超三大阿僧祇劫

問曰「頓悟成佛，又云一悟便至佛地，大違教言，何有是處?資糧加行，依次漸修，一大阿僧祇劫，乃得見道，頓斷分別；一至七地，依次漸修，一大阿僧祇劫，登第八不動地，頓斷執藏；八地至十，依次漸修，一大阿僧祇劫，得金剛喻定，頓斷隨眠。今言頓悟即超彼劫，如是長時，何能一悟便超?無始習氣，何能一悟頓斷?若能超則壞時，若能斷則壞事，祈示。」

判曰：「獅子撲人，韓盧趁塊，轉解而縛轉堅，轉辯而義轉淵。當人果忽地一下摸着自傢俱孔，那有如許之繞來?今既不爾，辯亦徒勞。汝知頓悟成佛，一悟即至佛地，詎知吾宗不悟已成，本來即在佛地乎！不然衆生已成佛競之偉論謬也。《圓覺經》雲「一切衆生皆證如來圓覺。』《維摩詰經》雲：『不捨受蘊而取證。』亦謬也，可乎?可乎?衆生既已成佛競，既已證如來圓覺，既已不捨受蘊而取證，認何爲時?認何爲事?認何爲煩惱習氣?既無時，既無事，既無煩惱習氣，超超何時?斷斷何習?今既有超有斷。正是有作有爲，何曾夢見已成佛競，已證如來圓覺，不捨受蘊而取證耶?向居士曰除煩惱而趣菩提，喻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希佛果。若求響而默聲。咄哉！向汝道：獅子撲人，韓盧趁塊。「又既不得忽地一下摸着自傢俱孔，必昌言修行，肆說勝義。於是離聲色著聲色，離名字著名字，所以無想天人，修經八萬大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未得忽地一下而不知根本真實也。於焉次第修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到三祇果滿，他古人猶道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故曰：『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卻三祇劫』也。等如上說，孰爲壞時?孰爲壞事?道來，道來。」

進雲「如說上根別器之行，初機必不能薦，不然三乘之說謬也，初中後善揚死法也。」

曰：「否!否!是法平等，本無高下，寧有初中?悟則頓悟，雖愚亦能悟；迷則總迷，雖智亦時迷。迷悟名言，相對而立，今不迷，悟何寓?上智下愚依悟而有，覓悟若無，彼上下者從何而建？既不能建，孰爲上根?孰爲下劣?道來！道來。須知悟則下愚即上智，不悟則上智即下愚。倘不於斯一覷覷破，任汝說得一大藏教，總爲戲論！

「必曰有分別，有執藏，有隨眠諸煩惱可斷。然則無始劫來，一切分別，一切執藏，一切隨眠諸種煩惱，詎汝三大阿憎祇劫能通然頓斷耶?三大阿僧祇劫以時言誠久矣，然以例乎無始大劫，則又太倉之一粟耳。彼一粟能敵太倉，此一悟而等阿僧祇，又烏乎其不可況?當人自無始迄今，頭出頭沒，歷劫迴向，不知經歷若干阿僧祇劫，始有此悟。只以步前忘後，昧於進程，遂爾不自疾遲而反病速，亦可曬也。若然，是則總是，非則總非，彼烏得是彼三大阿僧祇劫而非此一悟耶?既是此三大阿僧祇劫而非此一悟，又誰爲壞時?誰爲壞事?不待龜卜數計，燭照而知也。

「又煩惱雲斷，然則果有能斷所斷耶?若有能所，誰當能所?若無能所，云何曰斷?詎知作衆生者，煩惱習氣也，作佛作祖作菩薩者，亦煩惱習氣也？斷煩惱習氣即是殺煩惱習，殺煩惱習氣即是殺佛殺祖殺菩薩殺衆生。三藏十二分教明明叫汝學佛學祖學菩薩度衆生，誰叫汝殺佛殺祖殺菩薩殺衆生?非僅此也，古人喻爲牧牛，今曰斷，是不牧牛而殺牛也，不亦大可笑乎?」

進雲「然則畢竟一句，究作何判?」

先生曰「野水影殘晴樹後，家書正寫夜燈前。

## 六、判三十二相及悟後起修等

問曰：「一悟即至佛地，理上耶?事上耶?若理則空頭銜耳，何貴有此一佛?若事則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百千三昧、無量功德、自土他土、一切種土，一時具耶，貪嗔癡等一時盡耶。或悟後起修，如修多羅雲：理緣頓悟，乘悟並消；事須漸除，因次第盡耶。若次第者，何雲頓悟?祈示。」

判曰：「獅子撲人，韓盧趁塊，轉解而縛轉堅，轉辯而義轉淵。當人當下識取自心，認取自己，是佛非佛，如理而知，如 實而知，決不馳求，說理說事，總是外覓，詎知非理不事，非事不理，寧有舍事而別有一理，亦舍理而別有一事耶?至三十二相、一切種土等隨身玩具，更不足齒。何也?當人只愁不作國王，豈愁作國王而無飯啖乎?一悟喻國王，飯喻三十二相等。古德曰：只愁不作佛，不愁佛不解語。良有以也。又貪等本空，盡從何盡?理頓悟，事漸除，一期權語也，詎實法哉?」

進雲：「云何說爲隨身玩具?學人不了，請爲詳示。」

先生曰「必曰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爲果乘之極，然則轉輪聖王即佛也。轉輪聖王即佛，是佛可修而得。佛即屬修，有修必有壞。既壞也，何名曰佛?若佛有壞，何貴此佛?詎知是相也，垢膩之衣矣。但得本，一切具足，是衣者用亦得，不用亦得，用不用皆得。何也?王登寶殿，野老謳歌。所謂自南自北，自西自東，無斯不服。當人若非親證，何能通了?汝窮子也，自未作王，而謂王亦窮子，詎不冤乎?王如上喻明。此曰百千三昧，曰無量功德，曰自土他土，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等，不用他求，悉在當人口裏。」

進雲：「如何悉在學人口裏?」

曰：「塞卻汝口，免汝亂統。

至以『理緣頓悟，乘悟並消，事須漸除，因次第盡』爲實法者，爲悟後起修者，尤可笑矣。何也？不檢方便，不計權實，恣情趁塊也。餘不及，我切切實實問 汝：釋迦老子在菩提樹下睹明星而悟道後，消消個什麼?除除個什麼?修修個什麼?盡又盡個什麼？而證又證個什麼？好看，好看，此是第一徹頭。」

「然則果無修無證乎?」

曰：「否！否！這些好處，他人言之不及，自檢乃親。若言修證是妄語，若言不修證是妄語，若言修證即不修證，不修證即修證，亦是大妄語。須知他得了的人，恁麼亦得，不恁麼亦得，恁麼不恁麼總得。中書堂的事，非十字街頭販夫走卒所能知得底。」

進雲：「然則最親一句畢竟如何?」

久之，先生曰：「向汝道：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 七、判三關

問曰：「宗下悟程初關、重關、牢關等說。競銜人口，是歟?非歟?若是，與教下三頓之說何異?若非，說三關者妄邪，盲耶?願垂明示。」

判曰：「獅子撲人，韓盧趁塊。一物也無，云何曰三?又，既曰宗下，自當遠異乎教，若不爾者，何分宗教?必以教下三頓之說而與宗下三關判異判同，以何爲平?縱得其平，與汝身心有何饒益?咄！向汝道轉解而縛轉堅，轉辯而義轉淵。此是什麼所在，說宗說教，說是說非，說異說同，道來、道來。

「宗者、釋迦老子睹明星而悟此一着子，時之詮語也；教者，以此一着子而教人，令六道四生同證此一着也。詎有他義奇義哉！若然，宗者教之宗，教者宗之教，前已明判，體固非二，用實不一也。用既不一，無論何宗何教，都以扶起破沙爐，使當人把自己足根下一段風流韻事，透頂透底，了了徹徹，爲惟一職責。果能了徹，不但分宗下教下三頓三關，不是衍文，不是駢枝，即曰宗上教上千頓千關亦非遊詞。何也?惟此一事矣。不然，任汝多聞達古今，總是數人珍寶。

「況三關者一期方便語，實際理地不立一塵，寧有三乎?雍正曰『不掛一絲，前後際斷、曰初關；山者山，河者河，色聲香味觸法盡是本分，無一物非我身，無一物是我己，色空無礙獲大自在，曰重關；家舍即在途中，途中即在家舍、行斯住斯，體斯用斯，如是惺惺行履，無明執着自然消落，曰末後一關。』末後一關者，今人說爲牢關也。等如是說，概屬誹語邪詞，悉爲謗論戲法。至雲人人皆有生緣，我手何似佛手?我腳何似驢腳?當彼宋時，天下目爲三關者也。而黃龍慧南者又何曾自詮曰：『我此語句爲彼三關或非彼三關耶?』圓悟勤曰：『渠儂無背面，一鏃破三關。』大慧杲曰：『一簇破三關，分明箭後路。』不快漆桶，三關之說，會來!會來！

「當人不檢己闕，不邁進程，不抖擻精神透關，日與關吏盤桓，關河邂逅，曰初關，曰重關，曰末後牢關。任汝說盡千關萬關，總是說食不飽，何如親透一關?望前路之悠悠，藐己躬之孑孑，春風秋月逐爾等閒而過，放蕩天涯何年返屋?咄！如是昧行，向外諮逞，不曰己妄己盲，而曰人盲人妄者，何歟?詩曰：『蝴蝶夢中家萬裏。杜鵑枝上月三更。』甚可懷也。」

## 八、判五家宗旨臨濟三玄等

問曰：「臨濟三玄、曹洞五位、潙仰九十六圓相、法眼六相、雲門顧鑑咦等，爲宗旨耶?門庭設施耶?有法可授耶?乞示。」

判曰：「獅子撲人，韓盧趁塊，轉解而縛轉堅，轉辯而義轉淵。當人倘明得自己，什麼臨濟三玄，曹洞五位，潙仰九十六圓相，法眼六相，雲門顧鑑咦等，什麼 宗旨，什麼門庭設施，什麼有法可授無法可授，都爲諍語。何也?眼若不寐，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必曰有宗旨可授，我且問汝三世諸佛究以何者爲宗?何者爲旨?必曰有門庭可設施，我又問汝門庭又門庭個什麼?設施又設施個什麼?餘姑不論，即以五宗言，宗苟有五而宗旨亦有五也，豈事理哉?詎知五宗所明同此一事，此一事爲何事?當人腳根下一段風流韻事故。

「雍正曰：『五宗所明者，同是大圓覺性矣。』大圓性亦是假名，至於門庭設施則又詮曰：『古人專爲剿情絕見，惟恐一門路熟，又復情見熾然，是以別出一番手眼，使人悟取。』彼雍正者造詣固不足稱，然拈此處亦有可取，況一切種法原爲黃葉止兒啼耶?必曰無宗旨可授，無門庭可設施，亦是大病。何也?春夏秋冬無情者，猶章及時；藏通別圓演教者，皆成妙諦。今曰無，可乎?必曰無，何曾夢見是法?何曾屬有無?用時便用，無文字歟！」

進雲：「如是尚矣！潙仰、曹洞、雲門、法眼，今且暫擱，臨濟雲：『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中須具三要義，一要義中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是如實語歟?非如實語歟?若非彼臨濟者，千古楷模，一代宗匠，寧以非法而示行人章後世乎?若是則是三玄三要者義當何詮?又彼果非也，汾陽昭曰：『先聖雲：一句語須具三玄，一玄中須具三要。阿哪個是三玄三要的句?快會取好。』何歟？又云：『還有商量者麼?有即出來。』時有僧出而問曰：『如何是接初機的句?』答曰：『汝是行腳僧。』又問：『如何是辨衲僧的句?』答曰：『西方日出卯。』又問：『如何是行正令的句？』答曰：『千里特來呈對面。』又問：『如何是立乾坤的句?』答曰：『北俱盧洲長粳末，食者無憂亦無喜。』昭復曰：『只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才見汝來便驗得也。』　　「僧又問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答曰： 『嘉州打大象。』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答曰：『陝府灌鐵牛。』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答曰：『西河弄師子。』昭又曰：『若人會此三句，已辦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當薦取，不是等閒。』因頌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者，又何歟?又古尊宿有注爲句中玄、體中玄、意中玄者。有說爲塗毒鼓者、有詮爲清涼幢者。燈錄所傳，指不勝屈，學人淺機，究以何從？若競以不落有無斥之，則籠統真如，顢頇佛性也。願明示。」

答曰：「獅子撲人，韓盧趁塊。大慧杲曰： 『咬人矢橛，不是好狗。』向汝道 當人倘把自己腳根下一段歷歷孤明的大事了徹，何用不臧?自家寶藏，何用不具？何必食人餘唾，飲人殘羹?不然慢雲了此三玄三要，縱把潙仰九十六圓相、曹洞五位、法眼六相、雲門顧鑑咦，乃至三藏十二蘊在胸中，宿在腦內，圓圓如涵珠，滾滾如翻海，總是不快漆桶，所謂癡狂外邊走也。詎知一句明明該百億乎?「是法也，已如上說，不可言有宗旨，不可言無宗旨，不可言非有非無，即有即無等爲有無宗旨，門庭設施亦然也。如不爾者，悉爲邪說，統稱魔法。何也?榛蕪向上一着矣。向上一着既已榛蕪，即屬瞎卻人天眼目。既瞎彼眼，自眼豈明? 非僅遺譏大雅，將必果遭顯禍。臨濟三玄四料揀，曹洞五位君臣王子，乃至雲門顧鑑咦，國師三喚侍者，婆子燒庵，女子出定，犀牛扇，喫油餈，野狐託鉢，斬貓，難產，子湖狗，祕魔叉，禾山鼓，慈明榜，香巖上樹，資福閉門等，口不勝說，筆不勝書，皆一期方便，接引初機，應病與藥之談，寧有實法名宗旨名設施耶?所謂宗旨所謂設施者，皆對方一期方便安立之假名耳!彼臨濟、彼曹洞等，寧自詡曰某吾宗旨也，某吾門庭設施也乎?不然迦葉不言三玄，六祖不說五位，是二大人者，爲不明宗旨而無設施矣?可乎?可乎?

「若然，執此爲方便之假名，非向上之真諦，尤爲鑄錯。何也?向汝道非離真而有處，立處即真矣，須知真依假有，假以真名，假者真之假，真者假之真，伸手縮手，義不離臂，曰真曰假。理豈遠心?是三玄、五位等，苟以真假權實玄妙非玄妙等名，加他分上，不得曰塗毒鼓、曰清涼幢等，當人自檢。昔大慧杲頌佛性，泰和尚曰：『慣說五家宗派禪，不將玄妙與人傳。晚年一着真奇特，食罷長伸兩腳眠。』又幻寄曰：「欲契三玄三妙義，請看金色笑拈花。窺鞭良馬今何在。高樹扶疏掛晚霞。』了此爲宗旨爲非宗旨?爲有法授爲無法授?爲門庭設施爲非門庭設施?不鑑而明。不卜而信也。」

進雲：「如示信矣，然則畢竟一句究作何道?」

曰：「一句卻不知，兩句或可也。」

進雲：「何爲兩句?」

曰：「唐人兩句，」

進雲：「如何是唐人兩句?」

先生曰：「落花踏遍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

## 九、判行棒行喝

問曰：「行棒行喝，唐宋熾然，於古未有，於今闕如，道固何歟?願賜明示。」

判曰「獅子撲人，韓盧趁塊，轉解而縛轉堅，特辯而義轉淵。唐宋兩代宗師接人多假棒喝，汝即興疑，昨雨今晴，汝胡不問?向汝道一期方便，用黃葉止兒啼，於此亂統，有何了期?用棒之顯著者，（井刀）於六祖接神會，倡於臨濟而盛乎宋元明清。清之季此風則漸寢也。於古未有，詎知於古未有者實多?大炮飛機，古未有也，聲光電化等學，古亦未有也。於今闕如，不但恐龍麟鳳於今不有，古也實多，而堯舜禹湯周公孔子者，古之人也，今亦闕如，汝胡不問?汝胡不疑?當人果盡捫心，過在何處?若檢得過在，古或非無，今亦非有也。如何，如何，道來，道來。

「詎知唯汝有此一問而棒興，難汝有此一疑而喝興。始無汝問汝疑，此棒此喝，不但不興，即興也，向何處安立?於此薦得，許汝粗知少分；此而不薦，牛胎馬腹地獄畜牲，他時後日，自有汝親證的時節，莫謂餘言不先也。」

進雲：「學人淺機，實不能契，願垂明示。」

曰：「一心不生萬法無咎。」

又曰：「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彼三祖者，固已朗言明示，何用再飲惡水?須知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倘形聲兩忘，影響何寄?必曰行棒喝，昔在北齊天保之初有向居士者，二祖爲之證可，只睹一書，不但一棒未行，一喝未信，而一面亦未覿也。必曰非棒喝，風穴沿者，傳大統之龍象也，向使無廓侍者之激發，而借警於南院之一棒，臨濟宗旨寧秀到今?識者早知其遇風而息也，等如是說。行棒行喝，古無今闕，當人自悉。何也?影由形起，響逐聲來矣。」

或曰:「唐之前,人心敦厚,一語契機，遂爾歸家穩坐,更不馳求。唐之後,人情狡黠，未得飾得,每每捃摭攘竊，預備應機。以大慧杲之賢，初見佛果，猶厚顏下四十九轉語；張無盡之慧，已親兜率，尚滯半途。機鋒棒喝應運而興，不其然乎?」

曰：「似也！似也！非是矣，非是矣。夫棒喝機鋒所以啓向上關櫪），而誘掖學人別行一路，踏毗盧頂上者也。若然三藏十二部何一而非機鋒?何一而非棒喝?曰唐宋前，曰唐宋後，與是棒喝者 有何交涉?矧曰於古未有，於今闕如邪?詎知是法也亙古至今而不逾，何代未有？何世闕如?顧顯著者易譬，不顯著者易忽矣。必於此而興疑，昨雨今雨晴，雲胡不疑？」

進雲：「如說信也，此雲向上關櫪），踏毗盧頂上行者，何耶？」

先生曰：「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徵人盡望鄉。」

## 十、判悟後起修化報

問曰:「行人悟後起修化報,事不必無,如西土鍺祖,臨命終時,大都搖身虛空，作十八變，此土初祖只履空棺，六祖伏龍出水浴衣等。際此而後，代少有聞，鹹謂五祖傳六祖，六祖永不傳。今此宗門專擅修心，不知修身。心者性也，身者命也。然否？祈示。」

判曰：「獅子撲人，韓盧趁塊，轉解而縛轉堅，轉辯而義轉淵。當人只知只履空棺，搖身虛空作十八變，汝亦知乎一念明心，百變千變，八萬四千變，乃至塵塵剎剎，剎剎塵塵，一塵一變，一變該八萬四千變，八萬四千變入此一變，而此一變又絲忽朕跡，不留一星，名相不寓乎?若知匪持，分說這一絡葛藤是無疾而呻，當面說誑，而釋迦老子亦虛說十二部經，空言三藏故也。既不知也，必任性馳求，學禪學道，學佛學祖，學賢學聖，學玄學妙，任人指使，任人愚弄，波波一生，長作天涯遊子，頭頭俱失，甘辭堂上主人，詎不冤乎？亦可憫矣！必以十八變爲佛，然則十字街頭白紙變蛋之乞幾，賢於飲光，等於迦文也。

「當人學釋氏之道，何必深涉教言，親證定慧，但向乞兒處求解脫，了生死可 也。此既不可，何有是處？古德曰：『只愁不作佛，不愁佛不解語。』仰山曰：『但得本，不愁末。神通妙用是聖末邊事。』不快漆桶，說道一句看?此猶空言也。昔者世尊在法華會上，度個妙齡女子成佛；在涅槃會上度個廣額屠兒成佛。彼一女子、一屠兒者，固未茅山學道，千里決玄也，亦無取坎填離功用，修氣修脈進程，但只信得及耳，便能坐斷報化佛頭，徑超生死關木戾）。不快漆桶又試逐一句看?臨濟雲：汝若念念歇得馳求心，即與釋迦老子不別；七地菩薩求佛智心未滿足，謂之煩惱。若然既與釋迦老子不別也，豈於此一十八變而又別耶?求佛智心未滿足者，猶雲煩惱，豈求此十八變等不雲煩惱耶？既雲煩惱是求佛陀者爲求煩惱，南轅而北轍也，不亦大可哂乎?

「智者大師證法華三昧，見靈山一會伊然未散。未至者詮爲表法。無盡張居士聞《首楞嚴經》至『是人始獲金剛心中』處，忽思智者當時所證非是表法，因謂大慧杲曰：『當真實證人時全身住在金剛心中，李長者所謂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也。』自他既不隔於毫端，始終又不離於當念，彼十八變等爲具爲不具?當人，當人，道來，道來。

「如是種說，猶曰明心之開士也，汝亦知乎？未明心者亦百變千變八萬四千變， 乃至塵塵剎剎，剎剎塵塵，一剎一變，一變該八萬四千變，八萬四千變入此一變，而此一變亦絲毫朕跡，不留一星，名相不寓乎?若知，許汝踏毗盧頂上行，從綠陰叢裏過；若不知，臘月三十到來，閻王老子與你打之繞，莫怪佛法敵不過生死。

「至雲六祖永不傳修命之學，專擅修性之長，尤爲小兒女語，非大大夫言。何也?二法矣，詎知舍性而命何託?捨命而性何張?性命，固非一 然又不二也。翻手作雲覆手雨，雲雨雖殊，手豈殊?五祖傳六祖，六祖永不傳者，蓋衣鉢耳。《壇徑》記錄甚明，閱之自悉。若曰當人腳根下一段風流大事，一切圓成本自具足，所謂現成 公案者也。既曰現成公案詎曰能傳不傳乎?

「若然，傳不傳皆贅語，而悟後起修化報，尤爲遠道之談，何也?悟且無，後何有?況修耶?曰修化報者，蓋不明法身爲何物也。若明則修不修皆戲論，詎知幻化空身即法身乎?」

「然則是法身也明從何明?」

先生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

## 十一、關於禪宗支分具否

問曰：「釋迦四十九年行化，三藏十二理樹風規，一行萬行，事理條析。今曰不假修治，見性成佛，頗有議其支分不具，斥爲破碎，大乘者然否?乞示。」

判曰：「獅子撲人韓盧趁塊。真小兒女語，非大丈夫言。試問當人，釋迦四十九年行化，行個什麼化，若言有化，平地喫僕；若言無化，平地喫僕；若言非有非無，亦有亦無，亦平地喫僕。何也?蓋汝不會釋迦四十九年行化，不行化也。此既不會，修治不修治，見性不見性，成佛不成佛，乃至支分具或不具，汝又從何會?既不會也，而輕議其破碎，非曰無知下劣瘋憨狂吠，實毀謗般若，無間地獄種子也。

「咄！魔子，魔子，何嘗夢見大乘來？大乘且未夢見，曰破碎，曰不破碎，曰支分具，曰支分不具，謂非趁塊韓盧可乎?撲人獅子固不爾也也。詎詎知吾宗有千聖不傳之向上一路?即饒淨名居士到來，亦須緘口毗耶；縱教妙德空生，臨此當雲讚歎不及。他不具論即以一喝法門而言，當人果有絲毫心肝，亦當胡跪致命，尚能妄議支分不具，大乘破碎者歟?諦聽！諦聽！吾與汝舉一故事來。

「在彼宋代有淨因繼成者，同圓悟、法真、慈受並十大法師禪講，千僧赴太尉陳公之齋。有善華嚴者，賢首宗之義虎也，對衆問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於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真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嘗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能入吾宗五教者，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魔說。』時諸禪德，目注淨因，淨因乃曰：『如法師所問，不足三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因召善， 善應諾。

「淨因曰：法師所謂愚法，小乘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即有即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義也。如我一喝非惟能入五教，乃至工巧伎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於是震聲一喝，問善曰：『聞麼?』曰：『聞。』淨因曰：「汝既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善曰：『聞麼?』曰：『不聞』。淨因曰：『汝既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人大乘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息，汝複道無，道無原初實有，道有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有一喝時，有非是有，因 無故有；無一喝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即有即無，能人頓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時纖塵不立，道無時橫遍虛空。即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

「善乃再拜，淨因曰：『』非唯一喝爲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故《華嚴經》雲：法性遍在一切處。有相無相， 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之中，含容四義，事理無邊，周遍無餘，參而 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比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淨因曰：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寶所?』淨因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淨因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善膠口而出。

「如說只一喝也，支分具歟?非歟?抑破碎歟?在汝漆桶必自訟曰：此一喝也，那 有如許多妙義玄言，不過當局者潤色敷飾，逞快詞耳』。詎知此一法門不但淨因一口一人道不盡，量不及，縱饒三千界微塵衆，一塵一世界，一世界盡淨因，合力共口亦道他不盡，量他不得，況曰潤色敷飾，逞快口耶?即道得量得，然猶滯此一法門也。而吾宗法門以有言，盡空有，遍塵劫，無一事無一理而非此法此門；以無言，不但無即法門，而無亦無，悉是法門。不快漆桶，汝夢亦不能及也。曰支分不具，曰破碎大乘，謂非趁塊，得乎?咄！斷人慧命，業墮無間。

「不然，睹明星而悟道，因野鴨以知心，釋迦百丈支分皆爲不具，皆爲破碎矣。何也?未念嗡阿吽，未修生圓二次第，未念阿彌陀，未說種子緣生，未講三觀三止、四法界、二空、四諦、十善、三十七助道也，詎不謬哉?亦可笑也。」

進雲：「然則畢竟一句，究作何判?」

先生曰：「時人不識餘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

## 十二、判止觀話頭爲同爲異

問曰：「話頭止觀，爲異爲同?若異，豈止觀外別有初機入德之勝行?若同，曰止曰觀，無數次第，彼一話頭詎能兼攝?如何?乞示。」

判曰：獅子撲人，韓盧趁塊。轉解而縛轉堅，轉辯而義轉淵。當人不識止爲何止，觀爲何觀，既不識此止觀，而於話頭法門，當然鑄錯。既鑄錯也，亂馳亂統，不亦宜乎?止者，心一境性；觀者，抉擇法慧。知心一境性，何止非觀?能抉擇法慧，何觀非止?若然，止即觀，觀即止，何一話而非止?何一頭而非觀?止觀雙運，話頭之的趨，遮照同時，話頭之權巧；競萬流而總彙巨溟，話頭之統攝，無一物而獨耀靈府，話頭之上階。夫如是也，曰異、曰同、曰次第、曰非次第、曰兼攝、曰非兼攝，不快漆桶，道來，道來。」

「曰止、曰觀、曰話頭，說多說寡，說異說同，要在當人明自本心見自本性之敲門磚耳。敲得門開，無論止無論觀，無論話頭非話頭，悉爲勝法，誰有閒情課汝次第多寡、法門異同！如開門不得，任汝同、任汝異、任汝多、任汝寡，而於當人身心分上有何饒益?詎知萬法本閒，仁者自鬧，境無美惡，去取惟心乎?明此則先天地不雲老，後天地亦不雲小，盡塵沙而一數已無，亡絲忽而萬流競好。若然話頭即止觀止觀即話頭，止觀話頭雖非一，然又不二也。曰同、曰異、曰次第、曰非次第、曰兼攝、曰非兼攝，不快漆桶，又試道一句看。」

進雲：「如說尚矣，學人淺機，實難湊泊，願當下全提，就體直截，不落途程，一句覿面，親指如何?」

先生忿然曰：「咄！寧有是事?分付河山開曙色，明朝遊子動歸舟。」

## 十三、判上根下劣

問曰：「禪宗尚矣！然是宗者，接上上根人於機不普。故盧公能曰：『汝師接 上根人，吾接上上根人。』然上根猶少，悉屬中下，矧曰上上。吾儕末學，望而莫階，知難而退分也。非爲長者折枝，實乃挾山超海。如何?祈示。」

判曰：「獅子撲人，韓盧趁塊，吾縱有口從何剖說?向汝道：轉解而縛轉堅，轉辯而義轉淵。誰爲上智?誰曰下愚?上已明析今又再食唾餘，究何心乎?汝知吾宗接上上根人，然亦知夫吾宗者專接下下根人否乎?若知，許汝千劫不認識吾宗；若不知，許吾宗千劫不認識汝。何也?語證則不 可以示人，說理則又非證不了。汝不於證上取圓，恣情向理中求礙，非餘攝汝之計窮也，即釋迦老子到來，亦必回頭返走，大 聲而呼曰：烏烏，頭痛，頭痛。」

「夫上上根人覓自已無，何有於他?既無自他，誰爲接者?誰受接者？爲非上上而中下而下下也，吾宗之立遂爾當機而應，不然無的而發矢矣，何有吾宗?詎不謬哉?況上以下言，下因上有，上下假名，何有是處?既無上下，焉有如許閒漢於汝分上說上說下，說利說鈍耶?然則果無此上下利鈍乎?是又大壞名言而破世間相者也，詎知曰上根、曰下根、曰鈍、曰利者，皆自限者懈怠之私論，徘徊瞻望之虛計。若是學道須是鐵漢着手，心頭便判，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的漢子，逢關奪關，遇縣掠縣，直向歸家道上邁進，烏有閒情說上說下，說利說鈍邪?既說利鈍上下也，必是長落天涯之客，絕非迴向鄉山之人，可嘆！可嘆！

「夫根利根鈍，上智下愚，匪依他立，實因己名。長落天涯之窮子，未返回車即鈍根，即下愚 也；倘一思返，且不雲風雨載途，即曰利根，即曰上智。何也?有回鄉之念，必啓載道之行，有載道之行，必有歸家之日，是上下利鈍之判，在當人一心之轉矣，非有實法曰某利也，某鈍也，某某上智下愚也。不然彼香巖者，於百丈下問一答十，問十答百，亦今之人所謂上智利根者也，然終百丈之世而一無所入； 金陵婆子聞乞兒一唱而了心宗，鄭十三娘於潙山一問而知極則，他如龍女妙齡，屠兒廣額者，燈錄所傳，指不勝收，誰又利根上智，誰又鈍根下愚?故曰轡回車：下愚即上智；落天涯，上智即下愚。今曰利鈍上下、折枝超海等說，一派胡言，謂非自限，謂非自懈，可乎?難易之趣，實當人一心之行，何能妄引六祖言章?若此心不行，縱將千聖語句將來，從何湊泊?噫！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 十四、判定慧雙修及教外別傳

問曰：「有定無慧，詮曰死水；有慧無定，僉曰幹慧。定慧等持，方合乃轍。故六祖能曰：『雙修是正。』若然教已濫說，胡云教外別傳?祈示。」

判曰：「獅子撲人，韓盧趁塊，轉解而縛轉堅，轉辯而義轉淵。當人以何者爲定?何者爲慧?何爲宗?何爲教?何爲傳?何爲不傳?又以何爲修？何爲別邪?若曰有定無慧，然則能定者非慧而何？必曰有慧無定，然則能慧者非定而何?宗不因教，宗從何宗?教不因宗，教從何教?宗者明釋迦老子在菩提樹下夜睹明星而悟此一着也，以此一着而示人，今天下後世翕然風從，明此一着者教也。若然宗者教之宗，教者宗之教。上固已明剖矣，今猶云云者，何歟?趁塊也。明此一着，傳不傳皆戲論，修不修悉妄語，況所謂雙邪?別邪?」

進雲：「曰定曰慧曰雙修，如說尚矣！然則教外別傳之旨，義盡斯歟?或未至也?願爲開說。」

曰：「此教外別傳於焉而懋也，何也?倘無汝此一問，不但教外別傳之旨水月空花，而此雲教者亦眼底浮雲，空拳捏怪也。知此則教外無教，教內無教，教內教外總無教。惟無教也，別傳之旨煥然成章，日麗天，月印海，盡汝諸人恣取，窮劫而不能罄矣。」

「然則云何曰別?」

曰：「凡教所有者，我宗非有，曰別；凡教所無者，我宗非無，曰別；凡教所有者，吾宗盡有，教所無者，我宗盡無，曰別；巧至一切非有非無，盡大地遍塵劫，如所有盡所有，如所無盡所無，皆具而皆不具，曰別。不然，達摩空來東土，二祖 必往西天也。今之人慾以教而詮吾宗者，是持管窺天，多見其不知量，而未夢見別傳也。今之人慾以吾宗而同於教者，如盲說象，多見其不知量，而亦未夢見別傳也。」「昔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列傳，咐囑摩訶迦葉。』此釋迦老子親口吐出『不立文字，教外別傳』八字，試問當人，楷則尚在，傳又傳個什麼?別又別在何處?若言有傳有別試通一襲好音看?」

「然則無傳無別乎?」

曰：「否！靈山會上百萬人天，世尊緣何拈花?迦葉依何微笑?彼時龍象蹴踏者，固不僅迦葉一人也，世尊獨曰吾有正法眼藏，教外別傳等付囑摩訶迦葉者，何歟?不快漆桶又試通一襲好音看。又世尊一日升座，迦葉白椎曰：世尊說法競。』便下座。又世尊一日敕阿難曰：『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既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不快漆桶，你又看這兩則公案，是定是慧，是雙修是單提，是教外列傳是教內同傳?真可笑也！」

進雲：「然則畢竟—向如何?」

先生曰：「咄！倘許安心是靈藥，一川明月漲遙天。」

## 十五、判禪宗階位

問曰：「三賢十聖，階段歷然，是禪宗者得成辦已，究屬何位?何階?何賢?何聖?渴望明示，開衆巨惑。」

判曰：「獅子撲人，韓盧趁塊。當人本心不明，縱饒將千賢萬聖等差同異蘊在胸中，有何饒益?且益滋蔓也。故曰：轉解而縛轉堅轉辯而義轉淵。餘姑且而不論，即當人現前問話一念，是何賢?是何聖?是何階?是何位?速道速道！若道得，當下不立階梯即正大位；若道不得，總是落天涯的浪子，數人珍寶，煮沙爲飯。」

進雲：「學人道此語不得，請代道一句如何?」

先生曰：「醜！錦官城外柏森森，誰有閒情代汝答話?」

進無語，逡巡欲退，

先生曰：「止止！姑無退，姑無退，恣汝所求，但莫謂餘以惡水相加也。「草木猶現枯榮，風雲尚張否泰，鳥獸昆蟲優劣還顯：小人君子善惡自殊，況踏毗盧頂上客，鹹推了事人而無階而無位者乎?若無位，則減一法也，豈教外別傳之勝旨哉?詎知是法也，罄塵劫，遍空有，圓圓如隨珠走盤，歷歷若水銀瀉地。未成辦此一着，或在途間，或未升堂，固不具論；若已成辦，所謂得忽的一下桶底脫落者，一時住在金剛心中。李長者曰：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一切現成，不假他借，更有何賢何位何階何聖而不階而不 位乎?詩曰：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隴頭雲。歸來自把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不着問人，當人自合開口大笑！詎曰破顏邪?「若然，形形色色，影依鏡顯；有有空空，義豈離心?汝在何位彼在何位，汝無何位彼無何位。當人苟在信位也，以視乎彼，彼亦在信位；苟在向位也，以視乎彼，彼亦在向位；苟在住位也，以視乎彼，彼亦在住位，乃至汝在初地十地等，而彼亦在初地十地等。汝佛而彼亦佛，汝魔而彼亦魔，汝盜而彼亦盜，隨處該名，有名即位,盡塵劫，遍空有，無一而不位，無一而不 階，固所謂—月普攝—切水，—切水月—月攝者也。曰海、曰河、曰溪、曰瀆、曰糞池、曰污沼、曰殘涸、曰澄潭，水名雖異，月豈有殊?況形形有月印，處處無跡留邪?不快漆桶，何爲階?何爲位?何爲賢?何爲聖?又試道一句看！

咄！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

## 十六、判授受

問曰：「既成辦已，然佛心燈，續人慧命。師家所授，究依何法?若無授者，雕蟲小技，尚承親口；若有授者，千古續燈，未聞有則。如是巨疑，四衆久伏，願聞明示。」

判曰：「獅子撲人，韓盧趁塊。向汝道轉解而縛轉堅，轉辯而義轉淵。彼雕蟲小技尚承親口者雕蟲小技也。此曰雕蟲小技可乎?縱曰此即雕蟲小技，雕蟲小技決非離此別有。須知雕蟲小技者亦無授無受，不然弟同於師，而不賢逾師，弟等於師，而不不肖於師也，詎理事哉?爲無授無受也，萬派斐然而成章一行，卓焉而普邁。如實而授受如是而授受，世燈心燈不續而長明，不燃而自照。所謂其爲物也不二，則其生物也不測矣。故曰有授受，是愚夫法，非聖人法，是有爲法，是無明法，非無爲法。「必曰有授有受，然則黃梅曹溪人室夜半，初祖二祖得髓安心，乃至警語聞於樓中，扇搖契於江外者，又以何法爲授爲受邪?大慧杲曰：『古人見你迷卻路頭， 爲你作指路人耳。』實無禪，實無道，實無心，可以傳，可以受。才說有傳有受，便是邪法。說理說事，說正說邪，悉是非法,那堪更說有玄有妙，可以授可以受乎?古德雲：『說個學道，早成接引之言，況其餘邪?又釋迦世尊在華嚴會上度一童子、涅槃會上度一屠兒、法華會上度一妙齡女子，但只雲：『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矣』，亦未聞有何法可授也。既無法授，汝從何受?心燈世燈續乎非乎?道來，道來。

「必曰無授無受，然則威音王后，無師自證悉爲天然外道者，又何邪?詎知爲無授也，而學人如所有盡所無，而大受爲無受也，而師家如所無盡所有而罄授，何也?君臣道合，法爾圓成，一切具足，不假他求矣。不然別傳宗旨寧輪到今?昔者黃檗問於百丈曰：『從上古人以何法示人？百丈據坐，黃檗雲：『後代兒孫將何傳授？』百丈拂衣便起雲：『我將謂汝是個人。』又臨濟將滅，顧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卻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卻和尚正法眼藏。』濟曰：『以後有人問你，向他道什麼？』三聖便喝。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卻！』當人倘把這兩則公案會得透透徹徹，曰授受，曰非授受，曰燈續，曰燈不續，如觀掌果也，詎問人乎？如會不得，透不徹，縱饒一字一釋，一釋百言千言萬言，於汝身心有何 饒益？」

進雲：「如說尚矣！然則離四句，絕百非一句復爲如何？」

先生曰：「西施村冷寥天月，勾踐城寒廣陌霜。」

## 十七、判丹道

問曰：「宋張紫陽以宗旨與金丹並舉，治其學者謂宗旨只明得心上工夫，心上工夫名曰修性，而不能起身上妙用，身上妙用名曰修命。修性而又修命，滯在空處。於是肆談龍虎，豔說坎離，曰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又曰火侯藥物，非師奠傳，非人莫授，而其徒有詆吾宗惟論見性，不知修命者，且雲：既不修命，縱極其至，不過坐脫立亡，烏能分身萬億，神變無方？今也人百其口，莫不云云，共 疑久矣，爲是爲不是，願垂明示，開此巨惑。」

判曰：「獅子撲人，韓盧趁塊。轉解而縛轉堅，轉辯而義轉淵，當人但明自心，一切了畢，何暇與人逞辭肆舌，說是說不是？既說是說不是，必自不是，且莫課人是不是也。詎知我法中無如是是，亦無如是不是邪？倘摸着向上關木戾），不但丹道爲是，而百工伎藝、聲光電化乃至風雲雷雨一切有情無情，悉無不是也。反之，而不遊乎堂寢，踏向毗盧頂上者，縱將阿彌陀佛，釋迦老子吞向腹中，亦是不快漆桶，所謂癡狂外邊走也。何有是處？說性說命，有何饒益？曰是曰非，悉爲戲論。 故大慧杲曰：『巖頭劃之，曰是句非句：臨濟用之，曰三要三玄。』不然，苟以實法與人，必曰某也實爲丹，某也實爲道，某也實爲龍虎、坎離、鉛汞、陰陽等，不但自眼未明而瞎人眼，亦斷人慧命，業必墮於無間也，籲！一字注錯，身墮野狐。炯矣！戒哉，戒哉。」

進曰：「彼家者言：性，理也；命，氣也。只理無氣，流行之用何張？只氣無理，主宰之功何顯？合則兩美，離必俱傷。又以抽象言曰性命，就具體說即身心，性之顯曰心，命之顯曰身。身心合一，說曰性命雙修。若不修者，超凡之說妄，而菩薩不行六度也。若曰修者，必有進程。既有進程，必有多名。程也者，當人既由 先天乾坤一交而爲後天坎離也。今欲神遊無極，而路必借返於抽坎填離，以復乾坤。此抽坎填離而復乾坤者，程也。後天而進，復先天功用之進程，亦曰修也。曰坎離，曰鉛汞，曰龍虎，曰乾坤，一切種名，悉表性命，悉表陰陽。

「就其體言曰乾坤，即其用說曰坎離，鉛汞者，未採取之權名；龍虎者，已交情之顯象；歸其極，稱雲性命；相之錯綜，曰陰陽。陰陽合一名金丹，一名太極，得之則長生，失此必輪迴，此理之全，似無可破者。至於合一之要，必守中抱一，收視返聽、到無念無息時，則陰陽交，水火濟也。陰陽交、水火濟而雙修之功自全， 合一之果乃獲，等如是說，自合勝行。若曰斷人慧命，若曰野狐見解，又烏乎其可哉？」

先生曰：「咄！摸着向上關櫪）明自本心者，作如是語句乎？真小兒女語，非大丈夫言！固不僅邪說詖詞也。諦聽！諦聽！今以四說略開汝惑。

「一，彼說不識本體絕待，安立性命爲二，詎知性者體也，命者用也，無體而用不顯，無用而體不彰也。是性命者，隨處立名，立名即真如。當人自身實有多名，汝父母呼汝曰兒，汝子女尊汝曰父，兄曰汝弟，妻稱汝夫，父兒夫弟名也實多。於汝自身豈有多？汝若多汝者，名言亂而事理背也，詎理事乎哉？故曰，隨處立名， 立名即真，體實非二，用固不一。然此亦就其著者而說也。若以未著言，用亡而體亦不可得。體既不可得，性於何有？況命邪？性命既雲虛立，雙在何處？修從何修？既無從修，曰煉精化氣，曰煉氣化神，曰棟神還虛，無疾而呻也【學人於此千萬不要妄怕妄計，落空滯空等障，倘能捨卻性命，驀地直下即便歸家凰坐也。詎有他哉？千萬千萬，此是第一徹頭，倘龍成而怖，決非丈夫】。不然，不快漆桶試道一句看。故曰不識本體絕待，妄立性命爲二。曰金丹、曰太極，果有如是實法邪？亦可哂也。

「二、只知無念之無念，不知有念之無念。何也？蓋不明得本休也。既不明得 本體，即不識何爲有念，何爲無念，曰抱一守中，曰收視返聽，曰無念無息，一派胡言。在彼執爲勝法者，於過量人分上觀之，爲黑山鬼窖裏作活計，爲抱石頭，爲絕氣息的死人，縱下萬分資格與之評一善價，極其至，不過小乘定，人天果耳，烏足以登大雅之堂，入超人之室哉！不然，門外巨石自開闢至於今日，皆在無念無息中，爲得勝果也，可乎？可乎？若可，當人求解脫得勝果者，向石頭處取證可也，何故親投吾處？詎知吾宗有念時纖毫不立無念時遍界不藏，頭頭非取捨，處處失有無，有時用有作無，有時用無作有，有時有無兩用，有時有無兩不用邪？至火候等 祕，非師不傳者，詎有他哉？實則無念之功須當人自力，師不能代矣。不快漆桶，若雲別有奇特，又試道一句看。咄！汝只知無念之無念，不知有念之無念。蠢哉！蠢哉！陋也！陋也！

「三，彼說極果，縱其至，俱生無明耳。何也？處處在身心合一上亂討亂咬矣。試問漆桶，汝哪一口、哪一時、哪一剎那，汝身汝心曾分離來？分者，別乎合也，汝身與心既已雲分，拖此一幅死屍來與餘親談，對面者誰邪？誰邪？若然是身心者，本來未分，今胡曰合？既曰未分，且不雲修雙從何雙？等如上說，自且不明，斥他 滯空，真燕雀而笑鵬博，井蛙而嗤天礙也，不亦大可哂乎？故曰：彼處處在雙修上用功、合一處着力者，縱極其至，俱生無明也。噫！恐汝輩只在分別我執上作活計耳，而於俱生無明且或未夢見也。如此陋質，妄議高明，方以東施效率西子，抑已擬人而失倫也。況反飾邪？「四，耽着陰陽交媾之樂，身見難忘，處處着竟失心，至難認識本體，身見不忘，門由何人？況餘邪，總如上說，遍體皆污，洗不勝洗，若欲罄斥，實無閒情。詎知吾宗一派圓成，萬勝不居，隨處立體。此體即用，乾坤可爲用，坎離可作體，氣可說爲心，心可名爲氣。拈一塵該百千三昧無量剎塵。以 百千三昧無量剎塵入此一塵，塵塵剎剎，剎剎塵塵，無不顯法爾之全，君子之大。然於一切事理，一切名言，各住各位，又絲忽不紊。」

進雲：「如是如是，然則丹道之說邪，味之者鴆也。」

曰，「否否！爲少數行人半途之戲具，非達天德者及寢之良規。若曰全消，萬行門中少此一法；苟雲節取，實際理地多此一塵。曰少曰多，悉非我法，慎勿寐言。」

進雲：「若然，我法一句重作何道？」

先生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賓主分。」

# 黃葉閒談

---維摩精舍叢書

　　　袁煥仙　南懷瑾

## 第一講 緣起

維摩精舍第一屆行七已，諸子日集，每興難問。

若曰：「向上一路，千聖不傳，然則入者何入？趨者何趨？百工之術尚有徑循也，矧單提之的旨，萬有之至行，可以入而無戶，由而無道乎？」於是鹹趨座下禮問。

先生怫然而起，翻然引去。諸子自恣，莫岸其涯。如是數日數問，莫聞其旨。中秋之前夕，庭桂宵馥，砌蘭夜芬，共茗月下，中間如前。

先生曰：「凡有言說都無實義，何有吾宗？」

進曰：「若然，無言無說即實義，即宗旨，即階道歟？」

曰：「有且非，況無邪？」

進雲：「行人但有言時不作有想，無言時不作無想，即實義，即宗旨，即階道歟？」

曰：「有有有無，益增乃病。」

進曰：「噫！我知之矣。有無不拘，一派圓成出主人奴，法爾如幻，的實義，的宗旨，的階道矣故六祖能曰：『有無皆不立，長御白牛車。』如何？」

先生曰：「止！止！學般若人慎勿如是戲論，如是謗言，如是惡口。倘不自悛，詎曰遺譏君子實亦果遭迂曲。」

問者大惑，益阻，復禮而叩曰：「學人愚昧罔測幽遐。願先生哀我赤忱，並矜來學，令未入者思入，思入者能入，能入者升堂及寢而得入，用光前烈，爲章後世。」

如是數請，先生以手拈鬚，以目顧衆，久之乃曰：「此事人人具足，個個圓成，不趨己入，說個直超，早已成了接引之言，方便之語。何也？所謂法身、化身、報身、穢上。淨土、實報莊嚴土、常寂光上，一切一切已舉未舉，無不等現，法爾圓成，不從人得，不因師授，不以己求，實無修證，千聖所由，諸佛共履，而當人偏偏要入許多，知許多，見許多，奇特不奇特？到他分上遂弄成人人不知具足，個個不悉圓成，於是乎入不得入，信不自信。奇言妙義興也，魔外邪正之立，三藏十二文字語言，非文字語言興也。實際理地那有如許多事來？先聖憫之，爲設檀度；上中下乘，爲利初機；戒定慧學，乃詮共德。就自肯之淺深，假立階梯；因入德之難易，權稱頓漸，實無實法，寧有要門？當人果能於此一覷覷破，一了了卻，不但一切經，一切論，一切臨濟三玄，曹洞五位，潙仰圓相，雲門鑑咦，一切是法非法，勝法劣法等等皆成話柄，而當人自身亦成話柄也。人從何入？趨從何趨？果有入路，或有趨程，諸子諸子，入未入來！」衆無語。

先生復曰：「苦言能入，龜毛千尺：若言不能入，不特佛法無靈，而且兔角萬尋。」

「然則究竟一句畢竟如何？」

先生曰：「向汝道：木樨花開八月秋。」

諸子復請未已，久之，

又曰：「餘己罄量敷陳，脫體開說，而猶云云者，何邪？百無可己，於是以四講而權開一門，假說五法，擇揀先聖偉言，略附個人鄙意，如說成帙，且曰善用我法，踏毗盧頂上人；或泥己私，必系驢橛下客。倘不自契乃心，終是吾瞎汝眼：若曰即明本性，方知不從人言。把葉作金，咎固我也：因指認月，義豈他哉？勉之，勉之。」

## 第二講 權開一門

曰顯、曰密、曰禪、曰淨、曰般舟，乃至空有諸宗，萬流競射，德實一趨。及其趨已，不但競失萬流，而實趨無一德。釋氏之學，萬有之殊，悉盡於此，故曰：人無我，法無我。當人果無人法兩執，又不落在不執處，一派圓成，逢佛說佛，逢祖說祖，逢天堂說天堂，逢地獄說地獄，逢人說人，逢一切說一切，不但善惡境界，地獄天堂，奈你不何，即三世諸佛，釋迦老子亦窺探無門，覷你不着，豈不誠大大夫哉？無如當人偏偏要無事生事，頭上安頭，把一片清淨處所，東糅西雜，放尿屙屎，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點染堆污，積成穢土，然後萬裏趨誠，千方決策，向善知識前求解脫、求清淨。咄！惑哉！是處也，本自清淨，汝自染穢，但除其穢，清淨自復。善知識者不過示汝自除其穢耳！寧有善知識代汝吞卻屎尿邪？ 苦哉！苦哉！去聖時遙，今之所謂善知識者，多未親見親證，或見也證也，大都滯在半途，未及其至，盡把光聖言章，古人妙義，蘊在胸中，或抄在冊上，外形大德、內蘊鉅奸，處處要人供養，滴滴陰埋已私，學人或有請益，師家無由觀機，於是稱鄭稱揚，說禪說道，是己非人，叛聖離經，狐媚莘莘學子，鈍置人家女男。如是之流，不但教令學人吞沒屎尿，而師家早已預吞自吞也，苦不自覺耳：可無悲乎？等如上說，猶是一期方便之語，都非達者向上之程，何也？滯在淨穢也。若有智慧人、過量人、本分人一聞便知，一舉便明，在這個場所說什麼穢、什麼淨、什麼優、什麼劣、什麼學人、什麼師家，把一切穢、一切淨、一切優、一切劣、一切，學人師家拋向無生國裏，然後從淨上、穢上，優上、劣上、學人師家上頭頭上顯，物物上明，坐水月道場，行空花佛事、所謂淨佛國土，成就衆生也。門也者門乎此。爲何如此？久之，乃曰：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 第三講 假說五法

｛甲｝、起信

三門惟信得入，民無信不立。雪巖欽曰：「山僧五歲出家，在上人侍下，見與賓客交談，便知有此事，便信得及。」又信爲道源功德母，無論勝行劣行，非信不起；上智下愚，無信不立。大德勝業，當人每忽而不趨。或趨而不至，乃至沉淪六趣，流浪生死者，信不信也。不然寧有飢逢王膳，棄而不餐邪？信之樹不可緩矣。故曰：一入信門便登祖位。然信德彌多，今略立二，以開來者。如十信等，當人閱教而通，固非此立也。一迷信，二實信。一、迷信

迷信非信，非信卻信，故曰迷。謂所緣境未徹了知，依他起自認識而信也。如病渴者，不知茶可愈而求愈於醫，醫曰：飲茶。病者須信自有病，信有病當醫，信醫能愈病，信茶能解病而遂飲，皆迷信。何也？渴尚未解，何知能解？故曰：依他信非自信，曰迷信。二、實信

實信無信，無信乃實。如病渴者，既知自病知病求醫，醫令飲茗。飲茗既已，覓渴已無，信於何有？如是而信，曰實信。當人生不知來，死不知去，捨生受生，虛縈苦樂，頭出頭沒，蕩不知歸。先聖憫之，爲設檀度，廣開則八萬四千，略舉盡四攝大度，要皆非信莫御。三藏十二亦不過生起學人信心，激發初機疑情耳。蓋疑極而信生，信極而疑亡。信疑交喪，實相炳然。倘不借激於信，假權於疑，勝徑莫遊，苦海何濟？六度四攝，三藏十二衍文也。昔者純陽信黃龍激發而碎琴。文悅疑清素，風規以分果，皆能發明大事，了徹因緣，故曰：萬行莫先於樹信、信樹而道自通、德斯懋矣！

｛乙｝、依師

是法分二，一擇師，二事師。若盲師言事，非君子之行也。事不慎始，義則鮮終，行人進業，必難及成。首說擇師。［一］、擇師

是法圓成，當體即是。自無始來，不曾生不曾滅，無去無來，無常無斷，非空非有，非短非長，覓自己冤 ，何有於人？矧曰師邪？然自無始迄今，又非師莫辦。比來師道衰微，至可悲痛，咎固在師，非僅關乎來學也。大慧杲雲：古人見你迷卻路，爲你作指路頭人而已。實允禪道佛法可以傳授。才說有傳有授，便是邪法，說理說事，就正說邪，盡是非法。那堪更說有玄有妙，可以傳可以授乎？故民有傳有授是無明法，是有爲法非智慧法，非無爲法，不然，若以奇特玄妙在胸中，抄在冊上，遞相沿襲，口耳傳授，詡爲宗旨者，是邪毒入心，不可治療，古德謂之謗般若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者也。昔雍正序《永嘉集》雲：黃梅曹溪密室夜分，傳衣授受，究何曾道一字邪？曾溪雲：自性自度。黃梅雲：如是如是。既自性自度，則黃梅何授？曹溪何受；永嘉之於曹溪更可分明，舉似天下。永嘉參承只一宿耳，觀其問答語句，全是逆水之機，毫無順水之意。然則曹溪何授？永嘉何受乎？不知無授無受，永嘉正從此得曹溪法乳，不可誣也。故曰：不依師授而亦非師莫辦也。

若然有傳有授，說妙說玄，已遠隔三千。矧乃龍虎坎離，修性修命，熒惑人家男女，毀壞先聖教言邪？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比來邪師詖說，上下盈盈，己覺者習而不遷，安於舊染，未覺者昧而不返，未歷新趨。天下昏昏，闇然失鈞。禍固逾於洪水猛獸也。昔富樞密季申以此道叩大慧杲，杲曰：「切不可被邪師輩胡說亂說引入鬼窟裏，閉目閤眼作妄想。邇來祖道衰微，此流如麻似粟，以盲引盲，牽入火坑。雖暫拘得個臭皮袋子住，然意識紛飛，猶如野馬，宗杲亦嘗爲此流所誤。後來若不遇真善知識，幾至空過一生。每每思量真是叵耐。以胡不惜口業，立救此弊。」在彼宏時，禪德遍叢席，而守靜守默去道已遠，況曰龍虎坎離，修性修命邪？不徹其非，極其甚，則放僻邪侈，無所不爲，以善回而遭惡果，龜玉毀犢，伊誰之咎？師實爲之，非僅此也。

昔婆修盤頭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清淨無慾，爲衆所歸。閦夜多尊舌將欲救之，謂其徒曰：「此遍行頭陀，能行梵行，可得佛道否？」徒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得？」閦夜多曰：「汝師去道遠也。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其徒同憤，厲聲問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閦夜多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離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慾，心無所希名之曰道。」婆修聞已，發無漏智。苦行如彼，猶曰遠道，何去何從，不筮卜而燭照。勝行自起，邪途遠離也。

然則必如何而曰是？

昔黃檗問百丈曰：「從上古人以何法示人？」百丈據座。檗雲：「後代兒孫將何傳授？」百丈拂衣便起曰：「我將謂汝是個人。」大慧杲雲：「這便是爲人的樣子。」又何曾教汝乾坤大轉，陰陽大交，龍虎坎離，修性修命，如是放言詖語邪？先聖雲：寧可破戒如須彌山，不可，被邪師燻一邪念如芥子許在情識中，何也？如油入面，永不可除。故曰：咎固在師，非僅關乎來學也。或比「彼陰陽丹道者，如是過患，自當擯而不治，絕而常離。然則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謬也。」曰：「否！明乃心，販夫牧豎尚稱勝行；不見性，三藏十二允爲魔說。」

進雲：「若然必曰何修而後見性明心？」

曰：「莫妄想，踏踏實實學佛，等如上說而無過患，必戒律精勤者，方堪作師。師之難值不亦甚乎？」［二］、事師

既值師也，或慢而不事，事而不虔，虔而不恭，業必不修，德必不進。爰以下之五事律之，所作必辦。一、言。

言無善惡，一出師口，炫如章甫，義無非謗，寧有纖違？苟涉稍疑，必滋大過。雪峯所以三上投子，圓悟終至一病金山。二、理。

理無是非，一經師許，重如典謨，義無稍異，寧可軒輊？苟越其藩，必滋大過。文益抉擇於地藏，洛浦服膺於夾山，其先例也。［三］、事。

事無違順，一出師門，嚴如王令，義無稍諉，寧有遲違？苟懷去取，必滋大過，所以臨濟領命而赴公安，丹霞聞語而趨南嶽。［四］、行。

行無勝劣，一即師躬，端如圭玉，義無稍輕，寧有譏毀？苟懷愆尤，必滋大過。慧勤阻恨而閉戶，清遠興疑而之他，其先例也。［五］、養。

師恩逾父母，蓋父母生汝色身，師生汝法身也。色身累劫無窮，父母塵沙難計。此法身者實生自師，師只一師，法只此法，且生則永生，理無生滅，寧有斷常？故曰恩逾父母。然有二法事之，一身供養，二法供養。身供養謂口體之奉，法供養謂荷擔大法，宏濟蒼生。等如上說而依師，非曰行全，然亦庶幾矣。

｛丙｝、勤三學

樹信依師，舍三學而業何修、德何進？三學者，戒定慧也。無戒而德莫全，無定而事莫成，無慧而智莫顯。德者仁也，慧者智也,事者勇也。釋曰戒定慧，孔曰智仁勇。東方有聖人焉，西方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蓋不同即非聖人。古德雲：「同一鼻孔出氣。」故曰：十世古今始不離於當念，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也。然學人致力於斯，每生多異，今以二法揭其咎。

《一》、志困平常。嘗自念言，是三學者人人能作，人人能解，實無奇特，寧有勝行？以白樂天之賢，白鳥窠言，猶曰三歲孩兒解得，況其餘乎？惟以平視，遂忽不趨，無始沉淪，長劫沒頂。古德譏曰：「近山無柴，近河無水。」

《二》、心埋怠忽。未了當體圓成，無德不具，放心不繫，怠忽趑趄，謂此三學，聖者所居，凡庸寧至？或雲法爾如是，何假他術，以智隍之精勤，未遇玄策，猶困半塗；慧南之勇銳，不識雲峯，尚落寞臼。況其餘乎？惟以怠居，遂遠離勇。古德曰：幾多鱗甲爲龍去？蝦蟆依然鼓眼睛。此略立二支，餘固不及也。依次第言三學，啓當人之一行。

［一］、戒學

沙彌十戒，比丘二百五十戒，善薩十重、四十八輕戒，密乘十四，優婆塞優婆夷等，乃至八萬細行，統曰戒也。無戒何以全德？德不全行焉尚？尚行全德，君子勝行莫尚乎此。行人無始落沒天涯，還家路迷，蕩不知返。邪師詭說異論龐然，今欲回車，途何由識？此戒者指途的要，依要而行，安全抵舍，故曰：「佛涅槃後，以戒爲師。」《永嘉集序》曰：「非戒不禪，非禪不慧。」或曰：「湛堂準謁梁山乘，乘曰：『驅烏未受戒，敢學佛邪？」準捧手比『壇場是戒邪？三羯磨梵行阿闍黎是戒邪？』乘大驚。又有以戒定慧學問一古德者，德曰：『我這裏無如是閒傢俱。』」 又嵩嶽元圭答乞戒者曰：「汝既乞戒，即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又曰：「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罹欲不爲淫，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疑混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昏荒顛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剛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無我，孰爲戒哉？」云云，如彼說又何邪？曰：是法非語言能詮，意識能緣，汝輩但緊緊記着、守着：無戒而德莫階，無舟而海莫泛，則得矣。何也？在他既階既泛之人，何德非戒？何行非戒？何事非戒？若然持邪犯邪，開邪遮邪，開遮持犯之法，以權信願行證之趣爲實，因權及實，既及實已，云何是戒？云何非戒？然未濟海者，固不可忘乃舟也。行人行人，即應嚴守下之五戒： 一殺，二盜，三淫，四妄，五酒。又此五戒者，任何一戒嚴守專工，悉能了徹本來，發明大事，況盡持乎？他方非計，以吾土言，道宣輩其先例也。

［二］、定學

記曰，「知止而後有定。」佛曰：「奢摩他。」天台大小止觀，定相千差，定名匪一，曰定則不二。佛說無量法門，總攝止觀。止者心一境性，觀者抉擇法慧。心一境性緣無分別，抉擇法慧緣有分別。無分別斷煩惱現行，有分別斷煩惱隨眠，二者相依，疾風掃葉。若曰偏廢，必覆輔車。又止者定也，觀者慧也。今以觀糅雜於定學，共立一節者，蓋以遍言，無止非觀，無觀非止，且欲於下文第四節，間彼參話頭等四法也。黃葉止啼詎實義乎？是皆路途之方便，非及奧之良規。若及奧也，則此戒定慧學皆爲閒話，尚何所謂糅雜非糅雜邪？然此止觀亦開爲二：

一、勝妙止觀。先得止而後起觀者；

二、隨順上觀。依學人功行方便次序不定。曰止觀，曰勝妙，曰隨順，種種名，種種法，悉以實詮人無我、法無我爲其究竟。當人苟直下無我，無我則無心，無心則無法，無法則無人，而大用繁興也。曰止曰觀，詎不悖乎？其或未然，刺股封衾，寧忘載道？既載道也，而於此道起大障礙者，厥有多咎，今但及二：

一、昏沉，心身於所緣境，無堪能性者，昏沉也。如心緣無念而定久，漸心昏身疲，繼至睡眠等。修定行人最難辨者此耳。蓋掉舉易知，昏沉難撿，古人於此乃開二門，一粗二細。粗固無論，細爲如何？渭於所緣境稍不明顯，心無策勵，皆昏沉也。比來同輩每印個似清淨境界，或少許光影者，即曰得某定、某三昧。以餘勘之，皆昏沉也。去聖日遙，謬陽焰而曰清波，可無懼乎？

二、掉舉，貪彼前境，妄計過未，搖心異趣，隨業散亂者，掉舉也。如心緣無念而定久，則放心不求，自意不牧，遂至朋從。爾思修定行人，人百其病，苟無昏沉掉舉，無論何人，當時泊然在定，詎有他哉？一切止觀法衍文也。 行人既不越乎止觀，然則緣當何緣？此無定法，要以行人樂欲及煩惱輕重而爲對治。略開六法：

一、貪重者應緣不淨法；

二、嗔重者應緣慈悲法；

三、癡重者應緣緣起法（十二緣起）；

四、慢重者應緣界差別法（地水火風空識）；

五、尋思重者應緣出入息法；

六、等分行者應緣各別緣上諸觀。止觀理趣既已粗知，於焉起行得地爲上，古哲擇處，人物悉宜，四時鹹序，曰山、曰海、曰崖谷、曰市廛，總以便利行人，不害進業爲是。當人自檢。既得地已，行住坐臥無非道場。爲利初機，故言坐法。金剛坐、獅子坐、七支坐等，生有多名，名有多德，都非此急。今以下之九法爲行者的趨，若忘筌蹄，是此非此，均無不可也。

一、跏趺或半跏趺（如有病或喫苦隨坐亦可）；

二、堅脊（直如樹銅錢）；

三、平肩（肩須放鬆）；

四、手置臍下四指處結定印（右手放在左掌上，必兩大指微微相觸）；

五、項微俯（項左右有脈如魚鰓，出入循環衝動內氣，故易掉舉，微俯則壓二脈不動，自然在定也）：

六、脣合任其自然；

七、舌抵上齶；

八、眼微開，自鼻端下視（遠五尺近三遲）；

九、呼吸任其自然。

行既趨乎上階，業每新於日異。篤行固一，業相繁多。先聖以九法表之，令行者無棲故窠，日新乃德，甚可追也。今示定相，亦曰止相，當然應有之過程如次：

一、 內住：即念住，攝外攀緣，離內散亂，最初繫心故；

二、等住：即續住，於所緣境相續而轉，微細繫縛漸略故；

三、安住：或失念，或馳散，能復斂攝故；

四、近住：收攝失念，及馳散已，能如理安住；

五、調順：思維定生功德，樂察煩惱過患，令其調伏心不散亂故；

六、寂靜：於粗尋思煩惱，能起正念，斷除令心不流散故；

七、最寂靜：於極尋思煩惱亦能斷除，或時失念率爾現行，亦能治伏，如是等過，令不更起故；

八、專住一趣：於所緣境，恆常相續而行功用故；

九、等持：於所緣境，恆恆相續，無功用故。是九相者，修定行人必經之程，得等持已，心一境性，即時身心輕安，名爲得止。止者定也，行人證此輕安，即得定也。然此亦有四勝相，恐學者昧而不察，得少忘全，特開四法，檢其僞真：

一、頭項似重，而無損惱；

二、遍身如風，內觸妙樂；

三、身內如滿溢狀；

四、於諸煩惱樂斷能斷。

止既得已，由此起觀，曰妙勝觀。以外道例，止共而觀不共。蓋外道有止而無觀，縱曰觀，非此之觀也。觀亦開二門、六事。二門者，一、正思擇，二、正極思擇。正思擇緣盡所有性，正極思擇緣如所有性，此復依六事而行，觀察如次：

一、義，謂於所緣，依聖言教而明瞭其義；

二、事，謂由義所指之一切事；

三、相，謂所緣之事，思維其自相及共相；

四、品，謂依義及不依義，所得善果惡果；

五、時，謂於過未現決定如此；

六、理，理又開四：

（一）、觀待道理。以觀待而自明(如煙起而知有火)；

（二）、作用道理。以作用而自明（如筆墨人作用而成字)；

（三）、證成道理。以證得而自明(如飲茶已而渴解)；

（四）、法爾道理。不待證而自明(如三加二等於五〕。既得止已，依輕安力起分別觀。觀法雖多，我空觀最爲殊勝。所以者何?以此觀者，能破根本我執也。如是分別思維，因止以觀，因觀以止，有時全止無觀，有時全觀無止，有時觀止雙忘，有時止觀共顯，時時增上，了體明靜，所觀能觀，一切不繫，內心外境，了不可形，而當人在此過程之中，所見如虹如電，如日月，如流星，勝境劣境，光影非光影等一切境界，不捨不取，無憎無愛，一一消歸自性，乃曰觀果。上說雜摘經論，百中僅一，行人但企於此，曰觀曰止其庶幾也。然略而未及者，止觀之前行資糧，並正行時之助行，與斷除沉掉之方便耳。寧可忽乎?權開三法，次略說之：

(一)、未修止觀前應具之資糧備預不虞，先哲所欽，矧應具之資糧乎?詩曰：「乃裹餱糧」，唯識於斯，特立一位，曰資糧體，固不可忽也。今依論摘四：

一、地隨順，上文已粗說，即得爽塏之地等；

二、戒清淨，戒如筏，舍筏何渡?

三、遠離欲欲如系，離系乃行；

四、應決定三見：

（1）、出離見，人天六道，善惡諸業，皆爲有漏，決不染不着；

（2）、菩提見，即覺也，行人當淨佛國土，成就衆生，難行能行，決不推諉；

（3）、空見，一切法因緣而生。

(二)正修止觀之助行

借錯攻玉，尚詠他山；展此勝行，寧忘助伴？緣苟有愆，過患立顯，廢半途返歸車者，悉由此也。先聖憫之，爰開六法：

一、睡眠適度：是睡眠者，本系過患，身不堪能，乃暫休息。行者應作如是思維、務於自所緣自思擇，審度如理，即在睡中亦不忘失。睡眠時間亦須適合，總以回覆疲勞爲度，過短過長皆爲過患。睡眠方式以吉祥睡法爲是。蓋此式諸聖所由，能除惡夢及貪着睡眠等諸過患也。

二、食知量：萬病多從食有。詎知食即是病?行者食時當作疾病想，防護想，不自在想，報恩想，藥想，如量而止。［ 三、密護根門：色聲香味觸等，本自虛寂，當體即空，如空無染，仁者自鬧。苟不取相於外，云何能動於中?內外翕然，天君寂然，漏泄遠矣。

四、正知而住：義所當爲，力所能爲，如理而爲，不躁不諉，爲而不爲，不爲而爲，無間無遺，一派圓成，法爾如是，曰正知而住。

五、發露懺悔：日新又新，德基於悔；諱惡自封，善無由遷。諱惡豈君子，遷善非小人。欲完大事於將來，寧潛過患於今日?過而不潛，悔德尚矣。

六、懇禱加持：《易》尚感通，爰立墾禱。懇禱曰感，加持圖通。感而遂通。物且云然，君子勝行，寧忽乎?此密乘之所以重禮拜，而諸宗之所以有祈禱矣。斯法也，大人猶馭，矧彼初機? 如是六法，行人朝斯夕斯，藉助於彼，所作必辦。

(三)正修斷除沉掉方法

曰止曰觀，從本以來，人人具足，個個圓成，亦非他得，不從師授，且非修有。若修而有，小乘法、外道法、邪法也，詎正法、無爲法、無上大法邪?良以沉、掉二障，趨役行人，不馳則昏，遂昧本來。若無沉、掉，當下即通。不求已得，及通也得也。沉、掉亦是本來一切，何非大用?若然，行人未通、未得者，固不得言無修也。修者何修?去沉、掉耳。此開六法，果當人直下，心如虛空，不着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盡，能所俱泯，則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於焉千法皆贅，一法也無，況雲六邪?檢之! 勉之!

一、掉舉時應修止；

二、昏沉時應修觀：

三、修止修觀於沉、掉仍不能去，應起經行或諷誦、持念、懺悔，總以遠離爲是；

四、掉多者，應多觀五欲過患；

五、沉多者，應多思維定有功德；

六、沉、掉俱無者，應修行舍，稍緩功用，看止是何法，觀是何行。能觀所觀，爲自爲他，自然頭頭上顯，物物上明也。如是等法，當人倘一覷覷破，曰止曰觀，曰戒定慧、曰三藏十二，勝劣一切等說，都成話柄也，詎不毅然大丈夫哉？苟自縛而求解，無病而長呻，三世諸佛將奈爾何？

［三］、慧學

「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當用恰恰無，學學何道？會會何法？有學有會，恰恰學錯會錯。」「然則無學無會邪？」曰：「否否：有且錯，況無邪？」

進雲：「有無不居，學人究從何會？」

先生曰：「當人開眼閉眼，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即菩提道果也。菩提道果者，慧果也。慧果者，佛果也。能如是即上趨乎三藐三菩提也。寧舍此而別有他學曰去取邪？故曰道不屬修，若言修得，修成還壞，即同聲聞；若言不修，即同凡夫。或曰初機者不言修，云何達道？況今之修道者遍諸方，何邪？」

先生曰：「自性本來具足，但於善惡事上不滯，喚作修道人。船子誠曰：『藏身處莫蹤跡，莫蹤跡處莫藏身。』喚作修道人。不如密多曰：『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喚作修道人。百丈曰：『即此用，離此用；離此用，即此用。』喚作修道人。』舍此不圖，取善舍惡，觀空入定，悉屬造作，統攝馳求，詎知轉求轉疏，轉疏轉遠，窮劫不能履乎上階而趣慧果也，悲乎！悲乎！「六祖能曰：『若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般若者智慧也，三昧者正受也，舍此則邪則愚，而非至行也。般若三昧即是無念。何名無念？見一切法，心不染着，是爲無念。用即遍一切處，亦不着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雜無染，來去自由，通過無礙，是爲無念。若百不思，百不想，閤眼瞑坐，常令念絕，即是法縛，乃邊見也。不名無念，不名般若，詎曰三昧邪？馬師曰：『前念中念後念，念念不相待，念念寂滅，喚作海印三昧。』是法也，不歷階梯，亦無頓漸，悟此即登佛地，一切不假他求。曰上根，曰中根，曰下根，曰三學，曰多學，曰萬行，曰一行，皆方便而言，就行人迷悟示踐履差齊耳。今茲權開四法，導彼初機。若曰悟門極塵沙罔罄開一法已雲多，固不計也。」

（一）隨體消

長慶叩百丈之室，曰：「願識佛性義。」丈曰：「大似騎牛覓牛。」慶曰，「識得後如何？」丈「如騎牛人歸家。」慶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禾稼。」慶從茲領旨，享受下半截風光，更不馳求。此隨體消之楷範，是法也，易滯在體，而難脫落。古德曰：「就體消停得力遲。」

（二）從緣入

香巖擊翠竹以明心，靈源見桃花而悟本，從緣也。古德曰：「從緣入者得力強。」蓋謂其直切契證，而遠離乎情緣意度也。

（三）依文字依先聖教言，如理而知，如實而行，或觀或止，以戒以誠，丕說詮乎已言，幽理彰於未著，句破《楞嚴》先型悟則，語閱玄沙竟徹，靈源曰：「依文字。」古德曰：「從文字得力者弱。」蓋幽雖漸著，理難徹忘矣。

（四）參話頭此法至易至簡，至高至玄，勝行中之特行，要法中之妙法也。以言乎義，空生莫贊；以言乎慧，身子莫詮；攝上中下三根，普過未現三際。行者何修，得聞此法？既聞此法，即得此法；既得此法，喻如金剛王劍，魔來斬魔，佛來斬佛，何堅而不摧邪？伊庵曰：「是法也，窮未來際而不渝。」知言哉！爰以六說，略盡其義。

1.話頭之緣起話頭者，黃檗揭於前，妙喜倡於後，比來宗門下客，言趣乎入處，莫不竟尚話頭。而古人一言一句，契機契理，息心忘心，發明大事之風，不必曰無，然亦漸寢也。原古人純篤，大事未明，如喪考妣，異域抉擇，殊方趨誠，心搖搖於勝義，情殷殷而神一。孟子曰：「是集義所生。」集義而生，非話頭即話頭。話頭之義實亦潛寓也。末法人情澆薄，集義既難，趨誠者少，而此法門遂應運而誕也。旨哉！旨哉！千古不渝，人百其口，詎能罄贊？

2．話頭之殊勝當人果能直下薦取，探堂過寢，固無論也。其或未然，寧離功用？且談功用者，不越止觀。是法也，止觀雙運，遮照互通。止則沉、掉皆破，觀則體用齊彰。懼顯而放，遮以詮實；慮隱而拘，照以明真。不沉不掉，無放無拘，入乎否邪？此觀音入德之門，諸菩薩入德之門，三世諸佛一切賢聖入德之門也，然則參法伊何，說如下支。

3．話頭之參法法本無法，無法亦法。今必依法，便摘古德參情數則，似之以新來學。黃檗運曰：「若是丈夫漢，看個公案。」僧問趙州：「狗子有佛性無。」州雲：「無。但二六時中，看個無字，晝參夜參，行住坐臥，著衣喫飯處，屙屎放尿處，心心相顧，猛著精彩，守個無字，日久月深，打成一片，忽然心花頓發，悟佛祖之機，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便會開得大口也。達摩西來，無風起浪；世尊拈花，一場敗闕。到這裏說什麼閻王老子，千聖尚不奈你何。」趙州詮曰：「汝但究理，坐看二三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大慧杲曰：「當人當以生死二字，貼在頭上。茶裏飯裏，靜處鬧處，念念孜孜，心知煩悶，迴避無門，求生不得，求死亦不得。到這個境界時，善惡路頭，相次絕也。切莫放過，正好把一個話頭直截看下，看時不用搏量，不得註解，不用分曉，不得向開口處承當，不用向舉起處作道理會，不得墮在空寂處，不用將心等悟，不得向師家說處領略，又不得掉在無事由裏，行時臥時，但切切提撕，提撕得熟，口議心思都不能及，方寸裏七上八下，如咬生鐵橛莫滋味時，千萬莫要退志，正是好消息到也。又把一個話頭，喜怒靜鬧處亦須提撕，第一不得用意待悟。若用意待悟，則謂我至今迷，執迷待悟，縱經塵劫亦不能悟。但舉話頭時，略抖擻精神，看是個什麼道理而已。又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無？」州雲：「無。」此一無字，便是破生死疑情的刀子也，這刀子把柄只在當人手中，教別人下手不得，須是自家下手方親，若捨得性命，方肯下手，反之亦須在疑不破處，捱將下去。倘驀然自肯捨命，一下便休，那時方信靜時便是鬧時的，鬧時便是靜時的，不着問人，自然不受邪師胡說亂道也。又日用二六時中，不得執生死佛道是有，不得撥生死佛道是無，但只看個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雲：「無」」如是參法，舍是無法。行人但行是法，無事不辦，即名勝行。上行、梵行，可忽乎？

4．話頭之歧路古德參話頭得入者，指不勝屈，而策意行心略不外右之理趣。果能把此一心不異，驀直而行，何堅不摧，發悟可立而侍也。然則話頭法門百益而無一害乎？曰：「否！」錢伊庵雲：「話頭之弊，歧途有二。」伊庵造詣固不足稱，然檢點斯處，亦有可取，寧曰以人而廢言乎？今說之以履行者。 錢伊庵曰：「參話頭之弊，厥有二岐。一說道理，二認光影。如參無夢無想公案，忽然自心謂雲：不過令斷妄想，亦別無奇特，又謂既無夢想何有主公？更以所參在無夢想處，而實悟不在此之類，各各遊思，種種妄想，落說道理邊收也，參情緊急，忽覺本心，如日當空，或如孤燈獨照，或密入無間，或大彌虛空，或金光閃爍，或闇然空寂，或大地平沉，或見佛菩薩像，以及一切殊勝非殊勝，種種皆光影邊收。非悟門，非本心也」 上之種種，無一而非透路，無一而非要門，總在當人明得透，信得及，把得住。一聞便信，一信便行，一行便深，一深便直趨，而入間達奧，方堪稱爲宗門種草。若徘徊歧路，相羊兩頭，癡雲甚矣！

5．話頭之檢擇檢擇話頭，以何爲尚？大慧杲多主單提「無」字，天奇瑞專以「誰」字示人，伊庵則以「無夢無想主人公畢竟在什麼處安身立命」，爲學人必參，此乃能於八識上大亞一刀云云。餘意不然，火器鐵器，均能殺賊，任一話頭皆可結秀。苟能激得學人疑情起者，便是殺賊利器，固不必拘有義路、無義路，或半有半無義路等。所謂欲尚無所尚，欲爲無所爲矣。比來叢林，總以唸佛是誰交令學人一味死參者，亦可笑也。

6．話頭之罷參問者曰：「參究話頭以何時已？」先生曰：「是話頭也，在未悟前爲方便般若，既悟後爲實相般若。未悟前參一話頭便是一話頭，有參時有不參時，有打成一片時，有走着而片段不成一片時，迄徹後一話頭該一切話頭，一切話頭爲一話頭，大地、山河、風雲、雷雨、四時八節、人我是非，一切三昧，一切修多羅，十方聖哲，四類含生，語的、默的、靜的、動的，何一而非話頭？學人多到此，參也是他，不參也是他，覓一星兒參與不參皆是戲論，皆是諍語，皆不可得，何時而已？落在何處？當人自檢，思之思之。」 曰戒、曰定、曰慧，支開爲三，理原不二。任何一學，皆可了徹本來，發明大事。未了徹前三學競秀，理有萬殊；既了徹已，一物也無，事非殊致。以戒言，能持即定，知持即慧；以定言，知定即慧，能定即戒；以慧言，能慧即戒，常慧即定。明其德曰智仁勇，即其體曰法報化，繩其用曰戒定慧。隨處立名，立名即真。既有真也，妄即虛形，非離真而有妄，實藉妄以詮真。真妄虛名，三學焉寄？非達天德者，其孰能遊？志公曰：「無智人前莫說，打汝色身星散。」大慧杲曰：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今昔永嘆，賢哲徒懷。

｛丁｝、警語

一言知返，千古尚有憲垂；一理契機，當下即明本體。載於史，炫於帙，不勝數也，爰摘古人明言、先哲偉論而次三學之後，再示入德之程。自不撿贅，遑曰說同，意者拋綸江上，或有金鱗破浪而來，非曰緣木求魚，平地撈蝦也。題曰「警語」。世尊升座，衆集。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黑氏梵志獻合歡梧桐花，佛召仙人放下著，梵志放下左手一株花。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花。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曰：「吾今兩手俱空，更教放下個什麼？」佛曰；「吾非教汝放舍其花，汝當放舍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舍卻，無可舍處，是汝放身命處。」梵志於言下悟無生忍。 調達謗佛，生身入地獄。佛命阿難往而問曰：「你在地獄中安否？」曰：「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問：「你在地獄中還求出否？」曰：「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曰：「佛是三界導師，豈有入地獄分？」調達曰：「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迎葉。」

阿難尊者問迦葉尊者曰：「師兄，世尊傳金縷袈裟外別傳何法？」迎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卻門前剎竿著。」真淨文居洞山時，僧問：「華嚴論雲：以無明住地煩惱爲一切諸佛不動智，一切衆生皆自有之，只爲智體無性無依，不能自了，會緣方了。且無明住地煩惱如何便成諸佛不動智？理極淵深，絕難曉達。」文曰：「此最分明，易可瞭解。」時有童子方掃地，呼之，回首，師指曰：「這便是不動智。」又問：「如何是佛性？」童子左右視，惘然而去。師曰：「這便是住地煩惱，若能了之，即今成佛。」

又古德曰：「衆生不能解脫者，情累爾。悟道易，明道難。」問：「如何得明道去？」師曰：「但脫情見，其道自明矣。夫明之爲言信矣，如禁蛇人信其咒力藥力，以蛇綰弄揣懷袖中無難，未知咒藥等力，怖駭易去。但諦見自心，情見便破。今千疑萬慮，不得用者，是未見自心者也。」

問：「真正修道人不見世間過，未審不見個什麼過？」汾陽昭曰：「雪埋夜月深三尺，陸地行舟萬里程。」曰：「和尚是何心行？」汾陽昭曰：「卻是你心行。」

志公事理不二頌雲：「心王自在悠然，法性本無十纏，一切無非佛事，何須攝念坐禪？妄想本來空寂，不用斷除攀緣，智在無心可得，自然無諍無喧。不識無爲大道，何時得證幽玄。佛與衆生一種，衆生即是世尊。凡夫妄生分別，無中執有迷奔，了達貪嗔空寂，何處不是真門。」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文殊曰：「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菩薩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又問維摩：「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文殊贊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真入不二法門。」

無厭足王入大寂定，乃敕有情無情皆順於王，若有一物不順於王，即入大寂定不得。

廣額屠兒於涅槃會上放下屠刀，立便成佛，自雲：「是賢劫千佛一數。」 警語醒言，罄竹難書。今但及此，嘗一臠而甘全鼎，所謂醫病不假驢馱藥者也，翠竹黃花何非般若？何非法身？仁者幸自檢耳。

｛戊｝、悟緣

學人貪程嗜異，未得飾得，百其人，百其病，詎知愈貪愈遠，愈嗜愈離，本無遠近，何有程貪？本自寂常，何有異炫？倘把一切遠、一切近、一切平常奇異、得未得等貶向他方，又不作貶向他方想，一派圓成，何用不臧？當人當下不趨已入，不炫已奇，無得而得，得無所得也，而謀不出此，意不洞此，慧不照此，於是乎證不及此，籠統頇依稀，說奇說常，說難說易，鬧如十字街頭，儼如山陰道上，相羊乎一德，趔趄乎兩岐。爰開此章，示彼未學，王須真王，嗜須實嗜。倘認王於紀信，嗜龍等葉公，不可也。錄先聖悟緣數則者，杜公子竊符，王孫矯命耳。

法閦上座久依五祖，未有所入。一日造室，祖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曰：「法閦即不然。」祖以手指曰：「住！住！法閦不然着麼生？」閦於是啓悟。金陵俞道婆市油餈爲業，常隨衆參問琅琊，琅琊以臨濟無位真人語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花落雲：「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大悟，以油餈投地。其夫曰：「汝顛邪？」婆掌其夫曰：「非汝境界。」往見琅琊，琊望之，知其造詣，問：「那個是無位真人？」婆應聲曰：「有一位無位真人，六臂三頭努力嗔，一擘華山路兩分，萬年流水不知春。」

雲門偃以己事未明，往參睦州。州才見便閉卻門，偃乃叩門。州曰：「誰？」偃曰：「某甲。」州曰：「作什麼？」偃曰：「己事未明，乞師指示。」州開門一見便閉卻。偃如是連三日叩門，至第三日，州開門，偃乃拶入，州便擒住曰：「道！道」 偃擬議，州便推出，曰：「秦時（車度）轢鑽。」遂掩門，損偃一足。偃從此悟人。

明州大梅初參大寂，問曰：「如何是佛？」寂曰：「即心是佛。」大梅聞已大悟。

靈默初謁馬祖，次謁石頭曰：「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石頭據座，默便行，頭隨即召曰：「闍黎！」默回首，頭曰：「從生至死，只是這個，回頭轉腦作麼？」默言下大悟，乃拗折拄杖而棲止焉。

大珠慧海初參馬祖，祖問：「從何處來？」珠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珠日：「來求佛法。」祖曰：「我這裏一物也無，求什麼佛法？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珠曰：「阿哪個是慧海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珠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

俱胝和尚參天龍，龍豎一指示之，俱胝大悟。

臨濟在黃檗會中行業純一。時睦州爲第一座，乃問濟曰：「上座在此多少時？」濟曰：「三年。」州曰：「曾參問否？」濟曰：「不曾參問，不知問個什麼？」州曰：「何不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濟便去問，聲未絕，檗便打。濟下來，州曰：「問話作麼生？」濟曰：「某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 州曰：「但更去問。」濟又問，檗又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濟白州曰：「早承激勸問法，屢蒙和尚賜棒，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州曰：「汝若去，須辭和尚了去。」濟禮拜退。州先到黃檗處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卻甚奇特。若來辭，方便接伊，以後爲一株大樹，覆蔭天下人去在。」

濟來日辭黃檗，檗曰：「不許他去，只往高安灘頭參大愚，必爲汝說法。」濟到大愚，愚曰：「甚處來？」濟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濟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爲汝得徹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濟於言下大悟，乃曰：「原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揪住曰：「這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卻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過什麼道理，速道！速道！」濟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幹我事。」濟辭大愚，卻回黃檗，檗見便問：「這漢來來去去有何了期？」濟曰：「只爲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檗問：「甚處去來？」濟曰：「昨蒙和尚慈旨，令參大愚去來。」檗曰：「大愚有何言句？」濟舉前話，檗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濟曰，「說什麼待來？即今便打。」隨後便掌，檗曰：「這瘋顛漢來這裏將捋虎鬚。」濟便喝，檗喚侍者曰，「引這瘋顛漢參堂去。」

高峯妙曰：「某甲十五出家，二十更衣，入淨慈，立三年死限學禪。初參斷橋和尚，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意分兩路，心不歸一，後見雪巖和尚，教看無字，又令每日上來一轉，如人行路，日日要見工程。因見說得有序，後竟不問做處，一入門便問：『誰與你拖這死屍來？』聲未絕，便打出。次後徑山歸堂，夢中忽憶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自此疑情頓發，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第六日隨衆閣上諷經，抬頭忽睹五祖演和尚真贊，末兩句雲：『百年三萬六千朝，反覆原來是這漢。』日前拖死屍句子驀然打破，直得魂飛膽喪，絕後再醒，何啻放下百二十斤擔子！其時正二十四歲，滿三年限。 「次後被問：『日間浩浩作得主麼？』答曰：『作得。』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答曰：『作得。』又問：『正睡着無夢時主人公在何處？』於此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和尚囑雲：『從今後不要你學佛學法，窮古窮今，只飢來喫飯，困來打眠，才眠覺來，抖擻精神，我這一覺主人公畢竟在什麼處安身立命，自誓拼一生做個癡呆漢，定要見這一着於明白。』經及五年，一日睡覺正疑此事，忽同宿道友推枕子落地作聲，驀然打破疑團，如在網羅中跳出。所有佛祖淆訛公案，古今差別因緣，無不了了，自此安邦定國，天下太平，一念無爲，十方坐斷。」 鐵山璦曰：「僧十三歲知有佛法，十八出家，二十二爲僧，先到石霜，記得祥庵主教時時觀見鼻頭白，遂得清淨。後有僧自雪巖來，寫得巖坐禪箴看，我做功夫卻不從這裏過，因到雪巖，依彼所說做功夫，單提無字，至第四夜通身漢流，十分清爽，繼得歸堂，不與人說話，專一坐禪。後見妙高峯教十二時中莫令有間，四更起來便摸索話頭，頓在面前，略覺困睡，便起身下地也。是話頭行時步步不離話頭，開單展鉢，拈匙放箸，隨衆等事，總不離話頭，日間夜間打成片段，未有不發明者。依峯開示做工夫，果得成片。三月二十日巖上堂雲：『兄弟家久在蒲團上瞌睡，須下地走一遭，冷水盥漱，洗開兩眼，再上蒲團，豎起 脊樑，壁立萬仍，單提話頭，如是用功七日，決定悟去，此是山僧四十年前已用之功。』某即依彼所說，便覺功夫異常，第二日兩眼欲閉而不能閉，第三日此己身如在虛空中行，第四日曾不知有世間事。其夜倚欄杆少立，泯然無知。檢點話頭，又不打失。轉身上蒲團，忽覺從頭至足如劈破髑髏相似，如萬丈井底被提在空中相似。

「此時無著歡喜處，舉似巖，巖雲：『未在。』更去做功夫。求得法語，未後雲：『紹隆佛祖向上事，腦後依然欠一捶。』 心下道：『如何又欠一捶？』不信此語、又似有疑，終不能決。每日堆堆坐禪，將及半載，一日因頭痛煎藥，遇覺赤鼻問：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話，記得被悟？知客問不能對，忽然打破這疑團。後到蒙山，山問參禪到什麼處是畢工處？遂不知，投山教再做定力功夫，洗盪塵習。每遇入室，下語只道欠在。一日哺時，坐至更盡，以定力挨拶，直造幽微。出定見山，說此境已，山問：『哪個是你本來面目？』正欲下語，山便閉門。自此功夫日有妙處。蓋以離巖太早，不曾做得細密功夫，幸遇本色宗匠乃得到此。原來功夫做得緊峭，則時時有悟入，步步有剝落。一日見壁上三祖《信心銘》雲：『歸根得旨，隨照失宗。』又剝了一層。山雲：『個事如剝珠相似，愈剝愈光，愈明愈淨，剝一剝，勝他幾生功夫也。』但下語猶只道欠在。一日定中忽觸着欠字，身心豁然，徹骨徹髓，如積雪卒然開霽，忍俊不禁，跳下地來，擒住山雲：『我欠少個什麼？』山打三掌，某禮三拜。山雲：『鐵山這一著子幾年幾日方了。』」

百丈參馬祖爲侍者，檀越每送齋飯來，師才揭開盤蓋，馬大師便拈起一片胡餅示衆雲：「是什麼？」每每如此，經三年。一日侍馬祖行次，見一羣野鴨飛過，祖曰：「是什麼？」師曰：「野鴨子。」祖曰：「什麼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把師鼻扭，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卻歸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曰：「汝憶父母邪？」師曰：「無。」曰：「被人罵邪？」師曰：「無。」曰：「哭作什麼？」師曰：「我鼻孔被大師扭得痛。」不徹同事曰：「有甚因緣不契？」師曰：「汝問取和尚去。」同事問大師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爲某甲說？」大師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他。」同事歸寮曰：「和尚道汝會也，教我自問汝。」師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爲甚卻笑？」師曰：「適來哭而今笑。」同事惘然。

次日馬祖升座，衆才集，師出，卷卻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爲甚便卷卻席。」師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頭痛。」祖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師作禮而退。師再參，侍立次，祖目視繩牀角拂子，師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取拂子豎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師掛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

水潦和尚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的意？」祖乃當胸踏倒，師大悟，起來拊掌大笑雲：「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上一時識得根源去。」乃作禮而退。師後告衆雲：自從一喫馬祖踏，直至如今笑不休。」

上之形形色色、若作實會，埋汝千尺，莫謂餘言不先；一作不實會，遠汝萬程，莫渭餘言有咎。若雲總不作如是會，許你百千億劫坐在黑山鬼窖，求出不得，求入不得，求住不得，求不住更不得。然則必如何乃得，學人在此心上心下，必自念雲：「先生若不裝模作樣，像那古人做宗師的樣子，故意要鈍置人。倘一口說出，我們當下即得哈哈。」果如是也，我得你不得。何也？縱饒三世諸佛、釋迦老子一時到來，儘量共力道此一句，亦道不出的，且不問汝諸人得與不得。

或曰：「他或道得出時如何？」

先生曰：「我便拜他三拜。」

或曰：「先生爲何如此大賭？」先生：「與其儉也寧奢。」

第四講　　或者問

或問曰：「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但有文言，皆無實義。趙州雲：『老僧此間即以本分事接人。若教隨伊根機，自有三乘十二分教。』在今先生如說云云，不但顯違趙州，而亦大背宗旨。」如是數問，先生不答，巍然據座，衆渴聞義，敬候朗音。

久之先生顧示諸子，彈指一聲曰：「會麼？」

進雲：「不會」

乃曰：「凡聖情盡，誰知凡聖？體露真常，體所露者何一非妄？即妄即體，真從何露？今既有真，何真非妄？文言非實，若無文言，即雲實邪？若然三乘十二不如死牛死狗，汝學佛乘縱極其至，死牛死狗也，何有於道？昧孰甚焉！又三乘十二若非本分，若非宗旨者，舍三乘十二即本分，即宗旨邪？如是彼說不通三乘十二者，不聞三乘十二者悉爲本分，悉爲宗旨也。是汝學佛乘爲冤，不亦謬乎？固不僅三乘十二也，曰山川，曰草木，曰鳥獸，曰昆蟲，曰星辰、雷電、風雨、晦明、人我、衆生等，何一而非本分？何一而非宗旨？故經曰：『剎說塵說，三世一切說。」

「又曰：『山川、草木、鳥獸悉皆唸佛念法念僧。』非本分，非宗旨，寧如是云云乎？至於溪深長，添杓柄，三界內，礙石頭，見水知源，睹星悟道，踢翻溺器，蹴破腳頭，緣風動以知還，聞雷聲而悟本，從朝至暮，亙古及今，無一時、無一事、無一法、無一物、無一人、無一言、無一理而不是本分，而不是宗旨也。彼以彼爲宗旨本分，此以此爲本分宗旨。彼若來此，此必毒打彼三十棒。曰趙州，趙州爲何信口開河，不畏人言如此，你賣胭脂我賣粉，買個豬頭大家啃。從此各做各的夢，各行各的路，清天白日一物也無，晴空萬裏不掛片絲，再莫騙人家男女了。」言已，復顧視諸子曰：「會麼？」進雲：「不會。」

先生曰：「咄哉！舍卻生鹽亭而覓死趙州，驢年會道去。」

進雲：「如示云云，彼一是也，此一是也，學人淺機何去何從。」

先生曰：「從此。」進雲：「何故從此？」

先生曰：「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

# 中庸勝唱

---維摩精舍叢書

口授 鹽亭袁煥仙先生

編撰 樂清南懷瑾、南充徐劍秋、內江伍所南

記義 華陽呂寒潭、西充楊介眉、潼南傅仲穆

記事 鹽亭範天篤、潼南田肇圃、鹽亭黃人俊

記言 廣漢楊光代、鹽亭王乃鶴、鹽亭鄧嶽高

校訛 峨山大坪寺釋通寬、峨山龍門洞釋演觀、奉新許建業、內江冷笑岑、內江曾鶴君

繕稿 隆昌饒盛華

第一編 總說分

第二編 正說分

一、統說中庸 第一章

二、讚美中庸 第二第三章

三、難行中庸 第四第五章

四、踐履中庸 第六七八九十章

五、一趣中庸 第十一章

六、遍行中庸 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章

七、保任中庸 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章

八、顯用中庸 第二十章

九、要中庸第 二十一至三十二章

十、結中庸第 三十三章

第三編 結說分

序曰：孔氏之學，該於六經。而子思獨傳《中庸》。漢儒稽文，程朱言理。皆欲探微言，抉大義，以承聖統。而至道靉[雲+費]，門戶各標，彼唱此非，莫衷一是。遂使後之學者，迷其徑趨，望洋興嘆，不亦大可哀乎！劍秋。懷瑾等比來潛心內籍，棲志心宗，遍叩叢席，得聞鹽亭袁先生煥仙出世維摩精舍，諸方重之。今夏都講，劍秋、懷瑾等數數參謁、叩以心要、先生皆笑而不語。久之乃曰："若平昔酷嗜何籍？"對曰："《中庸》。"曰："何謂中庸？"以不偏不易之義對。曰："偏而易非中庸邪？則聖人之道隘，而法有增減去取矣。"進曰："偏與易即中庸邪？"曰："聖人之道泛，法無去取，中庸之名虛立矣。"如是數問數答，茫然罔措。因與潼南傅仲穆、釋通寬諸君子共師先生。就精舍敷座列席，恭請講授《中庸》。諸子輪記，劍秋、懷瑾校稿。校已，陳先生閱正。意固在乎激策同儔。久之，遂成巨帙。斯帙也，妙葉圓通。義詮孔釋，闡幽揚隱，然諸佛之心燈，振瞶發聾，續吾儒之絕緒、誠劍秋、懷瑾等生平所未常聞，亦即孟荀而後僅有之說也。庸詎知二千餘歲已絕之薪傳，得續於今？曠代而下，求孔氏之知音如先生者幾人！幾人！乃請於先生之前曰："振宗風，正儒學，續衆生之慧命，軌萬有之一行，胥賴是篇，願以公世。"先生不答。儕輩攗摭鳩工，付之剞劂。

先生鹽亭龍顧井人，父品三，母氏譚。袁、譚皆邑之望族。以先生夙慧，課責綦嚴。年十三，即遣應童子試，名列前茅，老宿震之。三十服官，四十反政，銳志心宗。自反政迄今二十年，朝夕罔替，發明大事。蜀中尊宿潼南傅真吾、大竹蕭靜軒、巴縣朱叔癡、榮縣但懋辛諸先生等，成維摩精舍，恭延先生主法。劍秋、懷瑾共諸子得聞希有義諦，誠先生一音之轉，然亦諸大德共緣之會也。此帙有時以禪說《中庸》，有時以《中庸》說禪，有時《中庸》與禪共說，有時《中庸》與禪共不說。把百千萬億形形色色入一句中，於一句中演出百千萬億形形色色。塵塵剎剎，有有空空。不立一己，不趣他同，誠萬有之奇觀，百類之殊至也。若曰逃禪泥孔，泥孔逃禪，詎曰拘墟？聿雲眼瞎？門人南充徐劍秋，樂清南懷瑾敬序。

## 第一編 總說分

第一章 懸說

先生曰："勝義幽邃，離即總殊，曰孔、曰釋、日老、曰莊、耶、回。示範途有千差，原體理非二致。歸其徑於玄宰，溯其說於靈樞，極其理於相外，都非語言能詮、意識能緣。夫意識不能緣、語言不能詮，說者何說？聞者何聞邪？仲尼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固實詮真，詎曰吝法？且非攻異。若然，《詩》、《書》、《論》、《孟》、《禮》、《易》、《春秋》，非儒家者言邪？三藏十二非釋家者言邪？大小可蘭，新、舊約，乃至《道德》、《南華》、諸子百家，非耶、回、老、莊諸賢哲之言邪？春而仁，夏而榮，秋殺冬藏，彼四時者又無情之言也。有情、無情且費然而言，今曰無說，又曰無聞，無乃非歟？曰：'否！否！'惟無言也，所以成言之大。惟無聞也，所以全聽之絕。大言絕聽，弦外希音，固非探堂達寢者不足以及乎此矣。

"昔須菩提尊者巖中宴座，諸天雨花，讚歎者曰：'空中雨花。讚歎是何人？云何讚歎？"天曰：'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說般若者。'曰：'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云何讚歎？'天曰：'如是，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若。'莊子曰：'言而足，終日言則近道﹔言而不足，終日言則近物。'皆斯義也。明乎此，《詩》，《書》、《論》、《孟》、《禮》、《易》、《春秋》，三藏十二，乃至耶、回、老，莊、百家等，汗牛充棟，實無一字。惟無一字也，《詩》、《書）、《論》、《孟》、《禮》、《易》、《春秋》、三藏十二部，乃至耶、回、老，莊，百家，駕日月而常明，亙天地而同枯矣。

"非僅此也，凡百工技術、聲、光，電、化、山鳴谷響、鳥獸之啼，昆蟲之跡、嶽峙之靜、江流之動，若常若變，若是若非，若長若短，若色若無色，若人若我，若聖若凡，甯越斯義？所謂剎說塵說，三世一切，牆壁瓦礫等，永日通宵熾然而說也，不然，釋氏不雲不二，孟子詎曰堯舜與人同？漆園無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之論矣。知此勝義非語言能詮、意識能緣，或不詮不緣，即詮即緣。當人自知也。

"昔者臨濟玄於僧堂裏睡，其師黃檗入而見之。以拄杖打板頭一下，臨濟舉首見檗，卻又睡去。檗復擊板頭一下，而往上間。見首座坐禪，乃曰：'下間後生卻坐禪，汝在這裏妄想作麼？'座曰：'這老漢作什麼？'檗又打板頭一下出去。當時有個潙山老人把這一則事蹟舉問仰山曰：'只如黃檗意作麼生？'仰山曰：'兩彩一賽。'知此勝義，爲語言能詮、意識能緣，或不能詮、不能緣？亦自知矣。

"既知也。所謂孔，所謂釋，所謂耶、回、老、莊一切賢聖、一切勝義、一切三昧、一切修多羅、一切功德海、五明、六通，無不煥然等見，當體圓成，法爾具足，不假他求。此本經所謂達天德者，亦即《盂子》所謂大丈夫，《大學》所謂有斐君子，釋氏之文殊普賢大人境界、老莊謂之至人，叉曰玄宰，回教安立九天四聖之阿爾實庫西兩天至人，又曰真宰，耶穌謂之上帝，又曰主，皆一體而異名也。倘不於此一覷覷破，日向善知識前或古人故紙堆中尋章摘句，稱鄭稱揚，謂爲多聞，言稱開士，此無智人，睦州斥爲擔板漢，永嘉覺謂之癡狂外邊走也。勉之！檢之！"

先生說是語已，凝然冥坐，四衆惘然。有問者曰："凡聖既雲不二，一切本自圓成也。他固不問，如何學人不同孔釋、孔釋迥非學人？尚望哀而詳示。"

先生聞此語已，顧示大衆。良久謂曰："會麼？"進雲："不會。"先生曰："賴汝不會。不然，我一篇無疾而呻、無韻而哦的話言從何結局？"復曰："會麼？"進雲："不會。"

先生曰："萬裏涼風嘶逆馬，一天明月到故人。"下座。

第二章 略例

演唱、普說、小參、上堂、訓詁、拈提、論贊，種種安立名言，要不外顯用明體，立己破人也。演唱者，滔滔如洪波之激海﹔普說者，粒粒若圓器之傾珠﹔小參則隨緣而赴機﹔上堂乃樹範而風遠。言必該典，訓詁爲尚﹔義叩專工，拈提乃通﹔至於論贊，抑揚乘其褒貶，去取悉軌陽秋，今此之說，有難遍及。僅以左之三支，詮其義而通其餘。例固不僅三，故曰略也。

一釋字。此土以語言文字詮理及事，不通字義，斯晦也。開例之首，先及之。

二通義。義不通，行焉篤？篤行全事，激義居先。故次釋字曰通義。

三拈提。釋字之失，臻其至，則蔽物。通義之失，臻其至，則囿理，蔽物囿理，寧曰中庸，超方之立於焉尚也。爰立拈提。

《書》曰："湯執中，立賢無方。"《齊物論》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夫殤子，而彭祖爲夭。"雲門曰"顧鑑咦"，首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之數者，超方之似也，明此而後，出主人奴，把頭作尾，無德不通，有感斯應。終日囿於理而遠乎理，蔽於物而外乎物。不守一家之言，不倚他人之戶。不立自己之場，不落聖賢之臼。不任運而閒閒，不役形而慼慼，不捨雅而居俗，不遠俗而鳴高。不立異以非同，不趨同而舍異。或時用字作義，或時用義作字。或時字義兩用，或時字義兩不用。以之而說《中庸》，則中庸法如是﹔以之而說凡聖，則凡夫聖人法如是﹔以之而說百工、伎藝、曰兵、曰農、曰商、曰教、曰財等等法，而此等等一切法無不如是也。此超方之的旨，拈提此旨以示人，古人謂之"評唱"。又曰"拈題"。今演《中庸》，例固尚乎此矣。日詞麗、曰文藻、曰典、曰雅、曰高、曰幽，一切勝名，都非所尚，必曰然諸聖之心燈，續衆生之慧命﹔揭宇宙之至理，軌萬有之行。責固肩夫貌躬，義詎讓於當仁？此心此志，山嶽可移，之死靡他矣。若曰斯言也，似離經﹔斯義也，實叛道，乃至佞佛逃禪，騖外盲內，一切遊詞，誹語、謗論、邪言，都非所計！

第三章 詮《中庸》之勝義次第，拈東西學者之失

淺嘗西學之人，每病東土之說。曰："事失後先，語每顛倒，條理不綱，雜糅不治。"且引《孟子》七篇、《論語》二十章而難曰："任何一事，可先可後。任何一則，可入可離。又語無回互，理失溝通。所謂破立皆不合乎邏輯者也。"救者曰："否！否！"是固拘墟而囿隅，盲者之言也。置無論，以餘詮《中庸》十章言，首章顯體用之極則，明相行之上起，而總說中庸。立現隱顯微等說，以詮其所不能詮。蓋無相中而立相，無言中而立言也，依此體用相行之假名，激信願行，證之至嘆。故二、三兩章依之而讚美中庸，因贊而願，因願而行，因行而知難也。故四、五兩章又以難行顯夫中庸。蓋行人馳求向外，背本逐未，出入生死，長夢不醒，且終日在中庸道中而不自知有此一段大事。

先覺憫之，師友激之，於焉乃泛歸舟，適彼樂土，瞻望靡及，始知其難。在未掉回舟前，固瞢瞢然忽而易之也。七十子之徒，終身役此而不能息。故子貢問於仲尼曰："願聞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息。"子貢曰："然則終無息乎？"仲尼曰："有。視其壙聿也，墳如也，則知所以息矣。"子貢曰："大哉！君子息焉，小人伏焉。"難爲如何？又雪峯九上投子，三到洞山﹔長慶坐破幾多個蒲團﹔釋迦舍卻頭目腦髓，其難又爲如何？耶穌謂其徒彼得曰："汝當三次不識主。"耶穌歿，彼得果三反乃洞了此義。了此義已，即請身殉。先聖後聖，前知末學，見道因緣雖有千差，於此生難，實無一異。今曰"先後失次，條理不綱，雜糅不治"，盲乎非邪？

既難行也，詎不行哉？六，七、八、九、十諸章，乃拈古準今，曰舜、曰回、曰由，皆以難行能行而履乎中庸。既履已，回思疇昔，逆數多生，遍觀諸有，皆以不履中庸，流浪生死，輪迴六趣，出奴入主，枉受苦樂，虛縈是非。今也如實了知，曰人、曰我、曰物、曰非物，由來不動一念，不啓一行，都在中庸道中矣。無一時之或逾，無一事之或愆。只以馳求心、人我心、是非心、一切處、非一切處如是等心，障而難入，自不肯趨。於焉悲喜交激，喜如是難能之法，而我幸能得履於中庸也﹔悲如是平遍之法，而人與我無始馳求不能履乎中庸也。於焉乃生二障：

一自許 行人屆此徹見人我不二，物我不二，法我不二，一切圓成，不假他有，遂生滿想。自雲已足，詎知此正孔氏之謂"入德"，宗下謂之"知有"。雲門曰："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者也。"（按：雲門偃上堂雲："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語。不見一色,始是半提。須知有全提時節"云云。宗師語句，本無實法。寧有是處？曰權、曰實、曰體、曰用、曰全提、曰半舉，無論形形色色，有有空空，都以誘掖行人入德，獎勸當機履乎中庸。若曰實法，不但損人而亦埋己也）釋家者言謂爲解脫深坑，又云般若酒醉人難救。宗門下客謂之淨裸裸處，二乘聖人悉住於此。洞山曰："恰似入京朝聖主，只到潼關即便休。"子思哀之。十一章引孔子之言曰："吾弗能已矣"，以策之，俾極於中庸至道，若曰良驥，自必見鞭影而興馳矣。

二競異 行人屆此無上支之過患，必自忖曰："本自圓成，不假他有。何百千三昧、一切功德海之於當人或具或不具、或具而不透、或透而不周邪？"於是妄計優劣，橫較短長，朋從爾思，繁興爾疑。曰修性、曰修命、曰龍虎、曰坎離、曰汞、曰鉛、曰玄、曰丹、曰採補、曰藥石，乃至符錄、咒祓、解幻、巫蠱等莫不由此竟異一念而生。既生也，害於外，則黃巾、白蓮禍社會國家、貽及後世而罪不可贖也﹔害於內，則窮劫而不得擇乎中庸，流浪生死，沉淪六道，頭出頭沒，而苦不能出也。詎知初生之虎，體雖具有虎形，而用尚不能畏犬，況曰吞牛，及形而壯也，百獸猶懾其威，寧曰服豕？仰山曰："三明六通，是聖末邊事。但達本識心，不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不得。"又以潙山語信之曰："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也。"子思憫之，引孔子之言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以折之，俾住於中庸至道。若曰開士，自必見歸車而思反也。

故十一章以索隱行怪、半途而廢等說以折之、策之而一趣乎中庸。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四章曰君子素位而行，曰道不遠人，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等，乃扇示行者，如君子也，聖人也，夫婦之愚也，一一平常而遍行中庸矣，因難行能行而踐履，而一趣，而遍行也。曰"條理不綱，先後失次，雜糅不治"，又盲乎非邪？

十六、十六、十八、十九四章，行人既一趣而遍行也，必令其長養善保之。四章者，首曰鬼神之爲德，以"不可度、不可射、不可聽、不可遺"而形遍行之殊致，所謂空有無、齊物我者也。曰舜其大孝，曰無憂者文王，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皆保任之至，洞上《寶鏡三昧》曰："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孝之至，乃保任之至。保任之至，而用、而大用、而妙用於焉繁興。此四章者，又以順、以孝而保任乎中庸者也，故二十章舉哀公問政以顯中庸之全體大用，明聖道之無所不該。

夫爲天下國家也，修身也，勸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如是等用，溯其源，稽其行，寧在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外邪？一切神通、一切三昧、一切功德海悉在乎斯矣。行人證此，具效必顯。故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既明且強也，以此圖功。何功不奏？以此京物，何物不臧？未聞田園不治，已業不修，終日兀坐，逞符咒、燒鉛汞，爲經邦國大天下也。亦未聞舍治家國、平天下、利人物爲繁興大用也。不然，妖人也，詎中庸至道邪？續衆生之慧命，然諸聖之心燈，揭宇宙之至理，軌萬有之一行，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此章以文言爲承上啓下，以組織言爲中樞，以義言爲的軌，以超方言顯萬化之窮通，篤一行之常異，固以用而顯乎中庸者。所謂："芍藥花開菩薩面，棕櫚葉現夜叉頭"。孟子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矣。

二十一章乃至三十二章，立誠顯明，即明詮理，因理即事，橫通直達，述古要今，窮理盡性。立規度，法天時，所謂窮四時之態，拈萬有之殊。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以要《中庸》三十三章，七引《詩》言，六稱君子，而以無聲無臭歸結在未說未立以前，是未說前了無一物，一張白紙。既說後了無一物，一張白紙。正說時絲忽跡相不留，纖微事理不寓，了無一物，仍是一張白紙。首尾互通，中如裂帛。霽如雨過天晴，皎如雲開月白。以結中庸，而精而密，有心皆通。行人證此，即中庸也，記曰："鶴飛千尺雪，龍起一潭冰。"懋矣哉！夫《中庸》者，果有起有結邪？蓋就其文與方便而言也。今表之：

一、統說中庸 第一章

二、讚美中庸 第二第三章

三、難行中庸 第四第五章

四、踐履中庸 第六七八九十章

五、一趣中庸 第十一章

六、遍行中庸 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章

七、保任中庸 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章

八、顯用中庸 第二十章

九、要中庸第 二十一至三十二章

十、結中庸第 三十三章

總上之說，必武斷曰："任何一章，可先可後﹔任何一則，可入可離。"且曰："破立皆不合乎邏輯。"得乎？此固拘墟而囿隅，盲者之言也。於是往反數詰。

先生笑而謂曰："如說，古哲所謂一付棺材，兩個死漢也。惑哉！惑哉！記曰：'智不囿物，賢不拘方。'邏輯者，論理學之別名也。軔於西方希臘哲人時代，當我土周之中葉，原文邏輯，意蓋指爲合理之思想與語言矣。明季李之藻譯爲'名理探'，清季嚴幾道譯爲'名學'，有稅務司者，又譯爲'辯學'。'論理學'，日本之譯也。今曰'邏輯'，音譯也。如佛經'般若'譯智能，而義不能盡，仍存'般若'之名也。極其大，究其小，融其中，不外語言、思想之合理化。我此勝義，非語言能詮、意識能緣，縱合其轍，不爲益﹔反其軌，詎曰害？如明暗之於太空，明者自明，暗者自暗，於空何有？

"必曰合邏輯，未軔此名此義前，實無邏輯，必曰不合邏輯，既軔既立此名此義後，實需實宜有此一學。不然，邏輯之名，寧輪至今？就立此學之場而言，宇宙之大，科哲凡聖等學之宏，欲研討之，無不適用此學。就破此學之場而言，宇宙之大，科哲凡聖等學之宏，無一可適用此學。何也？諸名無常，皆是假立。非真非實，非至矣。

"然則至實至真至至，伊何？曰'中庸'矣。中庸之義，不可以語言詮、意識緣，在前懸說章已罄。中庸之名，姑待後文釋名章而演。今以約而言，方便而談。中者，體也﹔庸者，用也。遍凡聖、罄空有之學，即事即理，不越體用。體者，顯用之理﹔用者，明體之物。無體不顯用，無用不明體也。即無理不成物，無物不顯理也。西方之學，多由用而歸體，故拘於物﹔東土之言，多明體而及用，故囿於理。拘物之弊，每泥條理。所謂'死在句下'者也。囿理之病，失在渙雜。所謂'遠乎環中'者也。然此亦法爾如是也。彼由用而反體，舍此物之理，此物之理謂條理井然也，則勝行何起？此由體而起用，舍此理之物，此理之物，即渙雜不拘也，則蹄筌何忘？故曰西門東門，皆可入城。又曰鐵器火器，都能殺賊。城也者，喻中庸之大道也。賊也者，權執西執東之妄計也。東門之人謂西門之人曰：'必東門入而後及城。'亦猶西門之人謂東門人曰：'必西門入而後達城。'其惑一也。持鐵器者遇賊時必曰：'火器殺賊爲利。'於是舍鐵器而別覓火器，而賊鮆。亦猶持火器者遇賊時必曰：'鐵器殺賊爲是。'於是舍火器而別覓鐵器，而賊鮆。其惑亦一也。詎知'到頭霜夜月，依舊落前溪'邪？

"惜哉！惜哉！孔氏的旨，中庸大義，孟荀而後己失薪傳。治漢學者曰今文學派，曰古文學派，要皆借他人門面爲自己裝璜，著書等身，更不過品行端潔而已，至品行之不端潔者，更可悲也。治宋學者，自雲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在漢學家，猶依據古人故意釋經證古，今則終日兀坐，且譽靜坐者爲真好學。然則不兀坐者即非真好學邪？礙如此！又曰'春來不折枝。折枝有傷天地好生之德。'迂如此！畢生把一個'私慾淨盡，天理流行'的話言律己身，驗學人，又淺薄如此！苦哉！苦哉！孔子之學、中庸之道，竟被他漢、宋兩派學者和會雜糅，於是乎亡全喪真，不但覓無靈魂，而筋肉皮骨都不可得也。

"聖人之學，若在字義或事理，十五入學，七十從心，白費工夫矣。聖人之學，若在終日兀坐，春不折枝等，少正卯不必誅，乃至師項橐琴師，襄官、萇弘，禮老聃，遊說於盜蹠，自衛返魯，述禮正樂等，及湯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背義失道矣。可乎？可乎？私慾淨盡，天理流行，亦一期方便之言、半途之說，登堂達寢者，固不如斯。何也？二法矣。法既二，豈《中庸》雲'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之義乎？詎知天理即人慾，人慾即天理，舍天理別無人慾，舍人欲亦別無天理也。天理人慾，實不二，然又非一。果一也，聖人即凡夫，凡夫即聖人。吾儕學聖人者，是以聖人而學聖人，頭上安頭也。果二也，聖人終是聖人，凡夫終是凡夫，吾儕學聖者，明知其不至而欲至，是嗜甘者知芩連爲苦而大嚼也。惑哉！惑哉！昔臨濟玄雲：'淮知吾正法眼藏，竟向這瞎驢邊滅卻。'然歟？非歟？亦可笑也！（按：臨濟此語，非罰非賞。今借作罰，實一期行言之便。讀者若認作實罰實賞，不但不會臨濟此語，而亦冤誣古人，自投塗炭也。）

"仲尼之道欲絕而未絕，漢宋兩派學者傅會比擬而道遂絕。老莊之道將亡而未亡，丹道符?兩派學者立奇鳴異而道遂亡。然則吾土黑暗矣。曰：否！否！有釋氏之學起於晉宋，心燈西照，吾學東明。不然，孔子何以謂之聖？孟子何以權名賢？吾儕且不得而知也，況微言大義，聖學薪傳乎？昧者不報飲水之源，翻仇惠我之好，曰佞佛、曰逃禪亦可醜也！甚有竊議餘說爲糅雜五宗，不守一德者，亦昧甚矣！夫聖人之學，不但不守一家，即人即我，亦當擯而不守。孔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曰人無我、法無我，老曰吾之大患，爲吾有身，莊曰今者吾喪我。此也，又不但雜糅五宗也。物並育，道並行，孔子之言﹔不齊之齊，莊生之化﹔自他不二，釋迦之說。詎知世無孤獨而不朋從之理事乎？純一材不成屋，純一人不成家，純一事不成國。如只柱無餘，屋不成﹔只男無女，家不成﹔純一財而無兵農等，國必不成。此如是也，況演唱聖人大義、中庸的旨乎？今曰不守一德而雜糅，古德曰兩個駝子相逢，說世上而今無直人也。可嗤！可咄！

"役物之弊用。（即由用而未明體者），極其至，則殘殺攻伐。囿理之愆（即明體而未起用者），極其至，則柔情不振。此世界之所以日尋兵革，禍不旋踵也。役物多強，囿理每弱。若強則總強，理無戰伐﹔弱則總弱，義鮮鬥爭。此學術好尚之不同，強弱於焉而有異。無怪乎日尋兇暴而不息也。倘不因而救渡，則此全球二十餘萬萬人數，不數百年無遺種，則管領宰割此世界者不爲禽即爲獸。彼且坐視吾人之肥瘠，待而窺我也，可不儆乎？語曰：'險處豈常忘顧鑑，縱行平地索提防。'餘與若敢不勖？曰西、曰東、曰條理不綱、曰雜糅不治、曰無回互溝通、事失先後、語每顛倒等等一切，浮言剩語矣！"下座。

第四章 中庸釋名

"中"，《說文》和也。從口 。上下通，陟弓切。"庸"，《說文》用也。從用從庚。庚，更事也。餘封切。

朱子申程子之義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今注曰："中，離二邊，絕三際，懸立之假名也﹔庸，微二邊，即三際，虛言之權號也。"

必曰通上下，然則左右，前後、四隅及中不能通邪？果爾，聖人之道有礙有盡，其得謂之中乎？庸，用也。然則不用時即不得謂之庸乎？果爾，則用與不用，截然畫爲兩橛。《中庸》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謬矣。又上對下言，下因上有，無上則無下，無下亦無上。今此曰上，若到今此之上以視乎上，則上在今此之上，而昔所謂今此之上者實居下也。釋下亦然。若曰揭一以概餘，拈一以通萬，摘一以遠冗，則又指途不精，行人惑於去取，非所以張聖範而循循善誘於學子莘莘矣。

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然則偏與易即非中庸邪？"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夫道有正必有邪，理有定必有不定。偏與易而非中與庸，則中庸之道不遍，聖人之義狹。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定逾矩矣。道有邪正，理有定動，《中庸》之言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謬矣。其得謂之通義乎？

無邊不顯中，邊以中立，中因邊有。是無邊而中亦不立，無中而邊亦不有也。了此乃謂之全邊全中。三際者，過去、未來、現在也。然亦假名。過去已去，未來未來，才說未來又已過去。現在亦不住也。不住不得言有。過未亦然。雖不得言有而實有，此過未現之假名，故又非無也。雖非無，而眼不得而見，耳不得而聞，此不見聞中之極則。故曰："離。"論曰："其入也離。"百丈曰："離此用，即此用。"無以名之，假名曰中、曰體。

雖非有，而眼實得而見，耳實得而聞。此得見得聞，庸之極則。故曰"微"。論曰："其出也微。"百丈曰："即此用，離此用。"無以稱之，權稱曰庸、曰用。

體用相乘而理事成，即陰陽合而化育成也，無體不成用，無用不顯體。中與庸非二，然又不一。行人知此，不但《中庸》十章義盡，孔孟畢世之言、老莊罄有之說、釋氏三藏、回、耶、百家之旨，一時畢盡，而無絲毫遺異矣。旨哉！旨哉！慎勿自啓狐疑，妄計得失。倘無如是等過，一覷即破。子路之拱，曾子之唯，當下現成。大慧杲所謂"忽地一下"也。行人果得忽地一下實時證入中庸，而與堯、舜、禹、湯、周公、孔子、顏、曾、思、孟等把手同行。以釋家言，則三世諸佛悉在斯也。詎曰"茅山訪道，千里決玄"邪？不可失，不可忽。勖之！勖之！

曰解脫、曰般若、曰法身、曰真如、曰菩提、曰涅盤，曰無上正等正覺，釋迦之言﹔曰自然、曰玄宰、曰螭珠、曰靈樞、曰天君，老莊之說﹔曰真 、曰上帝、曰主，耶、回之語。孔曰明德、曰仁、曰中庸、曰心、曰性等，皆此一事而立多名。馬師"曰"非離真而有處，立處即真也"。然真亦因假而有。若無假，真亦不立。千古立則，聖人成化，皆黃葉止啼，都無實義。若泥實義，非聖人之言也。故曰"戲把枯桐收作樂，權將黃葉指爲金"。知此，上之釋字、通義等，通亦得，不通亦得，通不通總得。不然，饒汝把堯、舜、禹、湯、孔、佛、耶、回玄言妙義，蘊在腦中，總是不快漆桶。何也？蓋不知"夜來一派多情月，依舊煙籠十里堤"也。

先生說是語已，顧視大衆，以手擊案一下，瓦屋皆有聲。久之乃曰："會麼？"衆無語。先生復曰："此章釋名如是！如是！"

## 第二編 正說分

第一章 統說《中庸》

第一節 總論

"梁太子昭明者，開《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爲三十二分，識者悲之，謂妄割先聖偉範宏言，身陷地獄，名譏大雅。今先生割裂經義，開此十章，明知故犯邪？抑別有紹承而啓未來邪？胡不遠咎，自毀如此？"

先生曰："餘早晚入地獄也。"問者大惑。曰："會麼？進雲："不會。"

先生曰："昔趙州諗雲：'我不入地獄，阿誰教化汝？'比來與若說玄說妙說短說長，義已違乎勝諦，形固囚於情牢。昭明死入地獄，餘今生困愁城。非僅餘也，先聖後聖，無不共縈此苦。蓋至高、至妙、難行、難信之法，初欲演之，非語言能詮、意識能緣。繼欲緘口而衆生長劫沉淪，愛河莫度，大徑不遊。故仲尼興'餘欲無言'之嘆。至若釋迦掩室摩竭，淨名緘口毗耶，《楞嚴》曰'真非真恐泥，我常不開演'，皆此義也。然則終不說乎？此固不可。於焉開方便，示權宜，橫說豎說，以說說，以不說說。右之左之，前這之後之，上下之，總以獎策，或誘掖行人履乎中庸而已。既履也，是法可，非法亦可，開此經爲十章、三十三章可，千章或一字一章、不立一章均無不可。不然，饒汝鞭笞三藏，馳騁五車，癡狂外邊走也。何有於當人邪？今以十章說《中庸》，此而曰統，義固尚乎斯也。"

第二節 經文

{朱注|第一章}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一、釋字

天 《說文》"顛也。至高無上。從一大。他前切。"朱注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今注曰"軔始而上之謂天。"

命 《說文》"使也。從口從令。眉病切。"朱注曰"命化令也"。今注曰"不能違趙之謂命。"

之 《說文》"出也。象屾過屮枝莖益大，有所之，一者地也。止而切。"朱注無釋。今注曰"出蕩十方而無礙之謂之。"

謂 《說文》"報也。從言胃聲。於貴切。"朱注無正釋。今注曰"尚其所指而語人之謂謂。"

性 《說文》"人之陽氣，性善者也。從心生聲。息正切。"朱注曰"性即理也。"今注曰"空有無之謂性。"

顯 《說文》"頭明飾也。從頁顯聲，呼典切。"朱注曰"明，顯也。"今注曰"無處不見曰顯。"

微 《說文》"隱行也。從（微左部）（微右部）聲。無非切。"朱注曰"微，細事也。"今注曰"無處能見曰微。"

慎 《說文》"謹也。從心，真聲。時刃切。"朱注曰"戒懼而謹也。"今注曰"勿忽而不苟曰慎。"

獨 《說文》"犬相得而鬥也。從犬蜀聲。羊爲羣，犬爲獨也。徒谷切。"注曰"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今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曰獨。"

致 《說文》"送詣也。從[故-古]從至。陟利切。"朱注曰"致，推而極之也。"今注曰"至也，言至於此而證入中庸也。"

二、通義

"天"，軔始而上之謂天。釋氏緣生之說曰："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無因生緣生。"此說統萬有，偕諸義。取以釋此甚偕。何也？蓋有此緣而軔始，上者天也，下者地也，中者人也。權此土而立之假名也。"而"，者，謂此土立名，並同化、非同化、人物也。不然，色界、諸天、天人謂上，無色界爲天，己色界、下欲界不名曰天，豈通義乎？故曰軔始而上之謂天。故此"而"字爲不可忽。"命"，不能違越之謂命。如軔始爲晴，無論自他，不得名陰。軔始而陰，無論自他，不得名晴。故曰"不能違"。又不得謂晴後即陰，陰後即晴。且正晴時無陰，正陰時無晴也。故曰："不能越"。有軔始而上曰天。天，上也，顛也。此上此顛，即現示此晴此陰最初一現者。此一現也，在無知之現示者，不能違越，非晴非陰，亦猶領受彼現示者，不能違越非晴非陰也。故曰不能違越。成此不違不越，權稱曰命。

"之"出蕩十方而無礙曰之。謂軔始而上而命則此之也。出蕩十方而無礙，入則纖毫而不留，使無此之，則彼晴彼陰從何而命而顯邪？臨濟玄曰："東湧則西沒，南涌則北沒，中湧則邊沒，邊湧則中沒。"故曰出蕩十方而無礙曰之。

"謂"，尚其所指之謂謂。蓋自尚其所欲言而及他也。

"性"，非語言能詮、意識能緣。今曰空有無之謂性，蓋方便而言也。《說文》"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朱注"性即理也"，兩義皆悖。必曰人之陽氣性善，然則人之陰氣性惡，非性歟？必曰性即理，然則非理非性歟？是此性狹而不遍也，詎知陰陽相乘而化育成，善惡相乘而社會成？故無一事理而不備善惡，即無一事理而不該陰陽。合陰陽善惡，則無所謂事理也。執一事理而曰全，衆盲摸象，詎達者之言乎？然則合陰陽善惡，曰理曰事即性乎？曰非。舍陰陽善惡曰事，曰理即性乎？曰：非。然則必如何而曰性？古哲於斯各封己說，必欲詮真，寧逾踰親證？若然，親證當依何陟？

孟子曰"性善"，荀子曰"性惡"，告子，孟子之徒也，反其師說曰"性無善無不善"。等斯說也，皆遠宗乎孔子者也，考《論語》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矣。"夫子貢者，親炙於聖門，且不可得而聞，餘也孰得而聞？又，既不可得而聞，然則此不可得而聞者，爲已聞？爲未聞？若曰已聞，雲胡不聞？若曰未聞，知此不可得而聞者爲已聞爲未聞亦可懷也。又，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檢《論語》之記問孝、問政、問禮、問爲邦，皆有問乃答。今則不叩而鳴，自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何邪？詎知希有之法不說不可，欲說無從。雖顏、曾之徒尚不能興一問，況遊、夏乎？今茲去聖已遙，行人內失自修之勤，外無師友之勖，困妙義於字裏行間，昧勝行於人慾天理，曰得中庸的旨，孔孟薪傳，真緣木求魚，癡人說夢，自欺欺人矣！詎不惑哉！詎不惑哉！

昔餘以此義叩一老宿。宿曰："此理至明。人性與人性相近，與狗性相遠。狗性與狗性相近，與人性相遠。近者，親也﹔遠者，疏也。"餘曰："止！止！且不問習，人與人性相近也，商臣弒父，五公子爭立，乃至夫婦、朋友互相攻賊者，何邪？與狗性相遠也，人見狗必致狗死，狗見人必致人死。斯世界者，不盡人必盡狗。云何狗有飼養於人，人不必盡殺其狗者，何邪？"宿大窘。曰："若言伊何？"餘曰："此理至明，實無當人摹擬處。若穿鑿太玄，傅會過異，則去道愈遠，滯而難通矣。夫遠近乃相對而立，無近不表遠，無遠不立近也，相乃連介之說，片面不言相。性者，習之體﹔習者，性之用。無體不表習，無習不見體也。性當體即是，對習而言，故曰近﹔習對境乃有，於性而言，故曰遠。"宿聞語未卒，色然而喜，起而語曰："旨哉！旨哉！希有之論也。得自何書？傳自何人？"餘曰："非因師得，不以書通。每日但虔參一個話頭，敬念千聲佛號而已。"宿聞語已，凝神久之。乃怫然曰："我已投孔子，不再佞釋迦" 。餘曰："若不爾者，許先生窮劫不識孔子。何也？不會性相近、習相遠矣。"

清之季，華陽謝先生者，以傅大士偈聞餘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牯牛。人走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杜順大士偈曰"益州牛喫草，嘉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餘聞大詫，立斥其僻且咎具愚，引孔子"攻乎異端"，"不語怪力亂神" 等說折之謝故笑而不言，三臺張先生夢餘者，聞之讓曰："聞忠言而逆。豈開士之行乎？"乃授餘以《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餘三十服官，四十反政。既反政己，暮究朝參。民二十七年夏，張先生夢餘棄世，固已二十年也。忽於成都春熙路遇謝先生，謝神形清逸，怡然自偉。餘喜而握其手曰："比來如何？"謝曰："潛心淨宗。"餘曰："若然唸佛，進程現爲如何？"謝曰："餘正念時無念，無念時卻念。"餘曰："果爾，得唸佛三昧也。"謝曰："不敢。"

又二年，復遇於成都之春熙路，相邀品茗。餘固知其未至也，復申問如前，謝答亦如前。餘曰："若然，還往生否？"謝曰："當然往生。"餘怫然而怒，且詰曰："無念已得法身，而念法身已起用。無念而念，念而無念，法身即起用，起用即法身。當人當下，即顯淨土。且能接引衆生來生汝土也。今曰往，往何處？又曰生，生何土？襄者足下曾以傅大士、杜順大士法身頌示餘，今云云無念而念，是已得法身。既得法身，此頌當明。即請足下爲餘通說彼二頌者意果何在？"謝大沮。

餘曰："若此不會，今爲足下尋個註腳。唐之中葉，有尊宿者曾於此偈注云：'太行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矢天。剎竿顛上煎錘子，三個胡孫夜簸錢'，其義云何？"謝聞已，窘如前。餘又曰："若此不會，再與足下尋一註腳。曹山寂讀此頌已，曰：'我意不欲如是道'，門弟子請別作之。其詞曰：'渠本不是我，我本不是渠。渠無我即死，我無渠即餘。渠如我是佛，我如渠即驢。不食空王俸，何假雁傳書。我說橫身唱，君看背上毛。乍如謠白雪，猶恐是巴歌'。其義復爲如何？"謝又窘如前。餘曰："不但足下會他不得，縱饒把這一切玄言妙語會得透頂透底，還是法身邊事，猶未透得法身向上事。"謝曰："然則法身向上事爲何？"餘曰："餘言輕，不足信汝。今再以古德言章開若之惑。北宋之末，有一尊宿曰張無盡者，見皓布[衣+昆]舉大士此頌。皓亦曰：'斯頌也，只頌得法身邊事，而法身向上事則頌不得也。'無盡曰：'請師頌。"皓遂應聲而頌曰：'昨夜雨滂亨，打倒葡萄棚。知事普請，行者人力，拄的拄，撐的撐，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當人果於上之一切葛藤了得清清澈澈，而不作了與不了想，庶幾無念而念，念而無念。不然，自欺欺人也。"

謝聞語已，窘不自勝，憤不自勝，而喜不自勝。實時禮而詰曰："然則比如何而可？"餘曰："毋躁！毋躁！足下既唸佛也，仍然把一句佛號，朝斯夕斯、行時坐時直下念去，一朝唸到無可念處，取不得，捨不得，忽然轉身摸着自己鼻孔，或此方報盡生彼方淨土，花開見佛，悟無生已。然後洞徹今說，滴滴轉珠字，字字吐玉，與三世諸佛一口同音。一切聖賢無二無別，實又一句也用不着，而一字也未說也。"謝聞說已，歡喜踊躍，色然贊曰："希有哉！此論也，開我未聞。"

法身者，性也。某老宿不信而難入，謝先生信而入也。未至斯二先生者，皆今人也。至於古人，二祖斷臂，雲門損腳，佛燈封衾，性之難注如此！今曰空有無之謂性，義安在？義安在？權語也。

一切有情、無情、曰事、曰理，未軔始前固不可狀、不可名、不可評也。不可狀、不可名、不可評，不得言有。如上晴陰喻，未軔始前不可言晴、或新晴、久晴、晴善、晴不善等。陰喻同。故曰非有。有情、無情、曰事、曰理，既軔始後實可狀、實可名、實可評也。實可狀、實可名。實可評，不得言無。如上晴陰喻，軔始後不可言現晴、現陰、無晴、無陰。立名與評例同上說，故曰非無。正有時非實有。若實有，有即不壞。晴則總晴，陰則總陰。今不爾者，故曰正有時非實有，因無故有。古德所謂"言有時纖毫不立"也。正無時非實無。若實無者，無即不有。若有則不名無。若然，無則總無，而世無若晴若陰之狀，況名與評邪？故曰正無時非實無，因有故無。先哲所謂"言無時遍界不藏"也。

總上之說，法爾如幻。安立權名曰空，有無之謂性。行人如實了知，如實證知，釋曰見性，老曰自然、耶曰識主，回曰真宰，孔曰中庸矣。證實相，了生死，得大涅盤，上趣乎三藐三菩提也。此實語者，如語者，不妄語異語者。行人苟不自疑，當下即入，不依他得，不從師授，不因己靈，一切圓成也。曰修性，曰修命，曰坎離，龍虎，三還九轉，犀然而妖異自見矣。不然，斯脫網而無日，泛歸舟以何年？昔永嘉覺慮行人不能決擇，絲路無從也，乃大聲疾呼曰"證實相，無人法，剎那消卻阿鼻業。若將妄語誑衆生，願遭撥舌塵沙劫"，千載下猶耳提面命也。吾人倘不甘暴棄，必自思自反，自怒自譴而涕滿襟，而泣滂沱矣。曰親證者，必依此而陟，詎他異哉？

次以五釋統說全章經文。

（一）釋天命之謂性至謂教

廣言天即性，命即性，之即性，謂即性，一切世間、非世間、遍空有、窮三際，何一而非性？必曰天命之謂性，此一性字而曰性，不可矣。若此一性字乃曰性，餘不得曰性，性礙也，狹也，豈中庸博厚、高遠、攸久、生物不測之義乎？以約言，不但此一性字也無，而無亦無。不然，下文曰隱、曰微，義當何釋？有一滴可睹，一粒可數者，其得謂之隱與微乎？夫廣與約，固非性，然亦非離廣與約而別有也。蓋有非是有，因無而有。無非是無，因有而無。故曰空有無之謂性。性即道，非離性而別有道也，率字與上文之字義。又循也，謂循此性而出即道也。整理此道以示，令其擇乎中庸。孔曰入德，釋曰見性，修道之謂教也。聖人立言，明顯如此，寧有盲者說常、說異、說坎、說離，如是妄計邪？

（二）釋道也者至不聞

慮行人向外馳求，舍心別覓，計外有也。開其說曰"道也者，不可須爽離。可離，非道"以救之。既不馳求向外，或執無言、無說、無聲、無臭，而潛念無爲計內無也，乃申其義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以啓之。行人如無如是等過，聖人之言從何而立？中庸之名寧居此世？果於此一覷覷破也，所謂入德、所謂見性、所謂允執厥中、所謂曾子之唯、子路之拱，一 時瓦解冰消。昧者執何者爲勝法劣法，何者爲道，何者爲教邪？

（三）釋莫見乎隱至獨也

不住內外，而慮其任運閒閒，執一切不計爲自然、爲解脫、爲樂天也。乃指的途，示彼顯徑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無處不見曰顯，無處能見曰微，若然，顯微現隱，一派圓成。何事而非事？何事而是事？任運固閒閒，不任運詎不閒閒邪？君子慎獨，獨也者，非屋漏自勖、暗室自律，凝神靜坐、百需仰人如三家村中土地也。果爾，福必折盡，自救不了，矧曰以道自教教人邪？獨者何？靈光獨耀、迥脫根塵矣。若曰篤恭暗室，無慚屋漏，此小知細行未脫拘繫，安知大象所遊，大智所詣，有超然於言相之外者邪？該中庸之大義，續諸聖之心燈，必俟君子。

（四）釋喜怒哀樂之未發至達道也

行者淪空有、囿顯微、泥內外、執一而不得乎中，或居中而忘於一也，當下專拈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何等親切！何等現成！又慮執喜怒未發爲中，發爲不中、中節爲和、不中節爲不和而失圓也，復以體用明之，令行者無時、無事、無地皆能證乎中庸。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本者，中也、體也﹔和者，庸也、用也、達道也。體用之義如上釋。

（五）釋致中至育焉

天地位，萬物育，中之至亦和之至也。耀全章之統旨，立萬世之極規，行人即此乃證中庸，宗門下客曰"大事了畢"矣。不然，統謂不至。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位，萬物育，乃法爾圓成，非他與，非師授，非求得，非江湖下士所謂取坎填離、乾坤大轉、陰陽大交、煉精化氣、煉氣化種、煉神還虛及修性、修命之一切光影、一切空有。一切玄妙等境界也。此法爾圓成者，中亦育，和亦育、不中不和亦無不育﹔中亦位，和亦位，不中不和亦無不位。臻此，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距也，華嚴之"理無礙。事無礙、理事無礙、事事無礙"者也。然此一路，不趨己入，非假方便，亦無漸頓，不因師授，不以己求，寧有趨而不入者乎？苟不臻此，葛藤極多。古德雲"枯木巖前歧路多，非上上根人不至。"何也？彼上上根者，不嘗一裔臠而自足，不護己短而輕人，誠求師友，虔修勝行，不底於成勢必不已。上上根者，亦非別有他長也。

第三節 拈提

宋侍郎張九成者，號無垢居士，未第時，慕楊文公、呂微仲之學。謁寶印明，叩入道之要。明曰："此事惟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 復舉柏樹子話令時時提撕。一夕如廁（先生曰："古人用功何等精進！如廁猶勤，餘可知也。"）正提柏樹子話，聞蛙聲，釋然契入。述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驚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腳痛有玄沙。"旋謁大慧杲於徑山，與馮濟川輩議及格物。大慧杲曰："公祇知格物，不知物格。"（先生曰："晴天霹靂，見縫插針。"）張茫然。大慧杲大笑。張曰："師能開諭否？"杲曰："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閬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掣其首。時閬守在陝西，首忽落。"張聞舉，頓領微旨。題其軒曰："子韶格物，曇晦物格。欲識一貫，兩個五百。"（先生曰："若要識真學孔者麼？只這是。你看他出格人物何等氣慨！不拘一墟，不瞞己，不瞞人，必要澈頭澈尾，打穿後壁。"）

又以臨濟四料揀叩曰："此甚議論？"大慧杲曰："公之見解，只要入佛，不可入魔，安得不從料揀中去邪？"遂舉克符問臨濟至人、境兩俱奪，不覺欣然。杲曰："餘則不然。"張曰："師意如何？"師曰"打破蔡州城，殺卻吳元濟。"張於言下得大自在，嘗曰："某了末後大事實在徑山老人處。"（先生曰"這回不是夢，真個到廬山。"又曰："是誰說的？"）其甥於憲音侍張次，張令拜徑山杲。憲曰："素不拜僧。"張令扣以法要。憲遂舉《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以問。杲曰："凡人既不知本命元神下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打頭一着不鑿破？"憲曰："吾師能鑿否？"大慧杲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言已，張顧憲曰："於拜何辭？"

先生曰："三身具，釋氏之學，天地之道盡也。孔、老、耶、回、百家之學亦盡矣。瞎漢！瞎漢！孔子何曾要汝取坎填離、作一切大背聖道、驚奇欺俗等說，曰修性、曰修命、陰陽大轉。神存黃庭、氣還虛府邪？大慧杲亦何曾教汝取坎填離、修性命爲得法化報邪？此不明，害必巨，所謂因地不真，果遭迂曲。今皓首窮研畢生不至者，囿乎此也。可嘆！可嘆！張無垢，儒老也，潛心內籍，必臻於至，此之謂善學儒。大慧杲，釋者也。於儒家者言，精透如彼，此之謂善學釋。豈陋者畫地自封、同舟較胡越、一室論長短邪？故曰'大象不遊於兔徑，大智不拘於小節'。"

第二章 讚美中庸

第一節 總論

朱子謂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孔子之言以終此章{天命章}之意，義失偕，何也？十章外餘章者，非引孔子之言歟？子曰"無憂"，子曰"舜其大孝"等，何邪？必曰非釋此章之意，然此餘章者，何不列於他經如《論語》等，而必歸此篇，又何邪？此固例也。至"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等，義雖近是。然亦爲初機者說也。若曰升乎堂寢，益滋其病。何也？外誘之私，與本然之善相對爲二，非本經"其爲物不二"義也。

又去外誘之私是增，充內有之善是減。不增何去？不減何充？有增有減，豈本經"不動而信，不言而成"之義乎？況曰反求諸身而自得，即有自得，必非無得。既非無得，必是有得。若是有得，豈無爲義乎？故餘是其說爲接導初機之是，非是其所是也。初機者不是此德胡入？已入者苟是此業何至？朱子一代碩儒，語失圓透，義遠精工若此，蓋其所治，乃言前薦得，句下精通，非徹證乎中庸者歟！風穴沿曰："設使言前薦得，猶爲滯殼迷封。縱饒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故餘不惜口業而揭如上說。甚矣，立言之難，不亦甚乎？此諸聖在未說前而欲緘口也。餘以十章說是經，首立統說，次言讚美，蓋因立此之統，故有繼統之贊，詎得已乎？黃葉枯桐，原無實義。然則贊何贊？美何美？久之，先生以手示一圓相曰："古德雲：'不可毀，不可贊，體若虛空無涯岸。大千沙界海中漚，六道四生如夢幻。'"

第二節 經文

{朱注第二章}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朱注第三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一、釋字

反 《說文》："覆也。從又(廠之簡體字)。反形。府遠切。"今注曰"逆對方之事理曰反。"

時 《說文》："四時也。從日寺聲。市之切。"今注曰"表過、未、現之假程曰時。"

忌 《說文》："憎惡也。從心己聲。渠記切。"今注曰"外愧於行曰忌。"

憚 《說文》："忌難也。從心單聲。一曰難也。徒案切。"今注曰"內愧於心曰憚。"

至 《說文》："鳥飛從高下至地也。從一。一猶地也。象形。不上去而至下來也。脂利切。"今注曰"極十方而無往曰至。"

二、通義

仲尼子曰者，子，孔子，仲尼其字。曰子思重其說而證其人以信示乎他也。無徵則不信，不信則民弗從。民也者，用於政，人民也趣乎中庸，行人也。人民不信，政必失﹔行人不信，述此中庸者無的而放矢，豈子思之意乎？故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孔子至人也，猶曰"憲章文武"。釋曰世尊，皆重其說而定於一尊，以信示來茲矣。不然，於自爲不重，於人爲輕法，皆過也。後釋同後，故不釋。

有君子中庸，有小人中庸。君子必反小人中庸，小人必反君子中庸。故曰逆對方之謂反。無論事理，法爾然也。此君子者，非曰在位如詩"彼君子兮"等，謂徹證乎中庸者，君子也。既徹證也，雖無位，亦君子。反之，在位亦小人。

春仁、夏榮、秋殺、冬藏，四時之代謝，君子中庸也。故曰"聖人者，與四時合其序，天地合其仁." 曰仁、曰榮，而曰中庸﹔曰殺、曰藏則反是。曰殺、曰藏而曰中庸，曰仁、曰榮又反是，豈君子行四時之化，履中庸之道哉？君子內無所蘊，外無所誘，當仁而仁，當殺而殺，宜榮則榮宜藏則藏，而此宜此當，絲忽不居，故曰"時中"又曰"無中"。蓋就其用言曰時，即其體說曰無。無實時，時即無。有時用無實時，有時用時即無，有時時無兩用，有時無兩不用。此君子之勝行，中庸之至德矣。

小人反是。曰仁、曰榮放而逸，檢於心、鑑於行，罔知忌憚，其至宋襄公、陳仲子之儔也。曰殺、曰藏肆而恣，天變不畏、人言不恤。其弊商臣、盜蹠之流也。故曰"無忌憚"。無忌憚者，謂行人未徹證乎中庸也。若曰已證，忌憚中庸，不忌憚亦中庸，忌憚不忌憚無一而非中庸。故曰"中庸其至矣。"惟其至，行人望而難即，習不能起。故曰"民鮮能久"，詎知是法無閒，無閒者。久之至德也。此"鮮能"，非君子能能，小人不能。蓋君於無能可能，故曰："鮮"。小人有能不能，故曰"鮮"，"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義固尚乎斯。若曰中庸之至德，而人而民鮮能者，抑亦久也。豈通義哉！陋甚矣！

第三節 拈提

大耳三藏到京，雲得他心通，帝命忠國師驗之。師曰："汝得他心通邪？"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卻去西川看競渡。"良久再問，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卻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良久，復問曰："汝道老僧只今在什麼處？"藏罔測。（先生曰："實見實見，即見即見，真見真見。"）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藏無對。舉已。（先生曰："只如大耳三藏，是不會無對，會了無對，若在此下得一語，許你親說《中庸》，親聽《中庸》。"）又僧問趙州曰："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什麼處？"州雲："在三藏鼻孔上。"僧後問玄沙雲："既在鼻孔上，爲什麼不見？"沙雲："只爲大近。"又白雲端雲："國師若在三藏鼻頭上，有甚難見？殊不知國師在三藏眼睛上。"（先生曰："當人倘於這幾則話言上下得一轉語，親親切切，不蔓不枝，許你親說《中庸》，親聽《中庸》。"）衆復無對。（先生曰："今天說的呀"）

又昔者僧問嵩山峻曰："如何是修善行人？"峻曰："擔枷帶鎖。"曰："如何是作惡行人？"峻曰："修禪入定。"曰："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峻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僧良久，峻曰："會麼？"曰："不會"，峻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噁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其僧大悟於言下。後破竈墮聞舉，贊曰："此子會盡諸法無生。"

先生曰："試問諸法無生，從何處會？且不說盡。既無處會，贊來，贊來，若雲贊他不得，大法無靈﹔如雲贊得，龜毛千尺。然則畢竟如何？"

先生以目顧視大衆，良久乃曰："流水不會懷昨日，桃花依舊到春時。"下座。

第三章 難行中庸

第一節 總論

千里基於步始，萬行肇自機先。上之二章，由統而贊。行人雖未稅駕，然揚鞭之概固已潛於念初也。師友激之，環境襲之，於焉決擇，乃裹餱糧而古道絕行人，芳草斜陽，馬蹄每亂素絲，歧路達者猶迷。在未啓行前，放蕩西東，回車不轡，固忽而易之也。乃者進不可，退不可，不進不退、上下左右均不可。望前途之茫茫，眇己躬之孑孑。徘徊去取，遂生四難。

一、發心之難，

二。尚友之難，

三、依師之難，

四、不自瞞難。

一、發心之難，厥有三支：始難、識難、一難也。

（一）始難

行人無始馳求向外，背本逐末，熟徑難忘，欲回車別覓新途，改趨如攬逆舟，不苟安而閒閒、心紛而懸懸者，百不一睹也。今日策其心於坦道，軌其行於中庸，即此迴心而爲極難。何也？望渺渺而驚遠，神愴愴以懾危。故曰始難。

（二）識難

既迴心已，寧有千里無波之逝水？亦無一行不阻之坦途。前境稍違，自心不牧。不希奇異，便困平常，希奇異則陰陽、丹道，越理悖行，萬流競射，一德無歸。極其弊，黃巾、白蓮、蠱祓、巫覡也。困平常，則囿心一隅，所謂"坐在黑山鬼窖"者也。既罹斯咎，百藥難辛。此之二過，乃行人忽而失照，遂爾百異千奇，古德曰"一翳在目，空花亂飛。"故曰識難。

（三）一難

無上二支之過，一行斯尚，萬派不羈，此爲至難。《書》曰"鹹有一德"，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趙州問台山路，婆子曰："驀直去"，一行之楷則也。故世無不篤行之君子，亦無不二三其德之小人。篤行者，一行也。故曰一難。

有上三支如是之難，曰發心之難。

二、尚友之難，亦有三支：知難、交難，篤難也。

（一）知難

無友則我行斯獨，有過無攻也。子夏之賢，猶咎獨居﹔夏禹大聖，尚拜昌言。倘使雪峯而不取證於巖頭，慧南而不切激於文悅，寧有最後一段風流韻事乎？友于當人，重於丘嶽矣，然人海茫茫，誰標達哲？縱慾友直，吾其誰從？故曰知難也。

（二）交難

既知也，人不我與，或與也而交道不終。遺金割席，見棄高明。交難也。

（三）篤難

仲尼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文者，彰內心之之德也。有此內心之德，乃沛外有之文。既有外有之文，斯感輔仁之友。不然，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而囿我於邪行，安我於亂德矣。唐之黃檗者，行乞洛京。有一嫗出荊扉，間顧而語曰："太無厭生。"檗曰："汝猶未施，責我無厭，何邪？"嫗笑而掩扉。檗大異，進而與語，多所發藥。臨去，嫗復語之曰："可速往南昌，見馬大師去。"又，丹霞天然者，初業儒，將入長安應舉。有禪者曰："仁者何往？"丹霞曰："長安選官去。"禪者曰："選官何如選佛？"丹霞曰："選佛當往何所？"禪者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速往。"黃檗、丹霞，果於是行了徹大事。之二者，以文會友之顯例也。倘黃檗、丹霞無內蘊之德，失外彰之文，彼一婦人、彼一禪者，非有杯酒之接，一日之雅也，寧有如是之激勉邪？不然，天下人皆激而之南昌也。豈理事哉？經曰"篤躬而天下平"，篤躬者，篤內蘊之德彰外有之文也。若然，天下猶平，況交友乎？詎知行人日酖習染，昧而不覺，移山猶易，篤躬至難。故曰篤難。

有上三支如是之難，曰交友之難。

三、依師之難，亦有三：一值明師難，二啓自信難，三會合時難。

（一）值明師難

我眼本正，因師故邪。今古同慨也。學人本無欣異趨奇，純然一幅淨紙，而師家無實證，一一相似而言，糅雜而談。問東則對東，問西則對西，爲據實之談﹔問東則以西對，問西則以東對，爲超方之說。狐媚學人，親瞞自己，末法時代，親證者少，和會者多。一犬吠虛，千猱哇實，所謂"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天下翕然從風，衆盲藐焉歸化，雖有獨立特行之聖哲，憫衆生愚癡，以張慧魔外，恣逞而然犀，亦不可能。何也？君不見乎達摩仰毒、師子斷頭乎？故曰值明師難。擇師具眼，古哲多途。今略以左之二事決擇之。

１．品行高潔、戒律精嚴者﹔

２．不以法縛人、理陷人、無得無授者。

（二）啓自信難

既值明師，昧於決擇，疑而不信，或信而不專。圓悟懃猶舍五祖演而之金山，黃龍南因石霜圓乃登南嶽，故密乘事師，示有儀軌，蓋啓自信而信人，信人即所以自信也。

（三）會合時難

知明師也，地分南北，事互窮通，趨庭不易，負笈維艱，所以牛頭切思四祖，黃檗謁錯馬師。故曰會合時難。統此三支，曰依師之難。

四、不自瞞難，亦有三，"一被己瞞﹔二被他瞞﹔三總不被一切瞞瞞。

（一）被己瞞者

行人自曰一切法盡空有，窮三際，總不外此一心。此心者，我也。若無此心，則一切種種從何而立？既有此立，非我何立？我立有我，我當不壞。今不爾者，修命之說灼焉而熾，則濫觴乎陰陽、丹道、解幻、蠱巫，故曰被己瞞。

（二）被他瞞者

知心非有，心非有者，然實有有。今既有有，有實因他而有。於是乎煉神還虛之說熾也。故曰被他瞞。

（三）總不被一切瞞瞞者

己無上之如是等過，認空有一切皆空，執以爲是，曰不受一切瞞。於是放蕩形外，莫馭環中，置國家於不顧，棄父兄而如遺。身陷險過浪不知非，故曰總不被一切瞞。

總以上三支爲不自瞞難。

行人果於上之數者，窮研而精討，則立此難行中庸爲有意、爲無意、爲何意，不剖而析也。

第二節 經文

{朱注第四章}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朱注第五章}"道其不行矣夫！"

一、釋字

行 《說文》： "人之步趨也，從ㄔ從 （行右部）。戶庚切。"今注曰"反止曰行"。

明 《說文》："照也。從月從["四"字內加"ㄇ"]。武兵切。"["四"字內加"ㄇ]者，窗牖麗廔闓。明，象形，古文明從日。"今注曰"破暗曰明"。

二、通義

道，中庸之至道。當人一切事理、非一切事理明而適，行而適，無過不及也。不行則天地閉、賢明隱﹔不明則天地晦、賢明遁。賢明者，所以開明天地、式範萬流也。反止曰行。今曰不行，則反行即止。破暗曰明。今曰不明，則破明即暗。若然，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夫婦婦、上上下下，鹹失其適。詎中庸之道邪？記曰"天下昏昏，黯然失鈞"，責固肩乎賢明也。而智、而愚、而賢、不肖，不曰過，即曰不及。愚者固愚而不及，非知﹔賢者又越而過之，亦愚，不肖者，固不及而非賢，彼賢而過之者，亦不肖也。一十五雙，寧有軒輊？夫過、不及而失馭乎中庸，無過、不及即趣乎中庸也。至簡至易，寧逾於斯？曰行、曰難，無乃冤乎？既趣入也，過亦中庸，不及亦中庸，不過不及、亦過亦及皆中庸。賢亦中庸，愚亦中庸，不肖與智無不中庸。以之京於國則大，齊於家則治，用於民則親，律於己則逸，柔遠人、懷諸候、來百工，無一事而不宜，無一行而不邁。所謂繁興大用，孔於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也。下文之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如是已舉、未舉，一切必得等，不假他求，一時具足，而當人昧不肯趨，習不欲趨，奮不能趨，以至易而形至難擱如是勝行，而不知趨，枉陷沉淪，虛榮生死，真自飲自食而不知其味也。故曰難行。

人固無不飲且食者，既飲且食也，叩以味，非不知，然其所以爲味者，則昏昏而罔言也。一時不中則失和，一時不和則非中。不中不和，乖戾斯激。人固無一日不履乎中庸也，既履也，叩其道，非不知，然其所以爲道者，則昧昧而忘言也。此至簡至易，而行者蹀躞難趣。故子思引孔子之言曰"道其不行矣乎"，啓難行之永嘆，興未學之躋齊。故曰難行。必曰遊乎通徑，義固在乎當仁。

第三節 拈提

問曰："此中庸者，千聖之心燈，不思而得，無爲而成，當體即是，不假修治，無乃過易歟？"

先生曰："唯，唯，過易！過易！"

或詰曰："古德千里趨誠，殊方決擇。有周克殷，《洪範》 猶惜傳於箕子﹔永嘉入道，妙諦尚趣證乎盧公。況十五志學，七十從心，警枕封衾，銘心斷臂者，更 無論也。無乃過難歟?"

先生曰："唯，唯，過難！過難！"

詰者又曰："曾子之唯，了在一貫﹔於路之拱，聞於時哉。一唯即得，一拱斯通。此亦何得？既無所得，斯亦何難？又武王受命，經稱曰：'末'﹔寶掌聞玄，年已逾耋。彼二至人，尤難如此！實已非易。故曰有緣者得，無心者通。無乃非難非易歟？"

先生曰："唯，唯，非難非易。"

如是數問數答，總如前式。海衆罔知所寄，默然無語。先生亦肅然在座。久之，乃朗吟曰："鷓鴣啼了又鳴鶊，先到黃鸝四五聲。畢竟惜春情未已，強扶筇杖爲他行。"吟已，問曰："會麼？"衆雲："不會。"先生曰："從古及今，不知誰人能會？"復曰："此章權名難行，蓋由統而贊，既贊思行，因行知難，行人當然過程。然師家亦感誨人之匪易也。曰君子、曰小人、曰賢智、曰愚不肖，一切病一切非病，徹底剖陳，通體揭出，而病源賊藪要不外過、不及也。若曰過量人，一聞便悟，一舉斯通。借搖扇於江外，假活語於樓中。抑亦鈍根阿師，況取語口頭，聞玄紙上邪？唐之中葉，有龐公蘊者，庵中獨坐。驀地雲：'難，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婆接聲雲﹕'易，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其女靈照復曰：'也不難，也不易，飢來喫飯困來睡。'彼一家者唱和如此。迄宋，有妙喜老人者，圓悟勤入室之驕子也，而於此三則話言，下了一個註腳雲：'此三人同行不同步，同得不同失。若以心意識博量卜度，非獨不見三人落着處，十二時中亦自昧卻本地風光，不見本來面目，未免被難易不難易牽挽，不得自在。欲得自在，將此三人道的作一句看。妙喜已是拖泥帶水下注腳也。'云云，汝等諸人若雲將此三人道的作一句看，或作道理會，或作無義路解，不但孤負三人，並且埋沒妙喜，又自把己置向鑊湯烈火中也。然則畢竟如何？"久之，顧視大衆曰："千聖不知何處去，倚天長劍逼人寒。"下座。

第四章 踐履中庸

第一節 總論

迢迢前路，踽踽行人。回車既轡，險阻斯興，叱馭悲途，今古同慨也。不行則歸思莫償，即行而道阻難通。此三世賢哲又以難行能行而踐履於中庸也。故次難行而曰踐履。行人屆此許曰入德。倘默默計玄妙之理，津津執賢聖之言，不曰入德，聿雲造業。業有二途，曰黑曰白，白喻善，黑喻惡，此又造黑業者也。或曰此謂惡業可乎？曰可。蓋謂其滯理沈玄，塞卻悟門，窮劫而不得證乎中庸，以善因而遭惡果也，寧曰踐履乎中庸？寧曰入德？儒曰入德者，約宗下而言初機也。初機於此，略有三病：

一、決擇力薄，

二、安住力薄，

三、精進力薄。

一、決擇力薄。 行人流而忘返，今返知難，知難犯難，犯難無難。程子曰："用力之久，一旦豁然。"既豁然已，乃曰入德。然此入也，實有多途。釋曰八萬四千法門，門門可入。今約而言，安立爲三：

（一）就體

"三月不違仁"，"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莫由也己"，如是等等，就體而消。悉曰就體，楷範極多，茲涉其略。古德曰："就體消停得力遲。"蓋謂其滯體而難脫落，不能別行一路也。

（二）從緣

山樑雌雉子曰："時哉！時哉！"子路拱之。又靈源見桃花而悟本，香巖擊翠竹以明心，從緣也。古德曰："從緣得力者強。"蓋謂其直切契證而遠乎情緣意度也。

（三）文字

依先聖教言，如理而知，如實而行。或觀或止，以戒以誠，丕說詮乎已言，幽理彰於未着，曰從文字。古德雲："從文字得力者弱。"蓋幽雖顯著，理難澈忘矣。

約開三支，豁然則一，然一豁然而登極地，千古其難，大都半途而滯。經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也。臨濟三玄、曹洞五位、潙仰圓相、雲門顧鑑咦等，紛然而興、要皆鍛鍊學人透頂透底而到末後。不然，三藏十二部。孔、老諸經、耶、回、百家之說，從何安立？皆廢詞也。悟既囿乎淺深，見固別於近遠。遠而卑近，近又難遠。如是交攻，離婁失覓於驪珠，盲人任馳乎瞎馬。故曰決擇力薄。

二、安住力弱。行人無上支之過也，徹見人 我不二、物我不二、法我不二，而落在無事甲裏，習不能拔，或任性奔馳，中行不趨，黃龍慧南曾於若輩憫而下一大拶曰："何不無事令有事，有事令無事"，所謂淨佛國土，成就衆生。又此言安住者，不以有住而住，不以無住而住，應如是住，而學人昧不能住，故曰安住力薄。

三、精進力薄。無上二支之過也，取不得，捨不得，用力不得，不用力復不得，顏淵曰："既竭吾才，又竭我力。"行人企此，每況任運，詎知纔有所重便有所輕，輕重交攻，去道愈遠。古哲警之曰"有佛處不可住，無佛處即走過"。又船子誠誡夾山會曰："汝後當藏身處莫蹤跡，莫蹤跡處莫藏身。"諮爾多士曰："誰躋此？"故曰精進力薄。

總上三支，初機之通病，末法之共難。若曰掇明珠於髮髻，度金針於繡師，寧舍乎是？寧忽乎是？

第二節 經文

{朱注第六章}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朱注第七章} 子曰："人皆曰子知，驅而納諸舌罟護、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闢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朱注第八章}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朱注第九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朱注第十章}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一、釋字

邇 《說文》："近也。兒氏切。"

納 《說文》： 絲溼納納也。奴荅切。"按："納古作內。"《說文》："內，入也。從門。自外而入也。"

擇 《說文》："柬選也。丈伯切。"

強 通"疆"。《說文》："弓有力也。巨良切。"今注曰"勝進貌，遠乎弱也。"

而 朱注曰："而，汝也。"

革 《說文》："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象，古核切。"朱注曰"革，甲冑之屬。"

矯 《說文》："揉箭箝也。居天切。"朱注曰"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

二、通義

（一）舜其大智全章

至德盛業，當下完成，實非他異，亦非自庸。行人每昧昧外求﹔不然，慼慼而內計也，以故轉覓轉遠，轉計轉非。子思憫之，舉孔子之稱舜曰云雲。邇言恐泥，察之則遠患﹔幽理難通，問之則達全，即踐履中庸也。兩端者，善惡、是非等也。執善惡、是非以用於人，善者善之，不以遠於我而惡其善﹔惡者惡之，不以遠於我而善其惡，即踐履中庸也。人情惡直喜諛，隱其惡而揚其善，使惡者內懲，善者外勖，亦踐履中庸也。斯義也，人人能知，人人能行，而人人知而不行。舜固知而行者矣，孔子贊之曰"大智"，智固如斯也，豈有他哉？必曰燒丹汞、修性命、書符競異而曰踐履、曰用中、曰勝業、大德惑矣。又知者，慧也。大知者，大慧也。通此釋之，三藐三菩提，孔子之中庸也。其易踐、易履如此！而昧者不履。即履也，不至。惜哉！惜哉！然此踐履，此亦有二：一君子之中庸，二小人之中庸。君子之中庸者，執兩用中，隱惡揚善，好問察邇，終日踐之履之。影來鏡裏，風過長空，一絲朕兆不留，半忽跡相無着，所謂超乎事理也。小人之中庸者，亦執兩用中，隱惡揚善，好問察邇，終日踐之履之，而終日踐、終日履，所謂囿乎事理也。君子、小人之踐履中庸也，名一而跡異。然跡雖異而踐履實又不二。

（二）人皆曰予知全章

上知不知。今曰"餘知"，餘必不知。何也？驅我而納於罟擭、陷阱中，我莫之避，知歟？決擇乎中庸，我不能期月守，知歟？然則必如何而可？上以舜例，如上"大知"云云，下以回明，如下"一善"云云，即遠乎罟擭、陷阱也。夫大知者，大慧也。一善者，勝行也。大知不知，勝行無行。凡聖非居，善惡寍系？凡聖、善惡且不居，系在罟護擭如觀火，居陷阱若遊園也。不然，雖以天下榮、四海奉，而形囚利域。志困名場，盡善不善，皆罟擭陷阱也。大慧、一善者，中庸之一體而異名耳。是履乎中庸，罟擭、陷阱即天堂﹔不履乎中庸，而天堂即罟擭、陷阱矣。

（三）回之爲人也全章

聞一知十，人中龍象，入德班頭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拳拳"者，奉持義，弗失則久而能守義。久而能守，本經不息則久義。程子曰："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古德所謂"生路轉熟，熟路轉生，自然契證矣。"行人十百而無一契，病正反此。

（四）天下國家可均全章

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誠難能也。果一策心，夷、齊棄國，之推自焚，成仁取義，於是乎在。此中庸者，即之不可，離之更乖。趣志莫策，識心豈緣？故曰中庸不可能。然亦有二義：一，小人之中庸，未入德者也，去取皆違，無一能是，故曰不可能﹔二，君子之中庸，已入德者也，去取皆中，無一不是。既無不是，何一非庸？果爾，可能且無，況不可能邪？故曰不可能。若曰是中庸者不可能，或必可能，或可能不能、不能可能等，理則滯於二邊，事固惑於三際。豈孔子之心燈、子思之薪授乎？

（五）子路問強全章

"強"，勝進貌，遠乎弱，以釋氏六度言，則情進也。此支明踐履的軌，示精進上行，子思引子路之問，揭孔子之酬，啓行人之向。曰南方之強、北方之強，抑而強者，而，汝也，即子路，即行人也。強行雖三，而勝進則一。要之以時、以地而立名。非以名而有時、有地也。昧者釋此三強有優有劣，有取有舍，礙甚矣！倘優南而劣北，從而取捨其強，則臨陣校軍，無衽金革之厲行、死不厭之激氣，大敵何摧？昇平何至？曰和而不流，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固善也。不御之，極其弊，必宋襄之仁、建文之義，詎中庸之勝行乎？餘二義，釋推及之。當人果能遊刃乎三強，行超乎一尚，踐履之至，亦中庸之至也。

第三節 拈提

"三千威儀，八萬細行，釋家者言；威儀三百，禮儀三千，孔氏之說。《論語》曰：'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等一切名言、勝義，一一踐履乎？曰不踐履，禽獸也。且孝行如羊、義行如雁、仁行如象、俠行如黃鷂子者，比比焉，可以人而不如禽獸乎？曰必踐履乎如是三千、如是八萬、如是出則、如是入則、如是行、如是學，是勞形搖心，終日畢生困而不申，詎曰得天、樂天、任天者邪？中庸之至道、孔氏之勝行，或不如是也。"

先生聞已，久之，顧視大衆，衆無語。乃曰："孔夫子說的'在下位，不獲夫上，民不可得治也'。"語已，詰衆。衆復茫然。

先生復以手擊案有聲，曰："薦取。"衆仍無語。乃曰："昔徑山杲答趙師重書雲：當人不見德山有言：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自然虛而靈、寂而妙。若毫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也，又成大患。所以釋迦老子在法華會上只度得八歲女孩，華嚴會上只度得個妙齡童子，涅盤會上只度得個市井屠兒。看他三個成佛的樣子，又何曾向外取證、辛勤修學來？佛亦只言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只說爲他保任而已，且不說有法可傳，令汝向外馳求，然後成佛。幸有如此體格，何故不信？苟能直下信得及，不向外馳求，亦不於心內取證，則二六時中，隨處解脫。何以故？既不向外馳求，則內心寂靜﹔又不於內心取證，則外境幽閒。故四祖雲：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遍知。當知內心外境，只是一事，切忌作兩般看。記得潙山和尚問仰山曰：'妙淨明心'，子作麼會？，仰山雲：'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潙山雲：'汝只得其事。'仰山雲：'和尚適來問什麼？'潙山曰：'妙淨明心。'仰山曰：'喚作事得麼？'潙山曰：'如是。如是。'我把這一則古文，長長短短摘來作第四章踐履中庸的拈提，當歟？非歟？諸仁者試道看。若言當。事隔釋孔﹔若言不當，又看作兩般。"衆復無語。

先生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下座。

第五章 一趣中庸

第一節 總論

萬派朝宗，到頭原匯一海﹔五燈共焰，徹底寧趨二途？峻路堪悲，篤行斯尚，故次踐履而曰一趣。二趣者，忘二邊，絕中道，無奇異之可名，無平庸之可形，理無勝劣，義失淺深，寄短於長，位高而下，一是非，齊小大，當人必遊之的徑，三乘入德之共程，然行人於此每生二障：一自許﹔二競異。總評章悉舉也。然亦有遠乎此障，逸然達寢，不假階梯，遂爾及奧者乎？曰："有。"古德雲："雲門幹矢撅，全超法報化。無事出山遊，百錢杖頭掛。"雖然不啐地，折暴地斷，即程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者，而云雲，寐語也。檢之！檢之！慎勿閉戶而王。

第二節 經文

{朱注第十一章}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一、釋字

素 《說文》作{[人/人T人/人]/ㄠ/小}。白致繒也。從[ㄠ/小][人/人T人/人]。取其澤也。桑故切。"朱注曰"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今注曰"素，質也，

本也。"

二、通義

朱子曰："'素'當作'索'，求也。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此義餘是而嫌其未竟，何也？索隱行怪，詭跡易彰，愚尚能辨，和者鮮也。和既鮮，害焉巨？此謂"素，質也，本也，"非索非求也，蓋怪行隱於本素，智而難測。從者衆也。從者衆，禍斯烈，倘無大人者出，闢而正之，以盲引盲，天下夢然從風。後世翕焉歸化。人倫失序，社會不軌。禍可問乎？春秋無孔子，少正卯千古聞人﹔戰國失孟軻，陳仲子一世廉士。是非失經，大道何揭？

纔有是非，紛然失心。行人屆此不欣奇異，便困平常。是非名判，吉凶立形。困於常則勝境莫至，功每虧於一簣，事或廢自半途﹔欣於異，一德每愆，萬行多戾。詎曰索隱行怪？抑亦絲路悲途。然則遵何道乎？曰："一道。""一何道？"曰："中庸之至道。"蓋中庸者，事離平異，理絕是非，無斯不服。悉舉咸宜。競秀萬行，歸鹹一趨，故曰一趣。

上雲"是非失經，大道何揭"，又此雲"纔有是非，紛然失心"，自語相違乎？曰：否。否，上之雲者，蓋未入德，或入而不至，非履乎中庸者也。若而入焉，倘不精檢是非，愛河何度？古曰"度河須用筏"。既入德或入而至，己達乎中庸者，必曰是非精檢，是到岸猶借舟也。總之，此中庸者，當人必親證，肆口工心，萬劫不至。詎語言能詮意識能緣乎？既親證已，是亦得，非亦得，不是不非、即是即非總得，遁世不見知而不悔亦得，悔亦得。企此即聖人，非聖人而企此矣，若曰必聖人而企此，是凡夫無分也。凡夫無分，然則說此中庸者爲聖人而說，不爲凡夫而說。豈理也哉？夫食因飢而食，今曰食因飽食，非飢者食，惑乎非歟？故曰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又非證莫了。

第三節 拈提

唐牛頭法融者，學通經史，雅賅儒典。後落髮住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貞觀中，四祖道信入山訪之。見師意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什麼？"融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先生曰："毒辣！毒辣！"）融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棲何所？（先生曰："可笑拋綸處，金鱗破浪來，"）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融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何以問他？"融曰："向德滋久，冀一瞻禮。"祖曰："即貧道也。"融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融指後面曰："別有小庵。"遂引祖至庵所。繞庵惟見虎狼之跡。（先生曰："不識閔顏富，焉之石王貧。"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先生曰："作家宗師，宛爾不同。"）融曰："猶有這個在。"（先生曰："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四祖，四祖，我爲你呼冤。"）祖曰："這個是什麼？"融無語。（先生曰："胡思亂想作麼？"）少選，祖卻於融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先生曰："唉！你破戒不小"。）融睹之竦然。（先生曰："然爲禮也。"祖曰："猶有這個在。"（先生曰："好說！好說。"）融未曉，乃稽首請說真要。（先生曰："食他唾餘作麼？"）

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沙河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遍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牛頭聞已，大悟言下。

先生曰："你說一句良心話，悟個什麼？若言有悟，平地喫撲﹔若言無悟，何年返屋住？後與黃梅並挺高譽，從此百鳥亦不銜花，虎狼已不縱橫。師乃躬自於百里外負米供衆。瞎漢！瞎漢！這便是大人先生擇乎中庸而入一趣的好樣子！他又何曾說奇說異、說陰說陽、說取坎說填離來？融師乃於百里外負米供衆，他又何曾妝點臭架子，擺點濫套頭，目示雲漢，不顧他人，廢自半途來？負米必躬親，且遠在百里，又何曾使喚六丁六甲驅役什麼神鬼來？行人！行人！這便是不廢半途、不素隱行怪而一趣乎中庸的好楷範！反此，豈君子之行歟？所以說牛頭在未見四祖前，未免被他百鳥和虎狼伺出個漏竇。既見四祖後，不但百鳥和虎狼窺他不破，即無數天、無數魔、無數聲聞、緣覺、菩薩、佛等，盡未來際亦窺他不破，又不但無數魔、無數天、無數聲聞、無數緣覺、菩薩、佛等盡未來際窺他不破，即彼牛頭融者窺彼牛頭融自己，亦不能破。何也？"先生以目顧示大衆。良久乃曰："千山月釀楓林醉，一枕秋饒桂院涼。"

復曰："一，數之始。《書》曰'鹹有一德'，又'惟精惟一'，《禮記;禮運》曰'欲一以窮之'﹔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餘固曰成於一，敗於二。事以專工，業以紛敗，自昔然也。中庸

之立一趣。意在斯乎？意在斯乎？然執一而不通變，嗜歧而不專工，入德之病。障道之愆矣，昔宋有永明壽者，慮學人各封己說，大道失通，於焉啓層樓，館開士，決擇微言，去取邪正，一時的向，翕然從風，所謂軌萬有之一趨，啓衆生之一德者也。昌明宗旨，如日麗天。而提倡淨宗四偈，至今成爲極大窩臼。籲！聖如永明，猶罹斯咎。立言之難爲如何乎？近來學人每每以此四偈叩餘，餘皆不答，或不得已，乃隨書數字與之。爲窩臼，爲醍醐，幸仁者善自檢焉。語曰：四偈煌煌耀古今，行人到此每沉吟。萬緣非有休狂趁，一物也無何處尋。戲把枯桐收作樂，權將黃葉指爲金。等閒透過成虧話，好聽清宵昭氏琴。"

先生說是語已，色霽聲和，笑而謂衆曰："會麼？"曰："不會"。

先生曰："不會更好。何也？不會我說的，便是一趣中庸。若會，便成了中庸一趣說我了！"下座。

第六章 遍行中庸

第一節 總論

日月經天，崖穴猶嫌明而不遍，矧乃勰天下之大和，泛中庸之的軌，行忘多德，墟拘一隅，可乎？慮行人奮志而棼也，爰立"一趣"，倘學者役神而囿，寍舍"遍行"？故次"一趣"，曰遍行。遍行者，曰智，曰愚，曰遠，曰近，曰富責，曰貧賤，曰患難，曰上下，無一行之不遍，然亦無一德之不全，德之全即行之遍，行之遍實德之全，故永嘉覺曰"一月普攝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事固洞乎環中，形必忘於相外者也。倘滯殼於絲忽，迷封於毫釐，乃小人之細行，詎大人之通徑？章次第六，安立遍行，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第二節 經文

{朱注第十二章}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朱注第十三章}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予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朱注第十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無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倖。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朱注第十五章}君子之道，闢如行遠必自邇，闢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一、釋字

費 《說文》："散財用也。房未切。"朱注曰："費，用之廣也。"今注曰："無用不及曰費。"

隱 《說文》："蔽也。於謹切。"朱注曰："隱，體之微也。"今注曰："無用能及曰隱。"

二、通義

此開爲四：一、知行之遍﹔二、平易之遍﹔三、上下之遍﹔四、遠近之遍。遍固不僅四，然以此四而綱其遍。非曰雜糅聖經，固所在而立名，因名而顯實也。

（一）知行之遍（君子之道費而隱全章）

君子之道，無用不及，曰費，無用能及，曰隱。惟無不及也，夫婦之愚、不肖者，無不能知、無不能行，故曰費。惟無能及也，及其至，雖聖人亦不能知、不能行，故曰隱。是法也，非語言能詮、意識能緣。意識且不能緣、語言且不能詮，然則聖人之知，知何法邪？行，行何法邪？知行且無，今曰能知之、能行之，則非聖人必也。故曰聖人若知，則非聖人。語言既不能詮、意識既不能緣，然則夫婦之愚、不肖者，知何法邪，行何法邪？今既的然而知、賁然而行，是無相而相，相而無相之知行已起，則非凡夫必也。故曰凡夫若知，則非凡夫。行人證此，語大，天下莫載，語小，天下莫破。所謂形忘彼我，言絕是非。破立皆不能詮，況乎載不載乎？鳶飛魚躍，無不察決乎此也。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知行之遍，於焉而立。

（二）平易之遍（道不遠人全章）

子事父、臣事君、弟事兄，朋友先施，自好者優能。今曰孔子未能，謙歟？曰："否。謙則近僞。""然歟？"曰："否。此而不能，彼孔子者，又烏乎能？"然則何說歟？蓋爲高推聖境者投一辛劑耳！唐之中葉有德山者，蜀之簡州人，嫺通經論，聞南方禪席頗盛，乃曰："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未得成佛，今南方魔子敢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摟其窟穴，滅其種族，以報佛恩。"遂擔《青龍疏鈔》出蜀。及見龍潭，夜話次，山欲就下間寢，而道黑難行，潭點紙燭度與山，山擬接，潭復吹滅，山遂大悟。翌日，將所有疏鈔一炬而焚，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杖錫觀方。後住德山，天下募焉歸化。向使德山不見龍潭，必曰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寍有最後一段大事乎？既見已，千劫只在目前，萬劫即是今日。故曰"道不遠人"。當人爲道，必曰遠也，是必非道。《詩》之"伐柯"，"忠恕，違道不遠"等，比而知也。孔子於上之四道，猶曰"未能"。然則謂孔子爲未證入中庸者，可乎？曰："不可。"若然，於彼四道未能者，猶能證入中庸，不可畫地自限，況已能盡能間能者而曰不能，自暴棄邪？故曰中庸之道，遍乎平常。孔子爲高推聖境者而云，非僅基於特也。

（三）上下之遍（君子素其位而行全章）

上不陵下，下不援上，正己無求。不尤不怨，居易以俟，遠離險行。或有未治，反求諸身，中庸至道，君子之勝行也。君子之勝行，即素位而行，不騖乎其外也。居富貴而不驕不吝，於貧賤無怨無恣，素夷狄，素患難各安其行。遍上下，一切無人而不自得者，中庸之行，勝行也，求在我者也，詎外馳哉？

（四）遠近之遍（闢如行遠全章）

是法雖無遠近，然未證入者，實有親疏。曰遠、曰近，名雖萬行，於遍則一。未入者遠而難即，行之自邇﹔已得者邇尚雲無，即之詎遙？是遠近不越乎遍行，親疏悉歸乎權語，果能此也，《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而妻孥。"又古德曰"汝家眷屬一羣子。"曰父、曰母，其有不怡然而順乎？順之至，乃遍之至。遍之至，亦孝之至，所以成下章保任之至矣！

第三節 拈提

僧繼宗者，問見性之義於天台雲居智，智曰："終日見未嘗見，求名處體相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爲見性。"宗曰："此性遍一切處否？"智曰："無處不遍。"宗曰："凡失具否？"智曰："上言無處不遍，豈凡夫而不具乎？"宗曰："因何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獨縈此苦？何曾得遍？"智曰："凡夫於清淨性中，計有能所，即墮生死。諸佛、大士，善知清淨中不屬有無，即能所不立。"宗曰："若如是說，即有能了、不能了人。"智曰："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宗曰："至理如何？"智曰："我以要言之，汝即應念清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即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即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若雲我能了，彼不能了，即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是大病。作無凡聖能所看，屬撥無因果。見有清淨性可棲止，亦大病。作不棲止解，亦大病，然清淨性中，雖無動搖，且不壞方便應用及興慈運悲，如是興之處，即全清淨之性，所謂見性成佛矣。"繼宗聞已，踊躍禮謝而退。

"繼宗聞如是開發，即便踊躍禮謝而退。何等便捷？今說《中庸》四遍已竟，箇中若有個漢，亦踊躍禮謝而去麼？若有，無雲而雨﹔若無，亦無雲而雨﹔若曰即有即無、即無即有，亦無雲而雨。"或曰："先生所舉僧繼宗等釋氏之徒，今茲所說，儒家之語。彼問見性成佛，得義即通。此雲擇乎中庸，焉能頓了？今雲個漢有踊躍禮謝者麼，無乃疆域不分、課人過苛歟？"

先生曰："唯, 唯，無雲而雨。"海衆莫崖其涯，寂而無語。

先生曰："此四遍行者，該三千威儀、八萬細行。然此三千、八萬，實該一行。此一行者，又無行也。惟無也而該有﹔惟有也而實無。有無不御，取捨成宜。一性圓成，虛通萬類。無德不具，有感斯欣。此遍之至，亦云居智所謂極究竟處也。當人不假功勳，不依修證，不趨即入，動念又乖。一人便徹證中庸無漸頓、無方便、無三賢、十聖，非去來今，而行人昧不肯人，偏偏要彼疆此域，說釋說孔，說苛說不苛，奈何？奈何？"

先生顧視大衆，良久曰："何事癡求佛法僧，羨他北秀與南能。分明一片閒田地，過去過來問主人。"說已，問曰："會麼？"衆雲，"不會。"

先生曰："無雲而雨。"下座。

第七章 保任中庸

第一節 總論

差每失於毫釐，應即乖於律呂，法非漸頓，等班賢愚。二乘十聖之立，一簇三關之名於焉懋也。君子游之，形先物外﹔小人泥之，神役環中。系駒伏鼠，長年慼慼。信燕疑狐，畢世波波。此行者之戚，先聖之悲也。故次遍行，爰立保任。昔洞山價謂曹山寂曰："吾在雲巖先師處，親印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付於汝。"末曰："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行，如愚如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斯固保任之楷模，長養之規範。三世賢哲，無不借徑於斯。若曰超人，則臘月扇、盛暑爐矣。

第二節 經文

{朱注第十六章}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禮。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

{朱注第十七章}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朱注第十八章}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過乎諸候、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朱注第十九章}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扎，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一、釋字

揜 《說文》："自關以東，謂'取'曰'揜'。一曰覆也。衣檢切。"

孝 《說文》："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呼教切。"《禮記;祭統》："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謂之畜。"《孝經疏》引《孝經援神契》雲："天子孝曰就，諸侯孝曰度，卿大夫孝曰譽，士孝曰究，庶人孝曰畜。"

纘 《說文》："繼也，作管切。"

末 《說文》："木上曰末。從木，一在其上，莫撥切。"朱注曰："末，猶老也。"

旅酬 "旅"。《說文》："軍之五百人爲旅。力舉切。""酬。"《說文》："主人進客也。市流切。"朱注曰："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

禘嘗 "禘"。《說文》：禘，祭也。《周禮》曰：'五歲一禘。'特計切。""嘗"。《說文》："口味之也。市羊切。"按：《玉篇》："嘗，祭也。"《爾雅;釋天》："秋祭曰嘗。"郭注："嘗親谷。"

二、通義

此分四：一總持，二受命，三無憂，四達孝。

（一）"總持（"子曰鬼神之爲德"全章）

微而至於無微乎？曰："否，尚有無在。""若然，此微也，無尚不立，顯於何有？"曰："否。否。惟無而不立也，故無在而不顯，古人所謂'現成公案'。此曰'誠之不可揜，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者，非無見無聞，惟不可見、不可聞耳。不然，體物而遺也。今既不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果有鬼神邪，誰見誰聞？無邪，而德又實莫之盛。《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固非語言能詮、意識能緣也。此不可詮、不可緣，大道之正軌、中庸之總持。於保任章首揭此者，蓋欲行人持此之總，任此之巨，保此之尚，自益而益人，援天下之溺，勰萬有之和也。故曰總持。

（二）受命（"子曰舜其大孝也歟"全章）

命受而位正，位正道行，行斯普也，然則必如何而受命？曰孝。孝如上釋。孝者，功勳，孝之至，功勳之至。功至而賞亦至。故曰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德者狀功勳之懋行也。功勳之懋行，即孝之懋行，即保任之懋行。舜其大孝，大保任也。保任大而功勳大，功勳大而賞大，於是乎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大命受，大位得也。然此位者，非僅人君之位，蓋徹證乎中庸得位也。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達道"，位也者，位乎此，不得此，雖南面而君天下，失位也﹔苟得此，彼陋巷之回，敝衣之由，一夫不治，八口常飢，皆得位也。桀紂失之，孟子斥爲"獨夫"﹔宣尼得之，後哲尊曰"素王"。曰名、曰祿、曰壽，鹹同此釋。不然，操、莽賢於夷、齊，原憲下於盜蹠矣，詎理乎哉？《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此重贊保任之至，宜民宜人，而天申命斯受矣。

（三）無憂（"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全章）

上令下行，父作子述，如禮而知，如實而行，憂於何有？在未克定大亂前，威或假乎武功，德每沛於文治。今天下既有，上祀先公，達乎諸候，爰及士庶。階雖等差，禮無貴賤。如理而知，如實而行。詩曰："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憂於何有？故以文王喻之曰無憂云云。此無憂者，保任之至適也。

（四）達孝（"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全章）

序昭穆、序爵、序事、逮賤、序齒及踐位、行禮、奏樂、敬所尊、愛所親、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等，又善繼善述曰郊社之禮、曰禘嘗之義，如理而知，如實而行，即孝之至，即保任之至。故以武王況之曰"達孝"。達孝者，達乎此也。達乎此，即保任乎此。孝之至，亦保任之至也。故曰："明乎郊神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治國以政，政莫先於彰秩序。今茲宗廟之札，郊社之禮、禘嘗之禮，井然而張，灼焉而序。治於國，寧曰不大而業？以京天下者，未之有也。故保任之至，又以啓下章顯用之至矣。

第三節 拈提

"長慶安造百丈，禮而問曰：'學人慾求識佛，何者即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慶曰：'識得後如何？'丈曰：'如騎牛人歸家。'慶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騎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禾稼。'長慶自茲領旨，息卻狂心，更不馳求，實時享受下半截的風光。當人當下試一自忖道：他長慶是保任？是非保任？若曰是保任，不但活埋長慶，而且拖累百丈﹔若曰非保任，又眼睜睜把子思引的'舜其大孝'、'文王無憂'、'武王、周公達孝'等和自己及他人一齊拋向火坑，殆不僅錯判諸方，冤誣古人也。此而不明，必把南泉老人道的'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犯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不免犯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的話言把來。湊泊在保任上。曰溪東溪西，未亡蹄筌。隨分些些，實超相外，且不問雲門拈的牛內納及牛外納，和雲峯悅及幻寄拈的一切也。此而不明，又必把德山道的'無心於事，無事於心。自然虛而靈，空而妙'把來湊泊在保任上。若有詰者難其所通，則引古人'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等語硬作主張，強爲和會。謬燕石而曰玉，混魚目以爲珠。永嘉覺曰'魔強法弱'，奈何？奈何？"

先生說是語已，顧視大衆。久之乃曰："老何沒後吟聲絕，雖有郎官不愛詩，無復篇章遺道路，空留風月在曹司。"復問衆曰："下文如何？"有對者曰："不知。"先生曰："餘亦不知。古人說的向下文長。不如付在來日。"下座，衆未散。

久之，先生覆上座。未語，有出問者曰："先生爲某等講說《中庸》，案此已七章也。章章雷同，一律有總有拈，無乃程序過呆而變化不興歟？"先生大聲曰："太史公說的。"問者大愕，莫崖其際，良久進曰："不會。"先生回："連唯唯、否否、不然已不知。"乃曰："天常上地，地常下天。而地不能上天，天不能下地。是天地呆而變化不興也，春生秋殺，夏茂冬藏，歷劫不逾，是秋不能生，春不能殺，而夏不能藏，冬不能茂，彼四時者，呆而變化不興也。孔子十五志學，七十不逾。釋迦四十九年轉此一法。此二至人者，亦呆而變化不興也。汝畢竟是汝，吾終是吾。吾不是汝，汝不是吾。吾若是汝，汝若是吾，則吾汝不成。今不爾者，是吾與汝亦呆而變化不興也。他如狗不是牛，牛不是狗，金不是糞，糞不是金，乃至一草、一木、一土、一石、一空、一非空、一有、一非有，無不爾者，等如上說。是一呆一切呆，而一切變化非變化亙古而不興也。法不爲呆而呆餘說，何邪？雖然，幸有此一呆也。若無此呆，則無汝我。即無汝我，焉有時空？既無時空，汝從何處開兩片皮來向我說呆、說不呆、說變化、說不變化乎？"問者大窘，目瞑而不能覺，舌翹而不能縮。良久，先生霽顏和聲，謂彼問者曰："會麼？"進雲："不會。"先生曰："不堪風唳鶴，況對月眠龍。"以木擊案，瓦屋有聲，下座。

第八章 顯用中庸

第一節 總論

"出山扶客掉，在嶽濟民田。"用固張乎大小，時必期於短長。世固少無材而不用，亦鮮有用而非材。即材即用，即用即材，要在運斤者何如耳。用而適，竊國者候﹔用而失，竊鉤者誅。適與失，形雖明判乎偏正，妙則悉軌於中庸。葉於中，州官火毀民房，滴滴顯慈人之沛﹔遠夫道，百姓燈然暗室，點點埋益己之私。是故中庸不寓，大用何興？故次遍行、保任而曰顯用。用也者，用乎此﹔顯也者，顯乎此。舍此而顯、用同非中偏，皆邪也。吾土內聖之學，內乎此﹔外王之學，外乎此。內不聖而外王，王亦盜也。外不王而內聖，盜亦王也。是王盜之跡判於形，王盜之實根於心。今曰"爲政而不轡乎中庸，險必逾於朽索之馭六馬，芥舟而捕長鯨也"。多見其不自知量，顛越戮辱，詎僅道失中庸乎？必曰遺譏後世，哀公之問、仲尼之訓，炯之哉！

第二節 經文

{朱注第二十章}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考，蒲蘆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貿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有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不可以不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因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日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辯。辯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一、釋字

政 《說文》："正也，之盛切。"

方 朱注曰："方，版也。"按《儀禮聘禮》"不及百名，書於方。"

策 朱注曰："策，簡也。"按。蔡邕《獨斷》："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土+付]，單執一札，謂之爲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凡書字有多有少。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可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

敏 《說文》："疾也。眉殞切。"朱注曰："敏，速也"

經 《說文》："織縱絲也。九丁切。"朱注曰："經，常也"

眩 《說文》："目無常主也。黃絢切。"朱注曰："不迷於事也。"

跲 《說文》："躓也。居怯切。"

措 《說文》："置也。倉故切。"

爲天下國家之經九，曰修身、田尊賢、曰親親、曰敬大臣、曰體羣臣、曰子庶民、曰來百工、曰柔遠人、曰懷諸侯。達道五，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婦、曰兄弟、曰朋友。如是已舉未舉，舍知、仁、勇而理莫階、事莫由、道莫運。故曰知、仁、勇，天下之達德美。達着，通也。有一礙則非通。今曰達，則事無礙，理無礙，事理無礙，事事無礙，而一無所得也。蓋仁以董事，知以應事，勇以成事。三者重一必偏，輕一必闕。合則非一，離又不三。全體用，一是非，別善惡，明去取，不可以言語詮，不可以意識緣也。無以名，無以狀，強名曰中庸之全體大用、三世聖哲之一行勝門。當人但躋乎此，一切事、一切理、一切事理、非事理畢。所謂"大事了畢"也。況曰爲天下、治國家乎？莊子曰："聖人以其餘緒而治天下。"

知、仁、勇，儒之三德﹔法、報、化，釋稱三身。"德身二乎？"曰："不二。""一乎？"曰："不一。""然則知、仁、勇即法、報、化歟？"曰："然。"或曰："法、報、化非知、仁、勇歟？"曰："然。"進曰："知、仁、勇之於法、報、化，法、報、化之於知、仁、勇，即是即非、即非即是歟？"曰："然。何也？愚者囿之，即非一﹔達者遊之，而不二矣。"或大詫，忽而詰曰："先生如是雜糅，不但毀孔，且亦叛釋。"

先生亦忿而語曰："汝如是謬會，不但遠釋，而亦誣孔。"或曰："經文儼然見在，學人固不遠釋而誣孔也。"先生亦曰："經文儼然見在。且法爾亦如是也。胡得雲餘毀孔而叛釋？"或雲："不會。願垂明示。"

先生曰："知麼？汝之言，依文解義，大晦釋氏之真詮﹔滯理求通，深遠孔子之的趣。今餘徹見汝是聽經學人，決非遠行客子，亦猶餘徹見孔雲知、仁、勇三德，即釋說法、報、化三身者，一也。乃者必謂餘徹見汝非聽經學人，而是遠行客子。可乎？可乎？昧孰甚！昧孰甚！

"妙喜老人詮'天命之謂性'爲'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爲'千百億化身'，'修道之謂教'爲'圓滿報身'。彼果誣也。妙喜者，圓悟勤親承法嗣之驕子，臨濟宗荷負大道之嘯獅也。臨濟宗旨寍秀到令？況彼時於憲設拜無垢，對揚肆筵。沛法如日麗天。餘果誣也，彼三尊宿者，寧不誣乎？"或莫對。

先生復曰："諦聽！諦聽！千古無有以實法與人的聖人。故巖頭曰：'若以實法與人，食土亦消不得。'若然，橫說豎說，有說無說，是說非說，反說正說熾然而說，總以誘掖學人入乎中庸而已。詎有他哉？果能入也，何事不可？況三德三身等說邪其或不然，縱將十三經、三藏十二蘊之於心，猶是落空亡外道，執有爲魔軍也。詎知證入中庸者，孔亦可、釋亦可、是亦可、非亦可，拈一莖草演出三世一切凡聖種法﹔把三世一切凡聖種法演入一莖草。塵塵爾、剎剎爾、法法爾，無一不可。孔子曰：'無可無不可。'

"若然，彼三德、三身已證入者，置勿論。未入、欲入或正入之初機，究以何法趣證乎？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五法者，迷津筏、苦海航也。釋氏六度、四攝、八萬四千法門悉攝於斯，悉盡於斯。

"行人不於此五法研工，而務修陰陽、坎離等，無乃捨近求遠、崎路或不至歟？縱至，亦繞而苦。何也？法身無相，無相何修？令即有修，必非無相。即非無相，詎曰法身？又不僅法身無相，而化、報亦無相也。此五欲身者，念念生死。必曰修，修生法邪？修滅法耶？若曰修生，纔行修生，此生已死，已滅何修？若曰修滅，已滅已死，滅更何修？然則畢竟無修？曰否，否。當人果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而證乎中庸也，自然一切成現，不必問人。修亦得，不修亦得。不但陰陽、丹道、坎離等法得，乃至販天、牧卒，無一而不得。何也？知本也。本者何？中庸也。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矣。不然，任汝說修、說不修，總是癡狂外邊走。遑曰九經、五達道，以爲天下治國家者乎？行人洞此，愚必明，柔必強。而明而強，標洪範於來世，超的向於今時，於是乎在也。取譬蒲蘆，政布方策等，閱簡而知，固不必一字咀文，一句較義。但證此知、仁、勇即綱舉網張而爲政之道畢，中庸之道畢矣。"

第三節 拈提

"舜，隴畝匹夫耳﹔文王昌，小國君耳﹔回，陋巷布衣耳。舜以匹夫妻帝二女，內無羣雌粥粥之嫌。君天下，驅四凶，殛鯀陟禹，禹不以父死之仇而仇舜，舜不以子肖之賢而賢鯀，厥德用修，爲章後世，外無人言嘖嘖之毀，道固何歟？姬昌以百里地而收大有功，顏回無一階榮而有千世譽，道又何歟？此古人也。今虛雲、妙樹者，二老夫也。一言，達者炫如吐玉﹔一履，開士贊曰勝行，此又何歟？至於龍女八歲，善財妙齡，涅盤會上屠兒，金陵道畔婆子，桃花取證於靈源，溪深每長於杓柄，古今因緣，百筆難罄，此又何歟？"

先生說已，顧視大衆。良久乃曰："餘於此下語不得。"或曰："不下語可乎？"先生曰："嘴上加嘴。"久之，或又曰："畢竟如何？"先生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曰仁也。君子一仁而已矣。何必同？仁也者，法身也。得此

而化、報，而知、勇，而幹矢橛、庭前柏林子、北斗裏藏身、顧鑑咦、家家門前火把子、曰惟精惟一、曰一貫、曰明德、曰中庸、乃至一切事、一切理、一切勝行、非勝行，曰兵、曰農、曰財、曰教、曰政、曰工、曰商、曰藝一時畢具，絲急不逾。不然，任汝稱揚稱鄭，徒滋小勤，於道更遠。

又曰："人不急其緩，緩其急，大其小，小其大，如實而知，如理而行，萬事畢也。詎曰爲政乎？孟子曰'以齊王，如反掌'。豈誣語哉？哀公外弱於齊、威於晉，內又不牧於臣庶，故興爲政之問。孔子云雲，蓋探本之論也。方策，成文也。蒲蘆，細物也。至易呈細而行之者人。故重修身，所謂躬己正南面，不言而信，不動而成也。夫身修，不言且信，不動且成，況言與動乎？君子所以修身爲大也、然則何修乎？曰好學近知，力行近仁，知恥近勇，舍知、仁、勇，不可言修身。舍修身，必不曰知、仁、勇也。知、仁、勇之於修身，不可二，不可一。不可即，不可離。故曰知斯三卷，則知所以修身，所以治人，所以治國家、平天下也。當人不正己躬，興知仁勇之妙行，而責於齊曰'弱我'，晉曰'威我'，內訟於臣庶曰'爾幹我、遠我、擲我、無我'，於是媾獄逞兵，等親戚於胡越，視同舟如仇讎。此緩其急，急其緩，大其小，小其大。齊之爲齊，所以有于田氏﹔晉之爲晉，所以衰於諸侯﹔魯之於魯，所以弱於三家。淪三代爲春秋，降春秋而戰國也。千古成敗如出一轍。前覆而後不知鑑，悲失！悲夫！

"餘髫年入學，有先生氏蒲者，善誘塾童，課餘必說故事，以啓奮兒童，令其樂而忘苦。曰某村有孟、仲、季者，皆瞽。孟、仲精甲子術，每事必以甲子排決休咎，百不一爽。季固不知也。一日三人同出，長次雁行。不知每日所行故道，陷而爲坑。孟忽陷入。應聲曰：'甲子乙丑海中金，不知舊路化爲坑。'言未已，其弟仲亦陷入。亦應聲曰：'丙寅丁卯爐中火，大哥陷了又陷我。'言未已，其弟季亦陷入。而應聲曰：'我亦算不了甲子，可笑陷了一坑瞎子。'這一則故事，真所謂燭破古今，無論自命爲知、或愚，人推爲知、或愚，而未修身、或已修未至者，莫不同在此一坑中，先聖悲之，子思憫之，共三世賢聖都在此坑外或在此坑內大聲疾呼曰：'曷興乎？曷興乎？"'說已，先生傾視大衆。良久乃曰："會麼？"衆無語。

先生曰："若雲會，吾與汝同在坑內同瞎子笑﹔若雲不會，吾與汝同在坑外，聞瞎子叫。我已不管你笑和叫，依然把這一篇顯用中庸的拈提說了。"下座。

第九章 要中庸

第一節 總論

要者，約也。《左哀十四年傳》："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謂行人必云云而約乎中庸也。又，結也。《國語·晉語》："以要晉國之成。"行人必云云以要結乎中庸之成也。又，堅止也。《漢書·文帝紀》"皇太后固要。"行人必云云而堅止乎中庸也。又，求也。《孟子·告子》"以要人爵。"謂行人必云云以求乎中庸也。又，察也。《書·康誥》"要囚。"行人必云云而明察乎中庸也。又，取也《淮南·原道》"以要飛鳥。"謂行人必云云以取乎中庸也。義雖千差，歸程匪二。蓋行人因難行能行而踐履、而一趣、而保任、而顯用也。行已履乎上階，義固參於妙諦。一行張萬派之權，衆妙擅獨到之實。故次顯用曰要。極其至，凡聖不二，空有鹹齊。理失淺深，事非鉅細。即此離此，無一而不要乎中庸﹔離此即此，漏萬仍階乎至道。釋曰不思議、孔曰物不測，詎有他哉？故曰要謂行人一止一動、一格一默、一舍一取、一來一往、一有一空、一非一是、一淺一深、一長一短，無一而不要乎此。故又曰不可離。不可離者，要之至也。顯用之極，歸於至要。然此至要者，用極而要，又非離用而別有要。若別有者，魔法、二法也。詎大人之勝行哉？行人屆此取之則左右逢其源，從心所欲不踰矩。故曰功已齊於諸聖，德實煥乎無爲。

第二節 經文

{朱注第二十一章}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朱注第二十二章}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朱注第二十三章}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着，着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朱注第二十四章}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朱注第二十五章}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朱注第二十六章}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折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系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蝦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詩》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朱注第二十七章}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朱注第二十八章}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朱注第二十九章}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也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早有譽於天下者也。

{朱注第三十章}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闢如天地之無不持載、天覆幬﹔闢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朱注第三十一章}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不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朱注第三十二章}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一、釋字

自 《說文》："鼻也。象鼻形。疾二切。"朱注曰："自，由也。"今注曰："顯始而溯其來曰自。"

曲 《說文》："象器曲受物之形。或說'曲'﹔蠶薄也。丘玉切。"朱注曰："曲，一偏也。"

純 《說文》："絲也。常倫切。"朱注曰："純，純一不雜也、"今注曰："不雜而無染曰純。"

凝 《說文》："水堅也。魚陵切。"。朱注曰："凝，聚也，成也。"

[土/火 + 戈] 《說文》："天火曰[土/火 + 戈] 。從火，[載-車] 聲。祖才切。或從[家-豕]火。"

射 "射音斁"《詩·周頌·振鷺》章作"斁"鄭箋訓"厭""射""斁"古音"妒"。

二、通義

二十一章至三十二章詮之曰要中庸。然此十二章者，章盡其至，至盡其理，理要於實，實也者，不可說、不可思、不可議、不可形，而又不可不說、不可不思、不可不議、不可不形者也。初欲默而不析，事近籠統。繼欲條而彰之，不但理非言詮，且增學人情塵，初機識網矣。百思莫是，於是乎假立十二支，權通一貫言。

（一）要證（"自明誠謂之性'全章）

本自清淨、離真妄、絕是非曰誠。正覺直觀，理事無礙、空有雙詮而破暗曰明。誠，定也﹔明，慧也。由定而慧，慧顯而性見﹔由慧而定，定詮而教成。然則定慧二乎？曰："否。"當人正定時慧在定，正慧時定在慧。故曰非二。一乎？曰："否。"當人正慧時非定，正定時非慧。故曰非一。然則教與性一乎？曰："否。"性者，體也﹔教者，用也。體用判然，烏得雲一？二乎？曰："否。"無體何用？無用何體？烏得雲二？夫誠也、明也、性也、教也、一體而異名，名異而體一。不臻於至，理有千差﹔苟止於善，事無二德。然非親證，徒滋辯言。古德曰："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莫了。"故首曰要證。

（二）要量（"惟天下至誠"）全章

至誠者，沛定慧之妙趨，張心性之玄宇。無以詮之，假名曰性。須知此性之量，即誠之量。誠之量，即天地人物之量。行人但盡己性之量，人性、物性、天地之性悉盡其量也。參，三也。我與天地並形而爲三，合體原非二。是天地即我，我即天地。曰贊、曰參，一派現成。放乎中流，扁舟何系？故曰贊天地之化育、參天地之化育。釋氏之言曰"如所有性，盡所有性"。故次要證而曰量。

（三）要等（"其次致曲"全章）

法本平虛，人有愚智。三乘於焉而煥立，十地因之有憲垂。倘千鈞期負於下劣，萬裏責趨於羸乘，有不折鼎足而覆公[食+束]者乎？等之立，聖人方便也。"其次"，鄭注曰："指賢人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曲，一偏之善。其次致曲者，蓋謂行人悟一理而未該乎中庸之全。然即其理，星星燎原，勢固期乎必證。所謂"大風起於青萍之末，而甚於土囊之口"也。故曰"有成"。釋家者言"莫輕末學"，初祖曰："莫輕未悟"，悉爲此而言也。即此必誠、必形、必着、必明、必動、必變、必化，及其化也，無論生而知、困而知、學而知、安而行、利而行、勉強而行，成功則一。未躋於此，固不得言不二也。次要證、要量而曰等。可紊其進程、亂其步趨乎？權曰要等。

（四）要驗（"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全章）

《易·"卦"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又，明也。《荀子·修身篇》曰："莫神一好。"至誠如神，驗其吉凶、悔吝、興亡、善不善如神也。曰前知曰後知、曰現知、乃至百千三昧、無量功德海、勝行、劣行，都非外有，皆此一法之所印，一行之所彰。或外有，則妖則異也。然則現乎蓍龜，非外乎？即外也，非妖乎異乎？曰："非。"何也？此蓍龜之現，即一法之現。一法之現，即一誠之現。故曰："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亦必先知之。"如理而知，如實而知，三世一切聖哲共遊之通徑，非妄立讖語、詭說、陰陽者，不根於心而說神說異也。驗也者，驗乎此。必驗此，乃曰擇乎中庸。至誠如神，故次等而曰驗。

（五）要德（"誠者自成也"全章）

本自具足，不假他求，故曰自成。自成者，誠也。非誠，則必借他。借他，則無自。無自，則無物。無物，則世間相壞矣。世間相壞，六度四攝依何而沛？此而莫沛，則長劫沉淪、世界黑暗也。君子者，行人也。謂行此者必君子。反之，則不行也。君子之貴，貴此成己以仁，充內心之德﹔成物以智，顯外有之宜，內充外顯，無措不宜。是性之德，即中庸之至德。中庸之至德，即性之德也。非此，而人己必不成矣。故次驗而曰德。要者，要此。權曰要德。

（六）要不二（"故至誠無息"全章）

至誠無來無去，無是無非，非有非空，不二不一，即之不可，離之則乖。故曰不息。不息則久，久則徵、悠遠、博厚、高明等。事雖炫於千奇，理實原於一趣。顯章萬類，離婁失明。動毀三千，空生在定。故曰不二。惟不二也，羣有森羅，皆印於一﹔纖無不立，實昭乎萬。故曰"不測"。此法爾夫如是，本自圓成，無待功勳，詎雲修證？昧者泥於不息則久、久則徵，乃至博厚、高明等爲階而進、梯而升、漸而非頓、或領而非漸，亦可哂矣！雖然，此就已趣乎中庸、入不二法門者言也。一曲之致，必大惑焉。若曰外境內心不二，然則一草一木、一人一狗，皆不二也。果爾，草即木，木即草，人即狗，狗即人。可乎？曰："不可。"是昧於長短、大小之義，囿乎人我、色空之見。滯名相之執，亡體用之全。蓋體固不二用則非一也。

若曰必無階梯、頓漸，則昭昭之多，不覆萬物、繫系星辰﹔一撮之土，不振河海、載華嶽﹔一卷無廣大，則動、植、寶藏不麗於山﹔一勺非不測，則蛟龍魚鱉不媚於淵。不但顯壞名言，而亦大悖事理。可乎？曰"不可"。惟無也，故生有。若有有，有復何生？有不生有，因無而有。有階有梯、有頓有漸，例同此釋。必曰有是有此昭昭、一撮、一勺等則長此昭昭、一撮、一勺而變化不興、化育不成，曰系星辰、振河海等，寐語也。豈事理哉？斯義也，固一心之所顯，一法之所印。至玄至妙，至平至庸。事無階梯，理非頓漸。故孔子引《周頌》之《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理雖萬殊，形上則一。子思以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況之。不已豈純？今純而不已，是故爲物不二、生物不測，天地之至德，聖人之至行，中庸之至道也。故次要德而曰不二。

（七）要不怠（"大哉聖人之道"全章）

中庸非至德不凝。一性虛明，詎怠者能至？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溫故知新、敦厚崇禮，入德之新階、臻至之顯徑也。怠者每望而廢自半途，蓋究其體，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遂興仰之彌高之嘆。即其用，威儀三千，禮儀三百，又啓鑽之彌堅之思。詎知一性圓成，烏有難易？既無難易，行者莫階。事每慊於未濟，道固需乎待人。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至德者，精進不怠之德。居上而驕，爲下而倍，必不然也。精進乃德之至，而凝道之至。既至也，何用不臧？曰興、曰容，動止皆適。而驕、而倍，災必及身。故子思引《大雅·蒸民》之篇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次不二曰不怠，義固尚乎斯矣。

（八）要分（"愚而好自用"全章）

智不越分，明不違時。自用自專，違越交戾，詎曰利他？抑亦損己。議禮、制度、考文，國家重政，四庶共型也。非德懋位尊，莫由廢作。位尊而德替，苟有作焉，必不足以勰天下之大和﹔德懋而位卑，苟有作焉，必不足以徵天下之大信。故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又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和樂。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蓋不越不違，益己利人於是乎在。曰災曰患，安有寄乎？子曰："吾說夏禮"云云，又明示生今而道不反古，且以用乎今，理如是，分如是也。故次要不怠而曰要分。

（九）要譽（"天下有三重焉"全章）

"三重"，朱子引呂氏之說曰議禮、制度、考文，且曰："唯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也。"先生曰："不然。三重者，由本章一'上徵'、二'下尊'、三'君子之道本諸身'等三重也。前章前文前又已罄，此章此文此義自形。朱不以'故君子之道本諸身'與'上徵'、'下尊'等安立爲三者，以此'故君子'之'故'字難消耳。詎知故者，古也。故君子即古君子也。上徵，徵則民信。下尊，等則民從。君子之道，又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天下協偕，雖欲動而世不爲天下道，行而世不爲天下法，言而世不爲天下則不可能也。故遠之必有望，近之必不厭。《詩》曰：'以允終譽'，又曰：'君子蚤譽'，豈偶然哉？重此三也。舜、禹之有天下，實重乎三﹔漢、唐之有天下，權重乎三﹔桀、紂之失天下，遠輕乎三。君子蚤譽，寧忽乎三？譽蚤而過自寡，過不寡而譽必不蚤矣。今之君子，全失此三，而欲大邦國、京天下，過乎非歟？故次要分而曰要譽。"

（十）要大（"仲尼祖述堯舜"全章）

堯、舜、文、武，人也﹔天時、水土，物也。祖述憲章，上律下襲，遠繩乎人，近準諸物，取而律己，亦以益人，不攻異端，不墮平常，一味素行，無德不周。此君子之道全，中庸之德大也。取譬天地，借喻四時，乃至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又形君子之德大、中庸之道全也。曰大、曰全，名異而體一。斯即通衢，安問別徑？仲尼之大、天地之大，此而已矣。故次要譽而曰大。

（十一）要臨（"唯天下至聖"全章）

既大也，或慮不明，比而知，聞而知，思而知，不切證而知，皆非臨矣。燈下見物，月下見物，日下見物，物固非三，見則不一。此曰臨，以喻乎見，日下見也臨。此寓乎仁，則寬裕溫柔，足以有容。大乎勇，申乎義，則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乎禮，則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激乎智，則文理密察，足以有別，智、仁、勇諸德丕顯，法、報、化三身齊形，隨處立名，立名即真﹔所在消權，消權即實。故曰"薄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也。行人躋此，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之、親之。故曰配天，故曰至聖，故曰聲名洋溢乎中國。天者，仰首而見，不待他證，不依例明。親臨乎中庸者，亦如仰首見天，不待他證，不依例明也。必如是乃曰臨，反之曰不至。何也？紀信輦、葉公龍，非不壯觀，然非詮實矣。配天者，天以無形而化生萬物，行人以無爲而臨乎中庸，故曰配。配，猶偶也。行人至聖不二不一。在途曰行人，歸家曰至聖。故次要大而曰臨。

（十二）要本（"唯天下至誠"全章）

此章首曰"自誠明"云云，尾曰"唯天下至誠"云云，是首尾以誠詮實，因實立中。曰譽、曰證、曰大、曰臨，隨處安名，有名即實，實而不居，居之乃權。言條理，章章井然，句句非紊﹔判失綱，處處殊至，節節支離﹔觀乎趣，維摩室中，百幻千奇，三都不足以壯其麗﹔探乎寂，空生崖下，春明花孔，萬德不足以顯其玄。有情無情，一切繁興在我﹔即用離用，衆妙之紛非他。行人躋此，大本立矣。記曰："本立而道生。"孟子曰："取之則左右逢其源。"源者，本也。《大學》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矣。凡興一用，莫不本此。非語言詮、意識緣。可言可詮，重彼而輕此，或重此而輕彼者，都非親非臨，必有所倚也。既有所倚也，詎曰經綸天下之大經、知天地之化育、立天下之大本邪？故次證、臨等曰本，以結本章之全，顯文言之整。然則本有結乎？曰本也者，不來不去，不生不滅，不淨不垢，不斷不常，頭且無，尾何有？今曰結，權語也。惟不倚，曰靈光獨耀、曰照體獨立、曰絕待、曰直覺。非比非喻，不可贊、不可嘆、不可即、不可離、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躋乎此，聰明、聖知、達天德者矣。然此聰明、聖知、達天德者，非他非異，行人但一要乎本，即得也，豈二致哉？慎勿重彼輕我，高推聖境，窮劫不至，自取沉淪。故曰要本。

第三節 拈提

此章開十二支。首證、次曰量、三曰等、四曰驗、五曰德、六曰不二、七曰不怠、八曰分、九曰譽、十曰大、十一曰臨、十二曰本。然則僅此十二支乎？曰："否，否。八萬四千法門，門門無盡。彼十二支者，太倉一粒耳。""然則何不開一、或二、三或四、五而獨標十二，有說邪曰："有。"曰："何說邪"曰：'我亦無知。"曰："既曰有也，何得雲無知？"曰"我若有知，即奪汝無知﹔汝既無知，亦云何奪？既無有奪，故曰無知。"或大窘，莫知所措。

先生曰："向汝道靈光獨耀、迥脫根塵，事理雙忘，不拘文字。曰一、曰二、曰三、四，從何建立？此中庸者，尚是假有，況此十二支乎？朝三暮四，暮四朝三，原以慰乎狙怒，支固任乎人開。必於此課勝劣、檢是非，惑甚矣！雖然，嘗一臠而甘全鼎，飲一滴而美大溟。破句楞嚴已垂古範﹔庭前柏樹早播風規。則此一句尤麗，矧曰支乎？迷悟在乎當仁，勝劣匪關法會。此要之立亦云是耳。"

拈曰：舒州龍門清遠佛眼者，與圓悟勤佛果、佛鑑爲知友，宋之三佛者也。眼初讀《法華》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質其師，師不能答。遂遍參，至太平，見五祖。旋乞於廬州，偶雨仆地，煩懣間，（先生曰："百折不回是好漢，半途而廢豈丈夫？"）聞二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有省。（先生曰："會麼，會麼？一切處成正等覺，並不在你把古人或今人的奇言妙義蘊在胸中，作是非道理會，才叫用功。"）及趨五祖，凡有所問，祖師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先生曰："你看他作家宗師，鉗錘何等嚴密！何等惡毒！何等親切！當今有如是師家麼？若有，與我然香來，拜他百拜。"）眼愈疑。（先生曰："又吞鉤一個。"復曰："見塊狂趨韓地犬，不貪香餌碧潭龍。"）遂諮決於元禮首座。禮以手引師之耳，繞圍爐數匝，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冀開發，乃爾相戲邪？"（先生曰："知恩者少，負義者多。"）禮曰："他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後寒夜孤坐，撥爐見火如豆許，恍然自喜曰：（先生曰："你看！你看！要發瘋了！清平世界那裏有如許多事來。"）"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先生復曰："而今世上人眼淺，只重衣冠不重賢。"）遽起，閱案上《傳燈錄》，至破[空/虌-蔽]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刁刁林鳥啼，（有這事）披衣終夜坐。（何必）撥火悟平生，（見神見鬼）窮神歸破墮。（可知禮也）事皎人自迷，（平地喫僕）曲談誰能和？（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念之永不忘，（休妄想）門開少人過。（白虎當軒，聞者喪膽）"圓悟勤因詣師寮，舉青林搬柴話驗之。（先生曰：一家有事百家愁，一馬不行百馬憂。"又曰："士窮見節，患難見交。"）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你如何會？"眼曰："也有甚難？"悟曰："只如他道鐵輪天子寰中旨，意作麼生？"眼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先生曰：兩個明眼人，一齊說瞎話。"）悟退與人曰："且喜遠兄便有活人句也。"

"眼師在未撥火及閱破[空/虌-蔽]因緣前，固一行者也，及悟後，亦行者也。在未悟前說他是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他心裏如何？既悟後，仍然說他是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他心裏又如何？且不說眼師，即行人自身，祇如今日聞法者，聞拈提此語，心裏又如何？"衆無語。

先生顧視大衆，良久，乃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都不見。"下座。

第十章 結中庸

第一節 總論

首以尾彰，勢未形而大用已畢﹔尾因首顯，局已終而希工正勤。事固無分乎首尾，理詎有詮乎初終？今曰結，因總而結﹔今曰終，全始而終。總結始終之立，以權信、贊、行、證之趣爲實，因機及實。及實，匪特無權，而實亦不可得矣。實不可得，而無所不得。內蘊之仁，外沛之德，於是乎不言而信、不動而成也。不言何始？不動何結？始結雙忘，實昭潛德。顯微兩知，蹈乎中庸。行人之業丕顯，百辟其刑﹔君子之學篤恭，萬方足式。歸其至於無聲，惡其文之有着，闇然日章，的然日亡，道固判於君子、小人，德實誘乎初機、來者也。始則戒懼，不睹不聞﹔終又要歸無聲無臭。反覆諄諄，掖誘炯炯。記曰："百花落盡啼無盡，又向亂峯深處啼。"懋也哉！

第二節 經文

{朱注第三十三章}《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着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雲："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雲："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斧鉞。《詩》雲："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雲："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一、釋字

闇 《說文》"閉門也。烏紺功。"引申有隱晦義。

的 《說文》作"的""明也。都歷切。"引申有表見義。

奏 《說文》："進也。則[人+危-厄+廠之簡體字+ˊㄧ/大]切。"《詩·商頌·烈祖》章作"[融-蟲+傻-人]"。《毛傳》"[融-蟲+傻-人]，總。"《釋文》："子東反。"

假 《說文》："至也。《虞書》曰'假於上下。'古[各+頁]切。"《詩》毛訓"大"。鄭訓"格。"

二、通義

此章七引《詩》言，贊至道，結全篇。初言入德，次言潛伏，三曰屋漏，四曰奏假無言，五曰不顯惟德，六曰予懷明德，七曰無聲無臭。朱子曰："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覆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先生曰："盡心"二字以詮此章極善！極善！恐朱子之說，大異餘言。果學人士如餘說盡心也，盡心不但詮中庸盡，天下事若理乃至十三經、三藏十二部、《道德》、《南華》、耶酥《新舊約》、回教《可蘭》、諸子百家無一不盡。何也？心盡至於無可盡處，尚有處在，不得言盡。此無可盡處亦盡，於是乎人盡、我盡、有盡、空盡、斷盡、常盡、是盡、非盡、凡夫盡、聖人盡、乃至一切處非一切處無不盡。果爾，今之《中庸》十章盡。此十章盡也，說此《中庸》者，聞此《中庸》者，無不盡。然後從此無不盡中說入德、說潛伏、說奏假無言及無聲無臭等，而說者、聞者乃至十三經、三藏十二部、《道德》、《南華》、耶、回、百家，頭頭上顯、物物上明，覓盡不得，非盡亦不得。此中庸之至德，行人之尚趨也。故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朱子之意果餘說乎，不但注此《中庸》盡，當人無始大事亦了盡矣。

餘權立十章，此開爲七，餘之統說、讚美、難行，入德也。踐履當潛伏，一趣當屋漏，遍行、保任當奏假無言，蓋遍行保任之至，無斯不順，無斯不服，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也。顯用者，丕顯惟德也。現法、報、化三身，全智、仁、勇三德。本章總論曰："行人之業丕顯，百辟其刑﹔君子之學篤恭，萬方足式。"要者何要？予懷明德也。結者何結？無聲無臭也。

此篇始曰"天命之謂性"，結曰"上天之載"，是始以天始，而結以天結也。天者，顛也。餘說曰"軔始而上之謂天"。天亦幻有，皆依假立。未軔始前、既軔始後、正軔始中，悉不得言有天。何也？除前、後，無中，猶除過、未，無現也。若然，天命之謂性非始，上天之載非結，餘三十一章非中。非始非結非中，而曰某始也、某中也、某結也，瞎漢也。然則是中庸者，無始、無中、無結邪？曰："擔板漢也。"明明始，明明中，明明結，烏得壞世間法而立奇興異曰無？《中庸》首曰"天命之謂性"，繼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終曰"無聲無臭，而有上天之載"，味此，則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所謂言有時絲忽不立，言無時遍界不藏也。故此章七引《詩》言，六稱君子，贊中庸之至德，美君子之勝行。結全篇之統旨，顯未來之洪規。學人果如上說盡心，詎曰餘注此爲贅舉，子思述之，亦蛇足矣。

復曰：餘說《中庸》前之九章，章章盡至、字字透圓，縱顏、曾復起，孟、荀再生，贊不可，不讚不可，贊不讚均不可，共彼全力而欲得一善、不善等過，盡未來際無一罅可乘也。惟於此章漏一大隙，百拙萬拙，千癡億癡，若曰補之，匪特孟、荀、顏、曾無下手處，而釋、老、耶、回亦開口不得。箇中兄弟還有檢別得出麼？若有，即請出來對衆宣說，鹽亭老人許你識得盡心，不管他什麼朱子、程子。若無，便是"侍臣鵠立通明殿，一朵紅雲捧玉皇"了。下座。

第三節 拈提

典牛依湛堂準於泐潭。一日潭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個什麼？"遂拊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先生曰："傾筐倒篋，從頭至尾，儘量把與當人也。會麼，會麼？好會﹔好會！速會！速會！"）又拊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幹峯示衆雲：'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先生曰："如此信口開河，不但心黑，而且臉厚。"）師聞脫然穎悟。（先生曰："一出門來人咬狗，揀個狗來打石頭。從來不說顛倒話，陰溝踩在腳裏頭、唉！唉！不知他悟個什麼？況曰頓邪？"）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先生曰："見財起意非君子，臨危致命乃丈夫。"）兩角朝天，（盲認賊贓，成何體統）四腳踏地，（明知故犯，事出有心）拽段鼻繩，（恭喜！恭喜！前門失牛，後門喪馬，從此做亦不做，要亦不要。嘎嘎嘎嘎），牧甚屎屁（這纔是中立而不倚、上天之載、天命之謂性、自誠明、自明誠、大學之道、庭前柏樹子、麻三斤、楚王城畔、汝水東流、西方日出卯、放汝三頓棒、小參不答話、斬貓、斬蛇等等一時來也。好看！好看！）張無盡見之，甚擊節。先生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隔壁洞房花燭，他人金榜題名，關汝甚事？大驚小怪作麼？"問者曰："先生說如是等言，哪一段、哪一句是結中庸的拈提？"

先生曰："哪一字、哪一畫、哪一點不是結中庸的拈提？"進曰："不會。"先生曰："會則朝三暮四，不會則暮四朝三。"先生復曰："或問洞山價曰：'時時勤拂拭，爲什麼不得他衣砵？未知什麼人會得？'山曰：'不入門者。'曰：'祇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山曰：'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也'山又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合得他衣砵。汝道甚麼人合得？這裏合下一轉語，且道下得甚麼語？（先生曰："賣盡風流。"）時有一僧，下九十六轉語皆不契。（先生曰："鼠子鑽牛角，何年乃出頭？"）末後一轉始愜山意。（先生曰："龜毛千尺憑君弄，繡出鴛鴦不似他。"）山曰：'闍黎何不早恁麼道？"別有一僧密聽，只不聞末後一轉。（先生曰："上鉤也，何不聞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風靜鶴飛高？"）遂請益其僧。僧不肯說。（先生曰："好手！好手！"）如是三年相從，終不爲一舉。一日因病曰：'某三年請舉前話，不蒙慈悲。善取不得，惡取去也。"遂執刃白其僧曰：'若不爲某舉，即殺上座去也。'（先生曰："好漢！好漢！"）其僧悚然曰："闍黎且侍我爲你舉。（先生曰："無疾而呻，當面欺人。"）乃曰：'直繞將來，亦無處着。'僧禮謝。（白晝見鬼也。）"

先生曰："九十六轉語語語堆金，句句集玉。洞山不肯，未免壓良爲賤。末後一轉，無頭無尾，百醜千奇，乃洽山懷，無乃嗜痂而甘？別有一僧密聽，九十六語皆聞，惟不聞末後一轉，真是平地死人無算，活天冤苦，何也？此九十六轉語者，今固不得而聞，末後一轉，聲聞至今，不但餘聞也，山河大地、一切有情無情莫不悉見悉聞。倘彼僧者，若於彼時同此一聞，三年之病冤、一刀之襲醜矣。況曰'直饒將來，亦無處着'乎？雖然，必聞此，大事乃畢，必舉此，《中庸》乃結。乃畢乃結，而後大庾嶺頭一段提不起的公案，乃至時時勤拂拭、本來無一物、受授不受授等，當人如觀掌珠、如察爪紋也。中庸始、中庸結，乃至仲尼授、子思受，如觀掌珠、如察爪紋也。雪竇顯曰：'他既不受是眼，將來必應是瞎。'還見祖師衣砵麼？若於入門，便乃兩手分付，非但大庾嶺頭一個提不起，設使合國人來，且款款將去。天童曰：'長蘆即不然，直須將來。若不將來，爭知不受？直須不受，若不不受，爭免將來？將來的必應是眼，不受的真個是瞎。'還會麼？照盡體無衣，通身合大道。如是已舉未舉，亦如現掌珠、如察指紋也。"

舉是語已，先生顧視大衆，良久，彈指一聲曰："會麼？'衆無語。先生復曰："會則我結《中庸》，不會則《中庸》結我。然則畢竟如何？"良久乃曰："停車坐看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下座。

## 第三編 結說分

餘說此帙任何一章、任何一則，把得便行，一行便入，一入使深，無分智愚，不列漸頓，皆能履乎上階而蹈中庸。倘棲心兩歧，妄意優劣者，必不能至。何也？蓋孔、釋、老、莊、耶、回，皆一時假現，水月鏡花，實因當人一念而有，都非實法，無有是處矣。是此非彼，是彼非此，悉爲昧行，悉爲寐語。此喻如筏，如獲度已，何筏非是？如未得度，何筏是是？老、莊、耶、回且暫擱置，即孔、釋說，實無輊軒，仁者自鬧。宣尼顯化此土，言教之軌現行﹔迦文揭義殊方，事理兼詮過、未。因緣而顯，緣寂斯冥。開士一見便明，何情絮絮嘖嘖？竊謂生死事大，遠禍爲佳。長夜不醒，菩薩常啼。一行有失，親戚永嘆。當人但檢己闕，無較他非。苟臻於至，自然頭頭上顯、物物上明。莊子曰："欲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莫若以明。"不着問人，孰優孰劣，何去何從，如察指紋、如觀掌果也。

然則釋孔之學，果無出入乎？是又不然。體則無殊，用即有異。釋氏之說，極其大而條理外彰，行者易趨﹔孔子之說，邃其幽而理事內蘊，當人難入。入則非二，未入不一。故曰異也。倘忘其筌，寍有同乎？又迦文滅後，門人集結心燈，迄今猶自相續，廣開十宗，宏宣萬法。愈演而條理愈精，愈精而入德愈易，愈易而行者愈忽，忽則怠，怠則慢，慢則殆，殆斯亡也。比來海內入此門者，寥寥數人。視久成勞，法久成弊。可不慨乎？宣尼沒已，楊墨亂真。殆至孟、荀，儒宗乃振。孟、荀而後，已絕薪傳。漢、宋學者，其力未充，不探源掇要，誓詣上宮，乃和會比互，遂爾絕滅。總上諸因，孔以難入而先取亡。難入，故其嗣易斬。釋以易趨而後及殆。易趨，故其統猶承。先後雖殊，喪道厥一。今釋此經，摘釋氏易趣之途，易孔子難入之徑。權標十章，德入一門。詎曰長馳無弊？實亦一期坦程。歷來談孔者必斥釋，談釋者必斥孔，迂哉！迂哉！小也！小也！陋乎！陋乎！

昔大慧杲致鄂守熊叔雅書曰："當人不強知、不強會，腳踏實地處， 不疑孔、不疑佛，然後借佛、借孔、借老，鼻孔要自出氣，真猛勇精進，勝丈夫所爲也。願猛着精彩，努力向前。"同邪？異邪？又示張太尉益之曰："三教聖人，立教雖異，而其道同歸一致。"又示成機宜季恭曰："驀然不知不覺向露字上絕卻消息，三教聖人所說之法，不着─一問人，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矣。佛不云乎？菩薩摩訶薩，以無障無礙智能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古德雲：'入得世間，出世無餘。"'又同邪？異邪？圭峯者，唐之開士也。其言曰："元、享、利、貞，幹之德也，始於一氣。常、樂、我、淨，佛之德也，本乎─心，專一氣而致柔，修─心而成道。"攻釋爲同邪？伐孔爲異邪？皆不馭也。故曰若得忽的一下，了儒即釋、釋即儒、僧即俗、俗即僧、我即你、你即我，會此，餘說《中庸》爲入孔、爲入釋、爲孔釋俱入、爲孔釋俱不入，分明一片閒田地，過去過來問主人。咄！惑哉！似此！

爰選三要，昭示行人。要固不僅三，今以三而總乎要。

一、勤修十學（即本經權開之十章）﹔

二、無窺他短，但補己愆﹔

三、─心不異。

行人但持此三的詣上階，時日罔期，歲月不較，不入聖不超聖者。趙州有言："截取老僧頭去。"倘徘徊岐路，去取兩頭，或知而不趨，趨而不切，無智人也。詎曰達天德者乎？詩曰："洛陽三月花如錦，多少工夫織得成？"玩之，薦之！

# 靈巖語屑

---維摩精舍叢書

法語 鹽亭袁煥仙先生

編輯 樂清南懷瑾、廣漢楊光代、南充徐劍秋、峨山大坪寺釋通寬

校訛 內江伍心言、內江伍所南、西充楊覺、華陽呂寒潭、內江曾鶴君、潼南田肇圃、曹溪南華寺釋曼達、峨山大坪寺釋通遠

繕稿 簡陽汪克成

笑岑曰：鹽亭袁夫子煥仙掩關靈巖，諸方以函候，或面存者實繁。有徒凡所酬答，同學輯之曰《靈巖語屑》。靈巖者，唐天竺僧阿耆多尊者道場，錦城西勝地也，位灌縣城後十里。諸峯聳蔚，俯瞰萬流，極趣清幽。夫何語哉？且屑屑也。蓋常聞諸夫子曰：至道無言，然非言而至道莫顯；苟通其至，曾子所謂言滿天下無口過者也。若然，雖有廣長舌焉，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寂然無聲矣。無聲而言，故曰屑。曰詩，曰聯，曰偈，曰書簡等，要皆水月鏡花，一時假現。讀者但識斯名至道也。孔也，釋也，老耶回莊也，盡空有，遍塵剎無疾而呻矣。謹序。

門人內江冷笑岑敬序

一九四四年

一、壬午輯

懷瑾曰：壬午，煥師掩關靈巖。懷瑾卸職往彼棲止，值師忌語。朋從我思，繁興我疑，無由啓迪，好友釋傳西曰：「餘以若意稟師，求筆答如何？」懷瑾喜而合十曰：「可可。」因稟師，忌語則筆示，非忌語則口授，煥師頷之。數十日中遂成巨帙。今茲搜篋殘簡，尚存少許，猶可擇讀也，其言顯，其義幽，其理約，其事質，籲！此千聖之心燈，入德之梯航也。敢曰自私？爰出鴻爪，饗我同仁，餘尚有近體小詩七絕十處，寓言勝義，醒悟來機。又今古之絕唱者也，誠恐小見狐疑，貽陋者泥滯之誤，至令醍酬上味化爲毒劑，故不錄出。顏曰壬午輯。輯曰：

問：「懷瑾朝夕孜孜，百無所寄，祈先生示個歸家坦途，入道捷徑。」

先生筆答曰：「驀直不怠，即是坦途，曰二曰三，允非捷徑。」

問：「直捷下手工夫，義當何先，邁向歸家道路，車從何轡？」

先生曰：「汝但外舍六塵，內舍六根，中舍六識而不作舍不捨想，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途中即家舍，家舍即途中也，捷莫捷於斯，先莫先於斯，三乘共載一德，同該今古，徹門莫尚乎是。」

問：「何雲六根？何雲六塵？何雲六識？」

先生曰，「石頭即六根，柱子即六塵，琢棒即六識。」

問，「先生如此漫言，學人不會。」

先生曰：「如此漫問，誰要汝會？」

問：「教雲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對色聲香味觸法六塵，根塵相接，所生眼耳鼻舌聲意等之識，別曰六識，今曰六識即石頭，六塵即柱子，六識即琢棒，無乃大違教義，言不該典歟？」

先生色然不悅，忿然握管，書曰：「汝既已明瞭教義，貫通道理，即自解脫可也，何投吾處，絮絮叨叨於是？」擲筆寂然在定。懷瑾無語潛退。

翌日再參，問：「即不許作如是道理會，然則學人淺機從何得入？」

先生曰：「汝是何年何月何時何地出的？」

懷瑾無語久之。

先生曰：「即未出入，何爲出入？既無當下，一派圓成。誰是淺機？誰爲深學？咄，無疾而呻，無病而藥，釋迦老子亦救汝不得也。」

問：「學人於此上不得，下不得，取不得，捨不得，盡平生力忘不得，計不得，祈師慈悲方便接引。」

先生曰：「好好，恐汝雖如此說，未到此地，果屆此也，恭喜賀喜，好消息將到矣，諦聽啼聽！當人於此千萬不可退步，不必作必悟想，不必作不悟想，不必想不必不想，行時坐時，醒時眠時，朋友交接時，妻兒子女會合時，但略略管帶，自然罈子內走不脫鱉。」

問：「學人疑情不起奈何？」

先生曰：「只爲你要信。信不立，疑何馭？疑信兩忘，復是何物？此第一徹頭也，千萬莫要放過。「

問：「疑信兩忘，就學人分上撿之，卻無一物。」

先生曰：「瞎漢！說卻無一物者。是有一物邪？無一物邪？好看好看。此釋迦老子、三世諸佛及一切賢聖入德之門也。這個徹頭，盡大地是我口都贊不及，慎勿失之交臂。」

問：「聞諸同參，疑情有二：一粗、一細何曰粗？」

先生曰：「朝天玉樹春千尺。」

問：「如何曰細？」

先生曰：「帶笑宮花月二分。」

問：「學人機淺，祈師如學究訓蒙童，如俗而說，如理而說，覿面直提，開我迷昧。」

先生曰：「如此直截，何用肆口鼓簧，恣情搖舌，必欲飲此一杓惡水？餘豈借他？諦聽諦叫！如有一問題欲決擇而不能決擇，心懸懸如搖旌，曰粗；無一事一理不了知，無一事一理不決擇，無一事一理可尋思，自心空廓，眼所見處澄然常寂，樂趣橫生，根塵與識，自心及境，不一不異，無欠無餘，如是勝行悉已具足，而此心中似有一事未辦，一理未諧，仔細撿點，又絲忽跡相不寓，半星膚兆無有，曰細。」

問：「如是勝行，學人淺機，何能一時即臻，一趣即至？既難臻至，何能頓超？」

先生曰：「一派現成，誰要汝臻？本無去來，誰叫汝至？橫遍十方，誰令汝超？實無有漸，誰云爲頓？因詮劣法，故有勝行，曰深曰淺，允爲魔說。法爾圓成，慎毋自鬧。」

問：「千古聖哲，人也，學人雖愚不肖，亦人也。既雲如是現成，如是直捷，如何學人不會，先聖獨會？乞師朗示。」

先生曰：「汝自不去，不妨人會。人自人會，不妨汝之不去。會則學人即聖哲，不會則聖哲亦學人。聖哲學人名雖有二，體實無殊。汝但把會與不會等念拋到異域，學人聖哲等名貶向殊方，自然虛而靈，寂而照，不着問人，法華會上的多寶如來，不但與釋迦老子分半座，亦須與汝分半坐也。」

問：「上說疑情，既有粗細之判，必有真假之詮，既有真假，云何曰真？」

先生曰：「湯元煮油鍋。」

問：「如何是假？」

先生曰：「油鍋都湯元。」

問：「如是之談，益增學人迷惘。望師剴切直示，開我巨惑。」

先生曰：「咄，何不雲迷惘益增，學人開我不惑？」

懷瑾無語久之。

先生曰：「會麼？會麼？諸名無常，皆依假立，若無假有，真亦強名。詮疑情曰假者，即上說粗相，有間斷者也。說疑情曰真者，即上說細相，無間斷者也。真疑若起，不一日，不二日，不三日，不一時，不二時，不三時，必摸着向上關（木戾），發明無始大事，嘎嘎大笑也！」

問：「從古迄今，有不疑而至悟者乎？」

先生呼：「懷瑾！懷瑾！」應諾。先生曰：「從古及今有未食飯而曰已飽，未飲酒而曰已醉者乎？」

問：「如說無疑則無悟，欲悟而必借徑於疑，明矣！然則學人疑情不起，環顧自躬，實無纖疑，奈何？」

先生曰：「今有三法，能興汝疑。」

問：「何者雲三？」

先生曰：「一慟念生死，二發露懺悔，三勤參話頭，如是三事，任何一事，皆能興汝大疑。」

問：「云何言慟念生死？」

先生曰：「當人無始馳求，背本逐未，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頭出頭沒，捨生受生，枉受輪迴，虛縈苦樂，如是等過，極思出離，思之至極，於焉起行，難行能行，日漸增至，細檢出離，無法出離，無法出離，誓必出離，粗疑生也。粗疑既生，日日臻上，漸至覓行不得，覓不行不得，覓難不得，覓不難不得，覓生不得，覓死亦不得，覓人法、是非、山河、大地、苦空、無我，一切皆不得，二六時中樂趣橫生，而此心中又若有一事焉未辦，有一理焉未諧，細疑生也。細疑生，即真疑起矣。」

問：「云何發露懺悔？」

先生曰：「汝當慟念師恩，父母恩，五倫九族一切衆生恩，欲報難報，難報必報。既曰必報，當充我力，欲充我力，遠過爲先。行人必自檢討往昔所作十惡不善等業，皆障我行，人我勝劣等法，皆違我道。當於佛前法前僧前慟悔過去已作之過，切懺不踐將來未蹈之愆，心生慚愧，身堪起行，粗疑生也，粗疑既生，日日臻上，漸至覓過不得，覓非過不得，覓善不得，覓非善不得，覓懺悔不懺悔、一切勝劣等法，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苦空無我等等，已舉未舉，皆不可得，二六時中，樂趣橫生，而此心中又若有一事焉未辦，有一理焉未諧，細疑生也。細疑生即真疑起矣。」

問：「云何勤參話頭？」

先生曰，「話頭者，止觀雙運，遮照同時，（井刃）於唐，盛於宋。初機入德之津樑，千聖共由之勝法也。汝但朝斯夕斯，行時臥時，刻刻提撕，時時照檢，一切勝行，自然而沛，矧曰疑邪？」

問曰：「云何爲話頭？」

先生曰：「汝但於未提話頭以前，看此話頭從何而生；既提話頭以後，看此話頭從何而滅；正提話頭時，看此話頭依何而住。話頭之義不必問人，當人自合開口大笑也。」

問：「學人迷昧，罔測幽深，請師將古人說的參的直舉一二，以醒愚昧，並興來學。」

先生曰：「北斗裏藏身、小參不答話、庭前柏樹子、狗子無佛性、麻三斤、幹矢橛、西方日出卯、父母未生前面目是誰、無夢無想主人公在何處安身立命、唸佛是誰、家家門前火把子、東山水上行、一歸何處，如是已舉未舉，悉名話頭。古德究參皆能結秀，今欲悉說，塵劫不盡。」

問：「話頭既多，依何爲要？若曰兼攝，事涉分歧，趣此兩端，祈師直示。」

先生曰：「任一話頭，皆能結秀。曰二曰三，允爲魔說。古人喻爲鼠子咬棺材只在一處。修多羅曰：『制心一處，無事不辦。』若曰至行，一已雲多，況二三邪？」

問：「大慧杲，宋之大宗匠也，常以『無』字示人究參；天奇瑞，明之大宗匠也，常以『誰』字示人究參：錢伊庵者又以學人必參無夢無想主人公在何處安身立命，乃能於八識上大亞一刀。而現在叢席多示學人蔘唸佛是誰。今先生云云任一話頭皆可結秀，彼非歟？此非歟？乞示。」

先生厲聲曰：「家家門前火把子。」

懷瑾曰：「不會。祈師直指。」

先生色霽笑而謂曰：「家家門前火把子。」

懷瑾曰：「不會。祈師如理而說，如俗而說。」

先生曰：「他非我不非，何也？因有汝問纔有他非，因有他非才有不非，始無汝問，所謂你我他者從何而立？既無有立，非從何非？況不非邪？好看好看！麻三斤、幹矢橛、庭前柏樹子、犀牛扇、食胡餅、喫茶去一時來也。誰管他大宗匠，小宗匠，高人琢棒，一時與我貶向他方，踏在足下，爲何如此？要汝精精勤勤、快快活活參話頭。」

問：「是話頭者約分有義路、無義路、半有半無義路，今不可一味籠統，教令學人隨撿一話頭無味苦蔘也。當否？祈示。」

先生曰：「何一話頭有義路，何一話頭無義路，何一話頭半有義路半無義路？汝若細檢，今即汝者爲有義路、爲無義路、爲半有半無義路？道來道來！向汝道任一話頭皆可結秀，猶自趁塊作麼？」

問：「如說尚矣，學人淺機，參法依何？」

先生曰：「如參柏樹子話，朝斯夕斯，行時臥時，口計心思，緣不外逸，一心只在此話頭上，如蜂就蜜，如蟻就羶，如馬就道，然後從此口計心思、緣不外逸上輕輕提起，略略管帶，不用思量，不用卜度，不用有心，不用無心，不必待悟，不必不悟，惺惺行履，如實而行，如實而住，如實而坐，如實而臥，自然有瓜熟蒂落的時節。」

問：「正參究話頭，雜念紛陳時如何？」

先生曰：「精進。蓋雜念紛陳，正汝懈怠。倘不懈怠，心緣一境，彼雜念者從何而入？喻如無蟻之堤，水不能潰。勿忽勿忽！」

問：「正參究話頭，忽爾神昏志昧，身不能堪，欲睡眠時如何？」

先生曰：「要睡便睡，不可睡時便參究不得也。」

問：「正參究話頭，忽爾親仇交集，家事國事己事他事一時紛來，如何？」

先生曰：「如理而作事，如理而交代，各就各位，正好究參，關汝何事？」

問：「正參話頭，妻兒子女一時紛至，各相譭譽，去取抑揚時如何？」

先生曰：「文殊、普賢、觀音、勢至，一齊來接汝也，正是得力關頭，何虧於汝？」

問：「正參話頭，家徒四壁，朝夕不謀時如何？」

先生曰：「正好在喫油餈、胡餅、趙州茶上切切實實用功，莫要把無始劫來一件大事業輕輕放過。」

問：「家擁厚貲、食前方丈、從者數百、妾美妻嬌，能參話頭否？」

先生曰，「正好參究。若不參究，一期報盡，牛胎馬腹，應緣而去，彼妻美妾嬌厚貲而重奉者，以佛眼觀之，如就刀山，如躬塗炭。」

問：「家擁厚貲者參究話頭時，去彼嬌妻美妾、食前方丈、從者數百乎？抑仍彼舊業乎？」

先生曰：「實際理地，不立一塵，萬行門中，不減一法。去去何所？仍仍何處？汝若一覷覷破是話頭者，豈離嬌妻美妾、食前方丈、從者數百外而別有一話頭邪？」

問：「士農工商兵等，能參話頭否？若能，於彼進業有損惱否？」

先生曰：「士農工商兵必需參究，何有能否？若不爾者，理從何明？業從何進？進德修業於是乎在，有何損惱？」

問：「年老者能參話頭否？」

先生曰：「武王受命，經稱曰末；寶掌聞玄，年已逾耆，正當着力，云何不參？」

問：「年少者能參話頭否？」

先生曰：「百丈四齡便欲作佛，云何不參？」

問：「女子能參話頭否？」

先生曰：「龍女八歲即已作佛，云何不參？」

問：「壯年婦人能參話頭否？」

先生曰：「金陵婆子參無位真人而了徹心要，雲胡不參？」

問：「老年婦人能參話頭否？」

先生曰：「範太封君究一歸何處而明本體，云何不參？」

問：「病時能參話頭否？」

先生曰：「圓悟勤金山一病而之五祖，雲胡不參？」

同：「宗習外道者，能參話頭否？」

先生曰：「呂純陽見黃龍而碎琴亡汞，雲胡不參？」

問：「蕩女淫婦能參話頭否？」

先生曰：「婆須提多早示矩範，摩登伽女略露風規，雲胡不參？」

問：「市井少年能參話頭否？」

先生曰：「涅槃會上廣額屠兒，自雲賢劫千佛之一，雲胡不參？」

問：「正參話頭時，不但心未開悟，真疑未起而粗疑亦無，忽然暴病而死如何？」

先生曰：「恭喜，賀喜，大事了畢。」

問：「如何是大事了畢？」

先生曰：「免汝打之繞，與你絮絮叨叨說參話頭。」

問：「持一佛號，臨命終時尚能往生極樂，持此話頭，臨命終時，寧曰進退失據乎？若不爾者，究生何土？祈示。」

先生曰：「生汝嘴裏！」

問：「何故生學人嘴裏？」

先生曰：「爲汝亂說，所以生汝嘴裏。」

問：「學人迷惘，請師如理而說，如俗而說。」

先生曰：「當人果能抱一話頭，至死不渝，臨命終時，隨願往生天上人間十方淨上，應念而至。即不爾者，異世出頭，一聞千悟，古人所謂歷在耳根，永爲道種者也，況朝夕孜孜，臨死猶抱一個話頭邪？」

問：「參話頭，守戒定慧等三學否？」

先生曰：「守，能參即慧，常參即定；牧心一處，專在話頭而不外馳即戒。」

問：「參話頭，修止觀二法否？」

先生曰：「修。牧心一處，常參話頭，即止；棲心話頭，不沉不浮，不內不外，不斷不常，不生下滅，不有不無，照而常寂，曰觀。」

問：「參話頭，修生圓二次第否？」

先生曰：「修。話頭未純熟前，不參令參，欲參難參，難參必參，曰生起次第。話頭純熟後，不參即參，參即不參，曰圓滿次第。」

問：「參話頭是否緣生性空？」

先生曰：「是。參話頭即緣生，不參話頭即性空；不參話頭即緣生，參話頭即性空。」

問：「參話頭修般舟三昧否？」

先生曰：「修。汝能七日七夜心緣一境，把着話頭，定得開悟，不必九十日也。」

問：「參話頭詮勝俗二諦否？」

先生曰：「詮。參即俗諦，參而無參，無參而參即勝諦。」

問：「參話頭莫屬密法否？」

先生曰：「屬密。對面不相識故，曰世尊有密語。」

問：「參話頭莫屬顯法否？」

先生曰：「屬顯，遍界不能藏，故曰迦葉不覆藏。」

問：「參話頭莫是小乘法否？」

先生曰：「是小乘法，謂汝參話頭有功用故，有修證故，有開悟故，有所得故。」

問：「參話頭莫是大乘法否？」

先生曰：「是大乘法，謂汝參話頭無功用故，無修證故，無開悟故，無所得故。」

問：「參話頭莫落空否？」

先生曰：「落空，參一話頭不作一話頭故。」

問：「參話頭莫滯有否？」

先生曰：「滯有，參一話頭即是一話頭故。」

問：，「參話頭莫屬非有非空否？」

先生曰：「非有非空，參一話頭不作一話頭，不作一話頭即是一話頭故。」

問：「參話頭顯法報化三身否？」

先生曰：「顯。能參即報身，所參即化身，能所兩忘即法身故。」

問：「參話頭具足智仁勇三德否？」

先生曰：「具足。知參話頭即智，能參話頭即勇，一種平懷無染無淨即仁故。」

問：「參話頭具足法身、般若、解脫三支否？」

先生曰：「具足。話頭起參即般苦，話頭不着即解脫，話頭寂滅即法身故。」

問：「話頭具足菩提否？」

先生曰：「話頭即菩提，菩提即話頭，胡云具足不具足？所以者何？菩提者空無所得也，話頭者亦空無所得也。」

問:「話頭具足涅槃否？」

先生曰：「話頭即涅槃，涅槃即話頭，胡云具足不具足？所以者何？涅槃者不生不滅義，話頭者亦不生不滅義，蓋話頭之起爲緣起，話頭之滅爲緣滅，而是話頭者本自不生，今何曰滅？即無生滅故即涅槃。」

問：「參話頭每每易作道理會時如何？」

先生曰：「若作道理會，三藏十二教有明文，何故親投吾處學參話頭？」問：「學人當參話頭時，不作道理會如何？」

先生曰：「道理與汝何仇何怨汝不會他？」

問：「學人蔘話頭時，不作道理會，亦不作不作道理會時如何？」

先生曰：「醜！一派遊腔滑調，戲論誹言，允爲魔說，何有吾宗？」擱筆不書，寂然在定。久之，懷瑾私退。

翌日再參，問：「學人蔘情緊切，或覺大彌虛空，或金光閃爍，或顯赤白黃綠等光，大如月輪，小如豆粒，或如電光閃爍時，未審何至，屬優屬劣，未知何從？祈示。」

先生曰：「概屬光影，汝但不着，亦許勝境，若欲取之，翻成大患，何也？蓋汝之本體無相，無空無不空也。」

問：「正參話頭時，忽覺虛空粉碎，大地平沉時如何？」

先生曰：「咄！我說汝白晝見鬼，何也？虛空無形，汝從何碎？且不說粉，趙公山高，靈巖山低，汝從何平？且不說大地非大地。」

問：「參話頭不能虛空粉碎，大地平沉邪？」

先生曰：「恭喜恭喜！虛空粉碎也。賀喜賀喜！大地平沉也。細檢細檢！」

問：「古德雲：『虛空落地』、『柏樹子成佛』。未審參話頭能否屆此？」

先生曰：「能。汝參話頭便是柏樹子成佛，不參話頭便是虛空落地。」

問：「古德雲：『藏身處莫蹤跡，莫蹤跡處莫藏身』。未審參話頭能否屆此？」

先生曰：「參話頭便是藏身處莫蹤跡，不參話便是莫蹤跡處莫藏身。」

問：「學人必到何階真疑乃生？」

先生曰：「不問收穫，只問耕耘。」

問：「真疑起已，開大悟後，還參話頭否？」

先生曰：「參。謂話頭在未悟前爲方便般若，即悟後即實相般若。」

問：「得大悟後，頓同佛體，莫不參話頭否？」

先生曰：「不參。謂既開悟後，覓法不得，覓人不得，覓我不得，誰是話頭？誰是參者？」

問：「大悟人莫無功勳否？」

先生曰：「若無功勳，誰教化汝？」

問：「大悟人莫有功勳否？」

先生曰：「若有功勳，何雲大悟？」

問：「大悟人還修報化否？」

先生曰：「報化體空，誰是修者？誰當修者？」

問：「大悟人莫不修報化否？」

先生曰：「若不修者，誰知報化？」

問：「大悟人還斷習氣否？」

先生曰：「若斷習氣，阿誰大悟？」

問，「大悟人莫不斷習氣否？」

先生曰：「不斷習氣，汝從何悟？」

問：「大悟人還得神通否？」

先生曰：「不得神通，是誰得悟？」

問：「大悟人必得種通否？」

先生曰：「若得神通，是得神通，何雲大悟？」

問：「大悟人還成佛否？」

先生曰：「汝食飯，還飽否？」

問：「大悟人還有位否？」

先生曰：「有。劣法尚有，況大悟人邪？」

問：「大悟人既雲有位，是彼位者，在凡位邪？在賢位邪？抑在聲聞、緣覺、菩薩、佛等位邪？」

先生曰：「不在凡位不在賢位，不在聲聞、緣覺、菩薩、佛等位。」

問：「既不在如是等位，確在何位？」

先生曰：「確在何位？」

問：「何位？既何雲，何曰位？」

先生曰：「一位不居，位位皆顯，說名何位，何位無何，無何即位，權曰確在何位。」

問：「莫落空否？」

先生曰：「不落空，了了常知故。」

問：「莫成斷滅否？」

先生曰：「不成斷滅，感而遂通故。」

問：「莫滯有否？」

先生曰：「不滯有，得無所得故。」

問：「莫趣兩岐否？」

先生曰：「不趣兩歧，長不是短，青不是黃，有不是空，是法住法位故。」

問：「莫自語相違否？」

先生曰：「不自語相違，滴滴顯無生之沛，圓圓透法爾之全故。」

問：「如是放論遊詞，莫染污否？」

先生曰：「不染污，萬法本閒，體淨不受故。」

問：「畢竟一句，究作何道？」

先生曰：「斜陽不放霜林晚，染葉紅於二月花。」

先生擱筆，懷瑾禮退。

此壬午未行七前九秋之序。靈巖紅葉，正滿山也。煥師筆示口授懷瑾者多儕倫數數倍，固忽而輕之。今茲撿篋，口授則幾罄忘，筆示幸能略存殘紙，一讀再讀，汗淚交傾，此獅子一滴乳也。懷瑾不悉往昔作何惡業，揹我本明，乃等王膳於秕糠，齊黃鐘於瓦釜，使非靈巖一七親味醍醐，深沐法乳，而是篇之輯能現於世乎？而今而後，益知業不進思，必鮮深見，益滋陋矣！今輯此而梓，固昭告同仁，抑亦爲淺嘗法味，誤金作砂，如懷瑾者痛下一拶耳。」

樂清南懷瑾謹輯

一九四三年六月吉日

二、尺素

靈巖七會既已，諸方長老共省中賢明緇素尊宿集成都文殊院而議曰：「比來禪德寥寥，曹溪南華寺和尚虛雲者，宗門哲匠也。駐陪都，幸密邇，宜派重員迎其賓省，矜式來學」云云。衆可之。推昌圓法師、煥師往。逆丁行，昌公病，懷瑾侍煥師行，載道前日，友好麋集而謂懷瑾曰：「比到陪都必有一番議論也，其畢志以告如何？」懷瑾曰：「諾。」茲輯此帙內彼時答朋儕書揭之，顏其篇名「尺素」。詎曰集贅？然亦饗我同好者矣。書曰：「某某足下，懷瑾侍煥師車行兩日，乃抵陪都，與虛老過從五日，前後數談，益知作家相見，備極平常，不但未逞機鋒，更無所謂棒喝也。使非兵連禍結，絲忽朕兆都難尋討。諺曰：：大智不肆口，大拳不弄手。』不其然乎？縱有一二綴四連三，然亦擊石火閃電光者矣。知注特及。

「明日煥師偕吳先生適鈞、孔先生陣雲，南渡謁虛老於獅子山之慈雲寺，蓋救國息災法會亦設壇於此也，吳、孔爲煥師介紹弘傘、顯明二師，二師者密邇虛老者也，且以刺和諸方請牘，託代進。二師諾之，手去。久之，虛老命侍者延煥師往。及室，煥師伏地胡拜，虛老扶之起而看坐曰：『老居士甚可不必也。』煥師坐通來意，然未一言及佛法禪道，虛老曰：『老居士來意，餘已知之。老居士不爲自己而來，是爲衆生而來。』煥師笑而搖首曰：『不是！不是！』旋辭去，虛老門送。懷瑾退。此第一則會語也。

「越日，戴先生季陶與煥師晤子法會之客室，煥師曰：『蓉中諸君子渴望虛老一臨，彼間仁者能一勸駕否乎？』戴曰：『虛老高年，刻又奇冷，且五十日法會波波疲憊已甚，鄙意聽之之如何？』煥師曰：『善。』然虛老賓省之念固未斬也。滇主席龍雲以代表來迎，赴蓉之議乃寢。蓋到蓉必及滇，於事於時都不可也。於是煥師乃邀弘傘法師持語虛老曰：『五十日法會，和尚未拔一人，成都佛子甚爲精進，倘到彼，雖曰不得巨鰲，然小魚尾尾必多吞餌者。』傘師持似，虛老笑曰：『虛雲老矣，釣且無，雖小尚不奈何，況巨邪？』傘師復聞，煥師曰：「苦！苦！倘有釣，成都拋綸者固多，不必和尚也。』此第二則背語。

「法會畢，虛老邀煥師夜談，懷瑾侍，且曰：法會已終，彼此無事，可以沖沖殼子，甚不必拘拘律儀也。』煥師曰：『善。雖然和尚西來，君雖明，惜相非良輔矣。五十日法會波波，未免水裏畫紋，空中書字。』虛老曰：『何謂也？』煥師曰：良辰難值，良機易久。』虛老大笑，復曰：『老居士與顯明法師過從否邪？』煥師曰：『不但過從，而且甚密。』虛老曰：『有說乎？』煥師曰：『有。』虛老曰：『何說？』煥師曰：『教渠踏踏實實與和尚作侍者三年，必摸着向上關（木戾）。渠曰：摸不着時如何？餘曰：瞎瞎！你來成都覓一個啄棒打發你。』虛老大笑，且曰：『成都學佛朋友如何用功？』煥師曰：『有三種朋友落在難處，不可救藥，所以望老師刀斧也。』虛老曰：『云何曰一？』煥師曰：『一雲悟後起修報化，一雲一悟便休更有何事？一雲修即不修，不修即修。』虛老曰：『嘻！天下老烏一般黑。』又曰：『以此道興替論，貴省之盛甲全國，而猶云云，況餘乎？此當機所以不許徇情，而貴眼正者也。』煥師曰：『唯，唯。』

「虛老曰：『比來一般魔子酷嗜種通，並以之而課道行高下，成都朋友有如是等過患否乎？』煥師曰：『有，有，還是天下老烏一般黑。』語已，指懷瑾而謂虛老曰：『此生在靈巖七會中亦小小有個入處，曾一度發通，隔重垣見一切物，舉似餘，餘力斥之，累日乃平。』言未卒，虛老曰：『好！好！幸老居士眼明手快，一時打卻，不然險矣危哉！所以者何，大法未明，多取證一分神通，即多障蔽本分上一分光明，素絲歧路，達者惑焉。故仰山曰：神通乃聖末邊事，但得本莫愁末也。彼時縱談聲震瓦屋，極盡其趣。煥師驟起禮拜，虛老手扶曰：『居士作麼？』煥師曰：『丁行之日，昌圓法師託煥仙問和尚一語雲：如何是定相？彼時煥仙即欲答言：已問和尚了也。旋以禍不入慎家之門，膠口至今，乞師一語畢來命，』虛老曰：『本來非動，求定奚爲？永嘉雲：二十空門，原不着一性。如來體自同，若起心求定，是爲魔境，定境既魔，相安有是？若有是處，皆功勳邊事也，請語昌師，決不相誑。』煥師笑曰：『誑也！誑也！』起退。虛老挽曰：『住，住！年來惟今日衝殼子，心中甚開闊也。夜雖深，餘力尚能支。』又數十分鐘。退。此第三度會語也。

「滇代表戒老和尚，虛老同參也。共王九齡君謂煥師曰：『虛老能到蓉，滇即不難速駕。然此老極詢情，且重先生，若辱跪求，必如願，如何？』煥師知不可，然以爲法爲友，慨然偕懷瑾長跪俯請，虛老手之令起曰：『老居士起，起。』煥師仍伏地，虛老曰：『老居士願虛雲多活幾年即請起。明歲之冬的來成都，不然與老居士道謝辭行矣。』煥師悚然而起，挽以住世，虛老領之。於是親書一偈，並《南華小志》一冊，自像一紙，贈煥師。偈曰，『大道無難亦無易，由來難易不相干。等閒坐斷千差路，魔佛難將正眼觀。』復贈吳夢老偈一、像一，復蓉中諸賢信多函，託煥師轉。明日回曹溪之南華。懷瑾侍煥師趨潼南之玉溪。」

樂清南懷瑾敬輯

大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六月吉日

三、雜章

廣漢楊光代記曰：煥師掩關前後數月中，口示筆談記者有之，忘者有之，而未記而未忘而收不勝收者亦有之。朋儕或志其言，或彰其行，光代書生不辯菽麥，寧知勝行？實愚之甚者也。又性懶而酷嗜言章，惟於煥師隻字片紙或聞諸於友，或親炙於師，或道聽，或野聞，莫不悉撿而內冊中，意者赴初學之來機，彰先哲之楷範，於是乎在也。今輯斯帙，斷自掩關時，爰匯及之。

隨唱

南山人在北山阿，錯把平原認險柯。色色窮源空有我，心心相印本無他。忘情片刻非關少，作業三祗一念多，個個樓門通大道，凌風鷂子過新羅。

其二

認取真空自不空，本來非異強稱同。三輪體幻君休趁，一派圓成孰假工，有義可循皆剩法，依門得入是虛通。無端多事澄潭月，印出桃花倩軟紅。

其三

朝朝彈個莫絃琴，認得淤泥不是金。彌勒門門皆可入，當人的的枉探尋。悟時有悟悟非悟，心到無心心乃心。一派圓成天上月，本來非霽亦非陰。

其四 一

純陽昔日到黃尤，長劍親提未肯封。有粟饒君藏世界，無鐺執與煮虯松。汞金不煉非關潔，布袋全拋亦是慵。欲就先生明個事，一天晴月九垓共。

頌初祖達摩人師像

什麼菩提什麼禪，破沙爐值幾文錢。一花五葉尋常事，何處將心向汝安？

頌馬大師道一肖像

踏胸搊鼻擲斧下，覷的事，即不問如何是，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這個是誰人語？誰人像？一時記不到心上，哦！明白了，的的是四川馬簸箕的小兒子，做出了江西道一大和尚，不信道明眼人前一任舉向。

舟行口號

卸卻高車賃小船，不知何故不成眠，偶然一覺醒來看，已過垂楊淺水邊。

拈永明壽四料揀

四偈煌煌耀古今，行人到此每沉吟。萬緣非有休狂趁，一物已無何處尋？戲把枯桐收作樂，權將黃葉指爲金。等閒透個成虧語，好聽清宵昭氏琴。

詠根器優劣 i

梅開誰自問春先，小草無端計後前。一派隨心談五位，幾回肆口說三玄。風回花送窺簾月，雪過雲開帶笑天。凡聖由來非二法，言愚已妄況言賢。

頌斷無明

嗟君何事斷無明，斷卻無明斷又生，了體明明無彼我，緣行處處有虧盈。心空萬法非關靜，足遍千山不是行。爲報癡狂門外客，從來誰敗復誰成。

贈龍華長老性空開堂

明明百草頭頭薦，誰向西河賣弄獅？流水不曾懷昨日，桃花依舊到春時。與人有法還同妄，執我無心也是癡。問取龍華今長老，爲誰跨跳爲誰提？

口號五言二律

業識奔如許，家山到幾時。慚言精進我，羞對天人師。五蘊明明幻，諸緣處處癡。藏珍誰可擬，之子欲何之？

其二

誰鑄河山暗，嗟君自取明。寒潭澄萬籟，皓月整三更。寂寂非無計，行行覺有情。是誰呼小玉，莫趁認虛聲。

偶成

春信來花外，平林鳥下遲。緣心空有我，得智本無師。理事何曾礙，朦朧不是癡，明明扉啓處。正是閉扉時。

書懷

從驚新夢覺，萬派竟流洪。有酒休辭醉，無心不可通。春融天意外，人在月明中。去住原非礙，冰河發焰紅。

椎秦

天風寒以冽，霜兮霜兮六月，我有思兮天浪，發美人兮忍引自，風狂兮砭肌骨。

我有排霄翮，不渡關河黑。誰栽路旁草，離離行不得。

是邪非邪，儂心夜夜到梅花，誰攪酪酥爲糞毒，嗟嗟！十室九無家，君休看，莫邪！

修我戈矛不可以，仇我有思兮汝豈知？汝不知兮心煩憂。

椎秦無賴子，翩翩獨當途，舉世鹹推檜，而我胡爲乎？荊棒道路旁，默默不成行。

黃河

黃河之水濁，千年萬年恣。盪滌誰家兒子？憤揚波不澄清，工馳角是非失經，今我不樂。

黑夜望黃河，嚴霜飛六月。而我天涯客，欲濟憐舟筏。況乃正當年，誰堪對葳蕨？

黃河黃河滋我煩憂，振振君子明德其求，傾東溟兮而洗濁兮。猗歟誰儔？

光代曰：「《椎秦》五章，《黃河》三章寓言勝義，惺赴來機。若曰世諦流佈，實謬玉而曰燕石，不可也。」

牧牛

噫！這頭牲永日山行，野性難馴，驀鼻牽來閒處牧。忽又狂奔，細認無跡，何術拘擰？犯人禾稼，入水穿雲，哦！我眼未全，嗔本來無，任麼牧童，何處牧牛，從何處尋？誰管他有腔笛無腔笛，弄到天明，斜陽芳草，紫陌嬌垧，雪月風霜。陰與晴，總是虛聲。聽聽啞兒歌一曲，谷應山鳴。

不令

胡嗟爾儀兮，策以授餘，匪策之好矣！厥德惟追，金兮玉兮，匪我之懷矣！嗟彼君子，於役於此，友朋孔多，於居於止，終心藏之，曷可忘之？

齊齊爾鄰，懋懋爾德，爾德不孤，爾儀孔則，願言偕行，驂之八駿，馭彼天衢，雲胡不令。

光代曰：「《不今》，戒獨也。獨則孤陋而寡聞，勝徑莫踐，行人過也。」

客來

客來不速去，由他高臥南山北斗斜，一覺醒來了無事，雲門胡餅趙州茶。

長慶

長慶到百丈，倒騎牛背上，拈起百雜碎，十方空蕩蕩。任麼老婆心，現此好模樣？敬白如我曹，光陰休自浪，飯顆山頭飯，枵腹去來是。癡漢君不見兮，見見見見見。

元旦

元無所始，旦亦空名，本來虛寂，妄新自評旦夕對待，除對無言。依妄生計，萬類以形。識得賊根，總是虛聲，不妨沽酒，任性陶情。

我不辭醉，亦不趨醒。醉醒名言，何有於真？無相光中，再進一巡。

孔釋

是非心盡，孰住孰行？曰釋曰孔，其義皆心。尊孔非釋，自背其明。尊釋非孔，見亦失真，此心非二，一亦不存。枝雖千異，根則同根。途有萬殊，到家皆親。我語能仁，我見云云。見亦非見，誰俗誰僧？無相光中，萬相以形，入此法門，不立見聞。離見即見，立聞不聞，得無所得，釋兮孔兮何分？

古寺

古寺雲深蓋，閉關戶不扃。未聞師說法，何處有龍聽？到處雲迷徑，時聞鐘磬聲。獨尋師不見，山月自空明。

一切

一切境因心有，心亡一切境亡。明明心如幻化，何收何放何狂？其體本虛，無礙明淨，遍澈十方，瞥爾情生，一念著之，便起禍殃，凡聖皆緣妄計，佛道魔道非良，了達性自空寂，當人何用不臧？雖然理事如是，行解相應爲強。苦我下根愚鈍，說食終未充腸。行時轉生過患，波波度日堪傷。宣尼七十從心，香林卅年道場。憫餘牛馬小走，敢不日夜相將？何時冰河焰發，十方殊土齊光。圓悟雲：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丘兮

丘兮垤兮，山之類矣。嵩兮泰兮，嶽之望矣。彼君子兮，我之懷矣。

嗟彼懷人，實追爾修，儀於邦家，友朋是求。

何嗟爾儀兮，不藏忒兮。凡今之人兮，不軌則兮，匪我之懷矣。

光代曰：「《丘兮》，思美人也。」

今夜蜀山月

今夜蜀山月，舒明霧可開。行行人萬裏，落落未歸來。

今夜蜀山月，天涯望欲癡，不堪春冷冷，起視夜遲遲。

今夜蜀山月，鋪光到海頭。淋淋千尺水，不洗世煩憂。

今夜蜀山月，閨中只獨看。佳人河漢隔，的的渡江難。

光代曰：「《蜀山月》行者回車難轡，真妄失齊，傷乖時也。夜夜者，疊言深感耳。」

行者日

日夜究個事，與麼難成辦，求之不可得，舍之亦過患，不捨復不求，其事自成現，明知箇中情，行時總礙陷，顧我實愚頑，薦此何太難？嘗聞一宿覺，一語即契合。彼丈夫兮我丈夫，何自趁焰如狂鹿？箇中無知實無見。一切圓成淨無絆，不離當處常澄然。咄！我無崖岸中立崖岸。

一爐

倒化立亡事有無，本來不二理何殊？驀然布袋撕將破，天地原來共一爐。

贈秀空和尚

誰騎水牯到南泉，牛背橫加逐影鞭。縱是無心猶遠道，何堪有念侈談禪？風行百草頭頭薦，月印千江處處圓。償得雲門胡餅價，趙州茶自不須煎。

光代曰：「先生於靈巖寺正殿撰一聯，未付梓即下山。」聯曰：

溉數萬頃良田，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清，好個比鄰秦大守；

揉千七則藤葛，不說話亦墮欲說話亦墮，拈與胡僧阿耆多。

寺，天竺僧阿耆多尊者道場也。秦大守祠在山右數裏。

無題

耨琴耕月兩悠悠，行到花前語未收。不是幾行春雁過，險吟新句上西摟。

贈赤父

作佛稱王夢兩酣，前三三與後三三，夜來每啓吳鉤看，聞道有龍在碧潭。

荷

魚潛鳥逸水無波，葉茂花添蝶粉多，縱出淤泥猶不染，弋人何處可張羅？

蜻蜓戲荷苞圖

好花好到未開前，稱意蜻蜓得信先。若了當年西土意，荷葉團團團團團。

鶴立松圖

溪橋昨夜話堯年，一唳於皋遍九天。別有棲心言不得，倚松長立不長眠。

贈通超

卸卻頭巾不問禪，袈裟值得幾文錢？有時懶閱案頭懺，走到蘆花淺水邊。

蜻蜓慈藻圖

細浪層層慈藻香，蜻蜓無故引風狂。明知牆外花如錦，飛向東鄰何氏莊。

西樓小燈

如此風波任意行，夜來何處管絃聲？昨宵曾到西樓上，萬裏河山一線明。

步內水冷生原韻

莫賣龍泉劍，江天尚有情。小行四五步，長嘯兩三聲，出匣寒猶勁，還家念轉輕。正宜春信好，草長亂飛鶯。

遂寧別諸子

行矣二三子，迢迢路正長。驊騮開道古，歲月逼人忙。趁塊來韓犬，接與過楚狂。由來梅有骨，莫厭露爲霜。

王溪口舟行經紅巖嘴夜抵潼南口號

一葦紅巖後，微微夜色升。疏林傳暮鼓，漁火接風燈。水落舟行礙，潮平渡幸能。莫愁雲黑月，恐是有龍興。

別潼南諸子

不可別君日，纖懷強賦詩，何堪春冷冷，況對柳絲絲？飛鳥營巢急，歸車載道遲。殷勤報桃李，珍重未開時。

廣漢楊光代敬輯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二月吉日

四、醉後之光

通寬曰：「此劇壬午秋聞於師先生竹君，師先生者，灌之耆宿也。與申價屏、官玉章、賈山人克卿善護國之役，煥師共豪傑嘯義北伐，灌縣令楊端字在焉識竹君。今茲逾二十九寒暑而先生年七十又三矣！然健壯如丁年。煥師掩關靈巖,特張筵集戚好百餘人，自唱《醉後之光》劇，享之瀟灑清逸，音繞屋樑，抑揚開合，各盡其韻。彼時聽衆如醉如醒，如萬壑鳴風，如銀河瀉影，如遊鈞天，如聞韶，如一切，總如而總不如，益知聲教固不後於戒定等行、詩禮等學，抑亦處處杏壇，泗水鷲嶺祗園者也！劇爲煥師口哦，久乃筆之，藉稗官歌詠，寫悲憫遠懷，即事即理，滴滴顯萬法之如，爲己爲人，處處形君子之大，且初機入德之程，菩薩行化之雅，都於是乎在。通寬竊揭而梓之，意者或有開士聞聲契理，得意忘言，詎不休哉？亦枕子落地，鷲飛度天者與？劇曰：

醉後之光

（淨扮僧上引）佛座拈花餘貝葉，樽前合笑看人頭。（坐詩）琴劍埋光易，英雄寂寞難，西風黃葉交亂，等閒吹過十二欄幹。（白）俺魯智深自披剃以來，而春而秋不覺時逾半稔。禪門清寂，實無所謂奇特，亦非別有專長，每日照常啖飯，依舊飲茶，今日秋高氣朗，有心出寺，睹睹山景，以消煩悶，還須斜扣單扉，隨場遊覽則可。（宜黃頭）（唱）掩單扉，步迴廊，金風撲面，（作掩扉起行狀），（二黃奪奪板）梵王宮，凝瑞靄，日午當天，（放腔作喜狀）（大過板）滿庭中寂無人，素蘭心淡，（作周顧遊賞狀）傍危牆，籠松竹，蟲鳥無喧。（放白）好清靜的禪院呀！（唱）開大步，邁出了天王寶殿，三門外鋪遍了錦繡江山，碧澄澄江天高晴空如練，風灑灑過橋西爽道楩楠，近溪頭水清淺遊魚出現池塘內。（轉，二流）浮睡鴨交頸而眠，望廣陌田疇片片，聳高林紅葉翩翩，木落驚秋鷹眼亂，猿猴戲樹打仗千。行上了山埡越巖畔，衰草如茵石若盤，就盤石放下了身心一片。（白）哦哦！你看你看，（唱）是何人穿山徑，擔甕而前？（白）魯智深便說秋高意遠，山水可人，仔細思量，萬化如寄。這些時候覓俺的身心道也了不可停。何米販客送沽，使俺胸中頓生渴想，俺不免踞此盤石，小坐片時，待他到來，飽飲一回，有何不可？正是一回渴飲思吞海，幾度心狂欲上天。（指介，白）好呀！你看他酒擔兒竟向這來也。湊興呀湊興！（末扮隱者荷擔上唱，二流）世上人失卻了一雙眼，貪財貪色肆狂癲，把生死二字全不管，不殺不盜便淫奸。明明白白四大幻，眼睜睜把個事看之不穿，我屠龍人今變作鄉村小販，下苦口要喚醒世上癡頑。（白）俺天涯客髫年鞭笞子史，壯歲奔走，英雄利鎖名繮，早已浮雲等視，賢關聖域本來流水而觀。每日越陌度阡，販沽爲業，藉以瀟灑俺自己襟懷，而且要緇素他世上人的清濁。今日秋高氣爽，正好荷擔前行。正是（詩）萬裏河山帶笑看，亦無凡聖亦無賢。漫言渴飲思吞海，杖頭可有沽酒錢？（唱，二流）一肩兒擔負起，風清雲淡赤裸裸，任運自天然，誰管他橋長與亭短，誰管他越陌又度阡也？不問少殤合老聃也。不問石崇和範丹，上山埡俺正要邁步前站。（淨白）老伯且住，（唱）擋定了老伯駕，權請息肩。（末）問闍黎因何故把俺阻絆？（淨）就盤石願與你傾蓋談玄。（末笑背介）這闍黎他也知個事一件，（淨）論個事，水在清潭雲在天，（末）既如此俺與你放下重擔，（淨白）好（唱）你班荊我踞石，氣象萬千。（齊白）老伯，（末）闍黎（淨以手指擔介）箇中所蘊何物？（末指介）你問的是他，（淨）然也。（末）闍黎可解密語，（淨）老伯請講，我學人願來猜上一猜。（末）如此請聽。（淨作點頭介白）好！（末詩）也非大道也非泉，一吸爭誇鬥十千。不爲東山無賀老，等閉誰肯掉回船。（淨）哦，哈哈哈！好酒呀好酒。酒酒酒，好朋友，老伯（末）闍黎，（淨）老檀越，（末）大和尚，（淨）想昔年祗陀太子與給孤獨長者一施林園，一舍金帛，他二人至心供養如來，從古許爲奇緣，而今豔稱佳話。老伯老檀越，哈哈哈！（末）閨黎怎見？（淨）自昔有言，萬行門中檀施爲尚，君子接物，不拂人懷，貧僧自出世以來，別無嗜好，獨愛此一杯黃漿，哈哈哈，老伯！（末）闍黎！（淨）可舍這兩甕清酒與貧僧消消胸中渴悶。（末）這個！（淨）哪個？（末）這（背介）天涯客自嘆，俺看這個師僧道也有些氣息，道也有些來由，想俺走遍天涯未逢作家，不免藉此兩甕清酒，設個機關，他若解之得開，轉得過，那末便是釣盡千江，獲得巨鱗，俺便舍兩甕黃湯，供他飽飲一頓。他若解之不開，轉不過，俺便一肩兒風輕雲淡，邁向前村去也，就這樣，待俺上前。闍黎！（淨）老伯！（末）闍黎要此兩甕黃漿，道也無妨，但是老漢還有請教之處，你若認識的清，解答的確，我便儘量施你飽飲一場。（淨）若認之不清，答之不確呢？（末）那麼老漢，便一肩兒邁向前村去也。（淨）如此老伯，就請！（末）好。（過場）（末油出短刀橫架甕上，怒氣叉腰，一足踏甕，一足立地介白，連連單捶）請請，（淨熟視狀背介）魯智深便說俺觀此老，真實內蘊，精華外發，翩翩如雲中鶴，冉冉似塵外仙。袖出腰刀，橫壓酒甕之上，一足踏地，兩手叉腰，怒氣洶洶，儼若天神。聲聲叫俺答話，口口叫俺答言，哼哼！你這勾當道也瞞俺不得，騙俺不了，待俺上前，自有理會。老伯，（末）闍黎（淨）你看後面何物？（末）在哪裏，（淨）在這裏，你去（將末踢僕執刀啓甕見酒笑介）好酒！好酒！哈哈哈！（唱，三板）起一腿將此老僕之在地，就腰刀劈開了兩甕卦皮，抱酒甕似渴鯨無忌。（浪子作飲狀介唱）那管他玉山頹，醉倒如泥。（齊作帶醉狀末暗起熟視白）好爽朗的和尚！哈哈哈，（唱）這師僧皮肉下有些血氣，他也知年邁人袖裏藏機，你看他似渴虹，全無迴避，一霎時兩甕酒點滴無遺。（白）天涯客便說，這個師僧道也可人，想俺踏遍江湖，今日始逢作家，不可輕易放過，待俺上前再爲深深拶他一下。闍黎（淨作醉應介）老老伯！（末）和尚，（淨）老老檀越！（末）兩甕清酒可當意？（淨）道道道還當意。（末）飲可開懷？（淨）道道道也開懷。（末）如此還來？（淨）還什麼來？（末）還我未飲以前的酒貲來！！！（淨）是是是，老伯你要酒貲嗎？請請請近身來，貧僧與你給給酒貲。（末作起身起足，將淨仆地，介白）去！（作急行狀）正是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腳腳翻鸚鵡洲。得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荷擔下，淨起醉白）好酒泥？（作四顧狀）老伯檀越哪裏去了，四顧無人不知老伯向何方而去？（作驚喜狀，白）明白了，哦！哈！哈！這下俺明白了。唉！踏破鐵鞋尋不着，得來全不費功夫。（淨作大喜介白）哈哈哈！明白了，正是八個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意欲將身北斗藏，還須合掌南辰後，（淨笑）哦！哈哈哈！日已西斜，回寺去者。

（內堂布景淨作介唱，二流）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一任他醉染楓丹，落日斜過疏林，秋風來四野。牧童兒橫牛吹笛向誰家，漁翁執釣江邊撒。又只見農夫樵子，他們一個一個負荷過山址，猛抬頭不覺得三門近也，（白）你看那銅獸銜驕櫳門緊閉，俺又如何得進呢？哦！有了，不免排闥而入。（作椎門狀唱原腔）進三門先拜過四大菩薩，（作醉抖狀白）菩薩俺在與你頂禮了，（作欲嘔狀）哈哈哈！（唱）這一個手持着黃傘一把，這一個懷中抱琵琶，這一個拔劍砍地下，這一個怒目又獠牙，哼哈將豎起拳，欲將誰打？（放白）俺在與你講札，你舉起拳頭打誰？莫非要打俺嗎？噫！俺良言相勸，你做起那個樣兒，還不伏氣嗎？可惱噯可惱！（唱）清平世豈容你撒野放誇，我在說你還在佯裝做假？挺雙眸，你膽敢怒眼瞧咱，氣沖沖把你的頭顱扭下也，免你逞驕傲，有我無他。（過場作扭打狀，指四天王介）細思這四個也不成話，靜悄悄在一旁片言不發，明明是大騙局，六個一把，或是喜或是怒，射影含沙，眼睜睜一切事無礙無掛，平白地起風波，把人醉麻，越思越想越氣，大奮老拳，送你等肝腦塗沙，（作打過場唱）一霎時皮面碎，現出草把，天王殿遍地盡泥渣，越看越想越異詫，（指介）正當中還有個彌勒菩薩，無端開口在笑殺，惹得人說七又道八，把幾句唯心唯識濫套話，騙盡了癡兒癡女走天涯，我不打你還說我在把你怕，這一拳俺便要連根而拔，（打介）香泥腐草委一壩，以免他世上人見了眼花，罷罷！這便是慈航普渡觀世音，任人說俺的膽兒天來大。（齊白）魯智深便說，適才帶醉蹄來，則見一羣強盜，喜的在喜，怒的在怒，或持刀劍，或帶拳頭，一時惱了俺的情性，舉起拳頭一陣好打好打，只打得飛塵蔽天，落英滿地，哈哈哈！（作嘔介）這些時候俺的心中道也瀟灑，道也快活。（作吐狀）身體悶倦，不免在此佛壇假寐片時，正是千山月釀楓林醉，一枕秋饒桂院涼。呵呵呵呵！（作眠狀。副扮堂王，醜扮知客同上。副末）雲來龍聽法，（醜）客去鳥啼花，（副）俺堂主，（醜）俺知客，（副）師弟，（醜）師兄（副）二人寮房習靜，（醜）耳聽剝啄聲騰，（副）不知是何情境，（醜）一同出外看明，（副）如此師弟請，（醜）師兄請，（課課子，副末）在寮房聽了一陣，三門內響動非輕。（醜）一同去察看是甚？師兄不好了，（副）什麼事？（醜）你看天王殿，破碎紛紛。（副）呵唷！了不得了！哼哈將頭盧打損，四天王一個無存。（醜呀）彌勒佛當中不見影，師兄你看這不是他乾的嗎？佛壇酣睡魯智深。（副指介）這賊禿生性輕神聖，他使酒撒瘋，專好凌人，（醜）師兄！（副）怎見？（醜）趁睡着拿繩將他捆。（副）好（醜）不妥。他力大恐傷你我二人，（副）不錯，到不如白衆動公忿，和尚升座以理評。（醜）好！依法理總不僅打他一頓。師兄，咦，只怕要活遷化這個畜生，（副）既如此，主意要拿穩。（醜）對，就動手，說幹就幹。（副）你撞鐘，我擊鼓，雷厲風行。（齊同下內鐘鼓開鳴，大喊）和尚升座，傳魯智深！（淨作驚起介白）來了！來了！（唱三板）不知是何人擊法鼓？（內白）傳魯智深！（淨白）來了！（唱）驚醒了俺南柯夢覺（內喊）傳魯智深！（淨白）來了！（唱）莫不是念誦有錯？（白咦）不是！（唱）莫不是諸方來參學？（淨白）唔！越發不是。（內喊）傳魯智深！（淨白）來了，（唱）醉朦朧睜開眼，四下瞻顧，（淨作驚狀白）這下俺明白了。（唱）瞥見了天王殿，破碎滿屋，一定是衆禿丁來拿我過。白椎集衆，要把俺逐，赤裸裸一片心，有誰識破？少時刻，聽和尚親口發落，畢竟是我錯，他的錯？都付與明眼人仔細摸索。邁開我英雄步，何須避躲，有誰知六六原來三十六？（齊白）魯智深便說，耳聽法鼓驚鳴、警鐘頻報，想必和尚升座，待俺上堂領話，（正是）不堪風唳鶴，況對月眠龍？（內喊）傳魯智深！（淨）來了！（作醉狀）哈哈哈哈！醉了醉了。

峨眉大坪寺釋通遠敬輯大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冬月吉日

五、靈巖訪問記

常聞之懷瑾、通寬、光代等曰：師掩關靈巖時，諸德訝之。或函侯，或親存，或便值，或以介而來訪者實繁。有徒筆談口答，一儀一形，無不煌煌顯示第一義諦，諄諄誘掖初機進程。劍秋行薄，未能躬與斯盛，躬味斯法，而要與承法諸君子常通音訊，因搜錄當時函訪言章，久之成帙，今僅揭其面詢語，餘不入者，蓋同人另有專編，故不贅也。是帙斷自煥師掩關時，顏曰《靈巖訪問記》。記曰：

朱先生叔癡者，蜀之巴縣人也，年七十三，避暑靈巖，謁師，見僧手綰珠，口喃喃念持佛號，因曰：某在五臺以淨宗叩某法師曰：「是宗者小乘法耳，非究竟，如何？」某法師以手約之，私謂叔癡曰：「是是，慎毋泄，否則淺人知攝機不普也。」舉未卒，先生色然曰：「嘻！是何言歟？華嚴海衆猶歸淨土，文殊大智不捨極樂；龍樹妙闡入德之程，遠公創結蓮社之雅，是大是小，是究竟是非究竟？道來道來。」當衆無語，久之，乃曰：「箇中自無青白眼，枉在人前羨阮公。」朱應喏諾退。是夜再參，先生送客及門，朱坐門側小磴，先生握朱手曰：「三爺夜深坐幾何邪？」朱曰：「渴思再見先生，及門聞客在，故待之，然已逾二鍾也。」先生矍然邀入室，多所發藥。臨去以《中庸》一冊手度於朱曰：「但看此，三日後當再會，日內不煩大駕也。」朱行。

越三日，先生預往東嶽廟之後殿，以侍者速朱至，乃下階逆躬。扶至殿，笑而詰曰：「三爺《中庸》之義可得聞乎？」朱語：「至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處津津焉，甚可味也。」先生忿然曰：「呸！」朱罔知所措，侍者曰：「朱先生何不速呸？」朱亦連呸數呸，先生曰：「止止！」久之乃曰：「是什麼？」朱忽釋然伏地三拜曰：「何期晚年得聞這個？」先生曰：「這個是什麼？」朱大笑。朱先生者國之老宿也，嗜道學佛，高逾時彥。初來山擬暑稍卻，當往成都，聽某法師講《菩薩戒經》。至是命除庭館，思久住。常謂人曰：「是法真有因緣呵！餘壯客上海，相者曰：『晚歲當聞至道。』固惑之，今果爾爾，亦可追也。」無何，陪都開國防參議會，朱之屬以車來迓，不肯行，曾子玉、王子騫促之不可，先生聞往而謂曰：「三爺，昔黃龍南斥舜老夫曰：何不有事令無事，無事令有事，所謂淨佛國土，成就衆生者也。」朱大驚曰：「諾諾！明日行。」翌日，朱來辭，致三拜，先生亦答三拜曰：「蒲盧詰意，薩婆訶。」三稱。

先生同傅先生初來山，曾先生子玉、李先生子方等，會先生室中肆談勘辯，先生曰：「個事現成，何須語去言來，乃辨涇渭？但觀行動，緇素判也。」傅先生曰：「噫！果邪。然則觀何行動？」先生曰：「走路。」傅先生曰：「開悟人走路如何？」先生上前三步，回座。傅先生曰：「未開悟人如何走路？」先生亦上前三步回座。李先生子方兄見而翻然逸去。先生曰：「勘破也，勘破也。」因顧衆而指李曰：「他足根來點地在。」問者曰：「如何是李先生足根未點地處？」先生曰：「汝去問他。」翌日問者曰：「先生昨日勘破李先生是許他，是不許他，是半許或半不許他？」先生曰：「是許他，是不許他，是半許是半不許他。」問：「如何是許他？」先生曰：「他名李子方。」問：「如何是半不計他？」先生曰：「他名李子方。」問：「如何是半許半不許他？」先生曰：「他名李子方。」

靈巖行七就座，李先生子方者出而大哭曰：「蒼天！蒼天！」先生曰：「咄！汝乾飯喫多了邪？幸我無侍者，若有把汝活埋。」李無語，逾時，先生問衆曰：「只如上語，汝等當如何答？」渠或曰：「請他再哭一場。」李乃大笑。先生曰：「醜醜！諸人有撿點得出麼？」衆無語。先生曰：「好好用功。」

王子賽來山，與先生、傅先生會於曾子玉處。王與曾同問曰：「如何是佛？」先生顧視久之，乃還問曰：「汝試道一句看？」曾、王兩先生齊聲曰：「心即是佛。」

先生曰：「汝有心否？」皆對曰：「有。」先生曰：「汝是佛否？」皆趑趄不語。先生曰：「何不道心即是佛？」皆復無語。傅先生大笑。先生曰：「會麼？」皆雲：「不會？」先生曰：「心即是佛。」

申旅長介屏者，先生敬友也。來山問曰：某七十之年忽焉將至，而四大不牢，生死未了，如何？」先生大聲曰：「嘻！是何言哉！是何言哉！」申惘然，先生目視申者久之，曰：「會麼？」申曰：「不會？」先生曰：「且付河山鞍轡外，一鞭紅照出風前。」申覆無語。先生又曰：「會麼？」申雲：「不會。」乃曰：「兄但行時、住時、坐時、臥時，乃至朋友交際、妻兒子女會合等時，切切實實持佛號，而不必外覓神仙，內計丹道，一朝報盡，自然往生彼上。生彼土已，生也死也不必問人，自然如觀掌果也。」申聞踊躍嘆稱希有。

甘廳長典夔偕其夫人及邑人陳耀魚來山。飯後品茗，因請益。夫人固治淨宗，甘曰：「佛與道同邪異邪？」先生曰：「非異非同。」甘曰：「願樂欲聞？」先生曰：「佛道皆一心之顯，故曰非異。然道不是佛，佛不是道，故曰非同。」甘曰：「佛不言神凝氣府、五氣朝元、三花聚頂，乃至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等，今曰非異，無乃非歟？」先生曰：「唯唯，否否。」不然，乃問其夫人曰：「『汝唸佛否？」對曰：「念。」先生曰：「汝得神凝氣府、五氣朝元、三花聚頂，乃至煉精化氣、煉氣化種、煉神還虛否？」對曰：「未得。」語未卒，甘曰：「佛法中正高深，餘乘尚不及此，況淨宗邪？先生此語非戲即幽，尚祈明示。」先生曰：「語實非戲，義亦不幽，何也？若必謂彼不是是，舍則多一法也，何雲佛法？若必謂彼是是，取則少一法也，何雲佛法？須知我法了無是非，何有增減？況諸法無常，皆依假立，三藏十二分教，悉屬黃葉止啼，概爲應病權藥，要在當人明自心，見自本性耳。苟明得自心，見得本性，解幻巫蠱，皆爲勝法；若不爾者，三藏十二允爲魔說。」語已，以手拈鬚，寂然飲茗。當衆渴欲聞義，先生不答。

甘夫人乃起問曰：「云何說雲五氣朝元、三花聚頂、神凝氣府及煉神還虛等爲治淨宗者得有？」先生曰：「金木水火土五行，安立在身，則心肝脾肺腎也，五氣者五行之氣，即心肝脾肺腎之氣也。當人手綰念珠，口持佛號，到一念不生時，脊樑自豎。脊樑既豎，心不外馳，則此心肝脾肺腎者各得其位，互不相損，既不互損，其氣自舒，執此舒氣以示人曰朝元。無者始也，又心也，心本無心，因此一始而心乃心。若然心即朝，朝即心，心與朝不二，然又不一，而朝無之義，悉盡乎斯矣。當人屆此，身得勝樂，全體如滿溢狀，而臍下小腹丹田處較甚，曰神凝氣府；頭頂似有風狀，內觸妙樂，曰三花聚頂。三花者，精氣神也。頂以當人身相言，曰頭頂。就當人心相說曰法身，蓋謂一心不異，勝行自起，則頂踵一如，詮名曰聚頂也。又至也，謂聚此而至矣；煉精化氣者，一心不異，自然法我兩忘，法我既亡，陰陽自配,天地配而生萬物，夫婦配而生男女，自身陰陽配而生精，自然之運，法爾知是也。所謂煉者詎有他哉？直是故耳！充此精而沛全身，令得妙樂，今抗外邪，令運奔伸屈時。然而當者氣也，既有精生，即有氣行，亦自然之運，法爾如是。所謂煉者，詎有他哉？亦直是故耳。

「然精與氣皆有形有質，可意可度，而行此精與氣者，覓之無物，着之無形，意且不得，度形又詎能居？謂果無邪？然則運行此精此氣者，何物邪？謂果有邪？視之不可見，捫之不可得，聽之不可聞，意之不可及，統如上說，無以名之，假名曰神。神也者，別乎用而言也。既有此精此氣，即有主持此精此氣之神。神，用也，亦猶有物必有用，無用不成物也。所謂煉者，亦直是故耳，詎有他哉？煉種還虛者，謂此精此氣此神本無一物。一時緣會假現，緣滅即亡，實無實法，何有還處？若有處還，寧曰虛邪？當人念持佛號，到無念而念，念而無念時，忽然認識自己，了徹本心，方知由來成佛，身住淨土亦已久也。曰西曰東不亦遠乎？屆此然後自撿，精也是他，氣也是他，神也是他，所謂三花聚頂，五氣朝元，風雲雷雨，山河大地，人我是非，一切一切，已舉未舉，無不是他而又絲毫跡相不留，半星朕兆不寓，然又不住在是他不是他裏，即孟子所謂大丈夫也。然後纔可以說大話，說小話，常說話，常不說話，如理而說，如實而說，非理而說，如妄而說，不然且慢開口，何以故？閻王老子在汝背後，不許亂統。」先生說是話已，鹹驚希有，陳先生躍魚曰：「不圖佛法如是高妙！」先生曰：「否否！生來淡泊，一切現成，慎莫錯認。」

先生之夫人袁王相君師母，偕其女公子淑平並外甥曹仁剛及王外老大太來山問存。甫見面，師母曰：「我道是袁佛爺還是袁先生？」先生曰：「汝只認得袁先生，且認不得袁佛爺。」進雲：「如何是袁佛爺？」先生曰：「閉關的。」問：「如何是袁先生？」先生曰：「汝的丈夫！」一衆大笑。師母曰：「這老漢信口亂統。」

女公子淑平跪而問曰：「爹爹在此成佛否？」先生曰：「我無如是不懂事。」問：「既不成佛，如此寂寥，如此清苦都不避忌，爲的什麼？」先生曰：「爲的學佛。」問：「既不成佛，學他爲何？」先生日：「汝去汝去，好好讀書。」淑平曰：「噫嘻。」

先生之甥曹仁剛問曰：「大人住山學佛，甥以年以境皆不能住山，即在市城百務繁多，日不暇給，總此過患亦能學佛否邪？」先生曰：「能。」進曰：「如何是甥學的佛法？」先生曰：「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力則以學文。」進雲：「這豈不是孔夫子說的？」先生曰：「是。」進雲：「若然，孔子已有，大人何必入山自苦如是？」先生曰：「不可山中便無孔夫子也。」

先生岳母王外老大太車七十四矣，康健逾常人，問曰：「我念佛數十年矣，而生死仍無把握，如何？」先生曰：「大人勝行已起，將來報盡，定獲往生，現在只好照舊精進，不管他生死不生死，往生不往生，驀直向前，定有歸家穩坐大笑一場的時候。」

師母等住山一日而返，聞來山時於成灌道中，乘一小商車，盈五十餘人過板橋，橋折陷車後二輪，乘衆大譁，鹹謂必死，蓋水流湍急，如奔萬馬也，而車突然自躍上道，於是橋折而車衆無恙，羣雲天助，識者驚爲先生神力加被，或聞先生大罵曰：「醜！等我於妖魔邪。」數十日議乃寢。

淑平女公子回成都修破瓦法，頂開，以書來，先生曰：「噫嘻！」

南懷瑾別號玉溪，浙之樂清人，父化度，母氏趙，法名通禪，學密康藏時法名法稱，與郭正平同學，爲知交。國難來川，郭先時在軍抗敵，以病寄跡於蜀之峨眉山大坪寺，法名通寬。時懷瑾充中央軍校教職，休假來靈巖寺，與通寬、傳西等日夕究參，均以扶起破沙爐自任，固志在俗也。行七之三日，先生手持戒板指謂傳西曰：「是什麼？是什麼？速道！速道！」傳西無語。先生搖頭數下，自笑曰：「又放走一個。」復以戒板指懷瑾曰：「是什麼？是什麼？速道！速道！」懷瑾亦無語，先生卻點頭數下，亦笑曰：「汝卻好。」遂手至佛前問曰：「當時我叫汝速道！速道！汝因什麼無語？」懷瑾曰：「我當時不知要說個什麼？所以無語。」先生曰：「汝現在心中有一個什麼否？」懷瑾復無語。先生因令大喝，甫三聲，即曰：「止。汝看汝有個什麼？」懷瑾曰：「現在覓我心中無有個什麼。」先生曰：「此千聖之心燈，當人之慧命也。無再滋疑，速拜！速拜！」懷瑾乃拜，遂禁懷瑾語。一時四衆大愕，謂同兒戲。懷瑾自心亦不知所措，乃佯爲首肯，仍沉衆中。無何各就坐，乃起問曰：「既雲學人有個入處，雲胡一計生死，便爾前途茫茫？」先生厲聲曰：「醜！汝看汝說，生死未了的那個分上是有生死是無生死，是前途茫茫是後路茫茫？」懷瑾彼時當下釋然，遂禮拜在地，時參衆正瞑坐，懷瑾與傳西坐鄰，顧視諸人坐禪，真若無疾而呻，無韻而哦，而傳西亦正凝神在坐也。因而內心不牧，幾次嗤之慾肆，先生乃振威大罵曰：「作麼太不懂事！」懷瑾當時被先生一罵，如病得汗，如夢得醒，驚悉個事原來如此不費力，不值錢，於是斂笑，遂爾收神，凝然與同學及傳西等寂坐。

越三日，果州道士來山於先生室中閉戶圍爐夜話，曾王兩先生及周楊諸子皆圍爐次，懷瑾遠隔重樓，睹先生室中人物狀態話言如親覲面，詫之。因請先生至祖殿通所見，先生大罵曰：「我道汝是個人，猶作如是見解邪？」罵畢忿然反室，閉門而寢。懷瑾乃無語歸寢。是歲之冬，虛雲老人自曹溪來陪都，成都尊宿聚於文殊院，同請昌公老法師與先生躬赴陪都，迎虛老賓省。懷瑾侍先生叩虛雲老人，通所見如上語，虛老曰：「嘻！南先生使非袁老居士手急眼快，汝險矣危哉。」至是懷瑾還山，遂辭軍校教職，圖久住，常謂傳西、通寬、光代、白眉等曰：「斯亦奇緣也，倘非國變，何緣入川？倘不入川，這一段提不起放不下的公案，從何處了？仔細思量真是個人汗淚交傾不止。」五月不稟先生，不謀友朋，突然而逸，不知所之。又三月乃聞遁跡於峨眉山之大坪寺，而閉關時生年二十五也，其皈依師曰普明。

釋通寬者，浙之永嘉人，素與南懷瑾爲同學友。國變起投身軍籍，以病祝髮於峨眉山大坪寺，從釋普明爲弟子。壬午來灌縣靈巖寺與傳西、懷瑾日夕參究。會七起司，擊魚四日，無所入。第五夜手持鋼針，胡跪韋馱前，以針自刺臂及兩手，泣而訟曰：「通寬不悉往昔所造何種惡業，四惡未報，一性愚頑，今於佛前僧前法前痛悔前非，不造後惡，倘有所入，畢此身心，誓宏大法。」語已臂血、眼淚交落如雨，懷瑾見而憫之，手之令起，而詰曰：「老兄似此區區，欲以何求？」通寬曰：「求佛。」懷瑾曰：「兄是何人？佛是何聖？求是何心？」通寬無語。懷瑾掌之，通寬復無語。於是通禪連掌數掌曰：「青天白日，胡思妄想作麼？」通寬因有省，時已四漏，先生與同參衆眠已數時矣，乃寢。翌日平明先生甫見，即以手執通寬手，令拜於佛前曰：「速拜！速拜！前途尚有十八灘在。」懷瑾等悉各大驚，鹹推先生勘人不讓宋之妙喜。無何，先生赴成都，通寬復於靈巖赴李先生子方七會下山，值先生於成都之中城公園，才見，先生以目顧通寬者久之，乃曰：「哪裏來魔氣與麼深？」通寬才欲致語，先生厲聲曰：「不是。」通寬拜，先生笑。

楊光代者，蜀之廣漢三水關人也，畢業綿陽高中。以病來山作久居計，年二十四。或見而憫之，令念文殊五字真言，楊面從而心違。無何，靈巖行七，或令參學，楊殷勤起而致語曰：「光代病夫，一事未諳，百無所知，何德何能與彼會？」或笑曰：「非然也，是法平等，抑亦何需？若必需者即所謂信也。汝但信一切具足，更莫他馳。」楊應喏喏。行七之三日，自心不牧，動定皆違，乃私逸。及門犬暴至，楊大叱。無何，犬去。返觀身心，脫然若釋，因告或，或曰：「唯唯。」翌日上堂，通所見於先生，先生曰：「否否！速拜！速拜！」已，因自語曰：「而今而後乃知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無一物也。」先生厲聲曰：「何不道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有一物也。」楊無語。

七畢，同參諸子侍先生赴省，楊獨居山。一夕，閱《憨山年譜》至「通乎晝夜之理則知生死」處大惑，乃於佛殿且行且思，百究莫通其義。倦極，仍不擲念，乃對佛坐，瞑究顯研，至百無可己時，忽巨聲發佛後，楊大驚。驚已，覓所謂疑情了不可得，乃大笑曰：「哈哈！通乎晝夜之理，固如是也。」於是行吟山間，樂不可抑。或問曰：「見何道理，自樂乃爾？」楊曰，「盆內水仙花。」靈巖二次行七，李子方先生問曰：「前念不生後念不滅時，汝休息不休息？」楊曰：「一物也無，休息個什麼？若有休息，則有一物也。」李頷之，楊退。有同參者要而問曰：「汝答上話，誠有入處，然不恰。餘懷今請再答一語，能不吝金玉否乎？」楊曰：「善。」同參某舉如上，楊應聲曰：「休！休！」同參大笑，逸去。又一日，同懷瑾至參堂，抵門懷瑾以掌掀楊在地，曰：「是什麼？速道，速道！」楊曰：「你青天白日，遇到鬼了嗎？如此胡鬧作麼？」旋下山見先生。先生曰：「什麼處來？」楊無語，即禮拜。先生曰：「不是不是，好好學佛，莫錯認賊贓。」楊亦無語，復拜，先生厲聲曰：「向汝道不是，禮拜個什麼？」楊仍無語，再拜，先生笑。

馬白眉者，華陽人也。先謁傅先生求解脫，多所開解，無何，傅先生赴渝，因謂馬曰：「餘當赴渝，可速往靈巖見袁先生，通餘意，渠必能了汝大事，勿忽也。」靈巖七起，乃擱稅務局事來山行七，晝夜精勤，至第六日，請益，先生曰：「此事不在用力處，不在不用力處，又不在用力不用力，即用力處。」馬惘然，先生乃閤眼開眼示之，且曰：「會麼？」馬曰：「不會！」先生曰：「開眼見明，閤眼見暗，明暗自爲代謝，能見明見暗者，有移易代謝否乎？」馬曰：「無。」先生曰：「此千聖之心燈、四生之慧命，汝之本原也。」馬於言下契理，因胡跪致問曰：「此後當用何功？當何保任？當何行履？」先生曰：「好好作事，好好持戒，好好爲人。」

南充徐劍秋編輯

大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冬月吉日